

Margaret
Thatcher

吴松林◎编著

铁娘子撒切尔

二战后英国中兴之魂



中国言实出版社

哲思视角
另类励志人生
与伟人零距离接触

2013年4月8日，这位伟大的女人为她传奇的一生画上了终止符。

★ “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首相和伟大的英国人。”

——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

★ “人们将铭记撒切尔，不仅因为她是杰出的女政治家，更在于她是女性通往权力殿堂的先锋，为众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德国总理默克尔

ISBN 978-7-5171-0137-6



定价：38.00 元

铁娘子撒切尔

二战后英国中兴之魂

Margaret Thatcher

吴松林◎编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哲思视角
另类励志人生
与伟人零距离接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娘子撒切尔：二战后英国中兴之魂 / 吴松林编著 .

—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171-0137-6

I . ①铁… II . ①吴… III . ①撒切尔，

M.H. (1925 ~ 2013) — 生平事迹 IV . ① 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7755 号

责任编辑：王文娟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电 话：64966714（发行部）51147960（邮 购）

64924853（总编室）64924745（四编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6 印张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7-5171-0137-6



前 言

这是一个传奇的女人，当你听到她的名字时，随之想到的还有“铁娘子”“撒切尔主义”“撒切尔革命”“撒切尔时代”等一系列专属于她的概念名词——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一个创造了英国历史上最多第一的人。

她是英国保守党这块“男人的天地”里的第一位女领袖；

她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她是连任三届、长达11年，本世纪任期最长的首相。

她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因其所推行的政策而被冠之以“主义”和“革命”的首相。

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年10月13日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格兰瑟姆镇的一个小杂货商人的家庭。1979年至1990年，她担任英国首相11年。她出身平民，从最底层的贫民窟中走出来，靠着自身不断的努力和顽强的奋斗，终于在英国这个讲究门第、资历的国度里，在被视为“男人的领地”的政治领域里，一步一步沿着成功的阶梯攀登，最终达到权力的巅峰。她和她领导的政府在英国刮起了一场“撒切尔旋风”，挽救了战后英国衰颓的经济、稳固了战后英国日趋没落的国际地位，使英国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受她的父亲艾尔弗雷德·罗伯茨——一位从食品杂货商人发家成为格兰瑟姆市市长的保守派人士的影响，撒切尔夫人从青少年时代就对政治有了浓厚的兴趣。她在自传《通往权力之路》里写道：“我的本性和教养注定我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她对政治的热情甚至超过了对她

本专业化学的热情。不久她参加了保守党协会并成为主席，18岁时她说，“政治已溶进了我的血液”。

参加工作以后，她更是将大部分时间用在政治活动上，参加保守党的会议、辩论、群众大会等活动。1948年保守党年会上她因代表牛津毕业生保守党协会发言影响巨大，被当时保守党领袖米勒提名为达特福选区的议员代表。

后来的政治生活中接踵而来的竞选失败没有使她灰心气馁，她不断地努力，终于在34岁时（1959年）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名女议员。随后，在长达20年的岁月里，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在经历工党与保守党的不断的权利争夺和保守党内部的领导权力争夺中，她终于胜出，入主唐宁街10号，成为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

从平民姑娘到首相，这期间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当撒切尔夫人功成名就时，有记者问她，她的成功是否得益于欧洲正在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她说，有些妇女在被解放之前就已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功。是的，她完全有资格这么说：她的成功完全是她自强不息、对政治贯穿始终的热情和坚持不懈为之奋斗的惊人毅力与决心带来的。她更是一位知行合一的政治哲学家，她和她领导的政府所开创的“撒切尔革命”“撒切尔主义”，完全是她一生所秉持的哲学思想的应用，而不仅仅是行政纲领的履行。

在熟知她的人眼里，玛格丽特并不是一个十分聪颖的人，但她的勤奋、毅力和勇气却弥补了这一点。她行事果断，看问题直指核心，在她执政生涯的11年里，她以绝不退让、百折不挠的“铁腕”作风推行她所坚定信奉的政治哲学。人们评价她，说她是“男人中的女领袖”，是一位“铁娘子”。

诚然，我们在关注她的政治成就的同时，会不自觉地忽略她也是一位优雅的女士，一位贤妻、一位慈爱的母亲。但她的



成功之处则在于她十分擅于将自己身为女性的优势融入到她的政治生活中。她的细心和亲和力、她在面对一群男人时侃侃而谈有理有据所展现的女王般的魅力，就算是那些最固执最刻板的保守派上层领导人都不得不为之心折！据她的同僚回忆：一次，撒切尔和经济大臣因预算问题争执不下。随后的一个晚上，撒切尔喝了些酒回到唐宁街，发现经济大臣们开闭门会议，撒切尔推门而入，踢掉鞋子，盘腿坐下，接着说：“先生们，现在我们就把这件事解决了，怎么样？”这位官员称，当时的撒切尔“如女王面对群臣般气势强大”。内阁大臣们窃窃私语“她非常性感”。而事情就按撒切尔的意思解决了。

在男人的世界里搏出一番前程，人们普遍会把撒切尔想象成是个比男人还要男人的怪胎，但事实上，她却将世俗观点中自己的性别弱势巧妙地转化为了自己的优势。然而，倘若你就此把她想象成花瓶的角色，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撒切尔当政期间，运筹帷幄、步步为营，总是能在最关键的时机，抓住最有利的机会，给对手以致命一击。她针对战后英国社会的“百病缠身”，开出自己的改革处方，并坚定不移地推行，当遇到挫折，社会舆论期待她会转变时，她说：“那些期待U型大反转的人，我只有一句话奉上：要变随你便，女士不会变。”在英国内政上，她醉心于维多利亚时代价值社会的重建，为此她不惜一切代价地抑制工会的权力，消灭国有企业，推行私有制，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推行新的货币政策。这一切在后来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英国社会经济逐渐好转。

在国际上，撒切尔与美国总统里根一同出演了“南北乱世情”，两人联手将“大棒与金元”政策诠释得淋漓尽致；单方面撒切尔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也保持了亲切友好的关系，说“有机会可以和他一起做生意”。面对与英国国家利益有直接冲突的阿根廷，她则毫不犹豫地下令开战。马岛战争胜利后，她意气

风发挟战胜国之余威来到中国，试图以“撒切尔旋风”迅速果决地解决中英香港问题，不幸的是，她遭遇了“邓氏强硬”让她铩羽而归。最后中英经过22轮谈判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创造性地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开国际先河，让她再一次在国际政坛上大放异彩。

人们惊叹于她的辉煌，但也慨叹于她的黯然落幕——撒切尔遭遇其政治事业上的“滑铁卢”之役，则是其对于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前身），她坚持自己独特的判断，尤其在关于欧盟一体化的问题上，她与她所在的政党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并因此遭到了严重的背叛，被迫受“逼宫”下台。

诚然，撒切尔并非完人，世人对她赞成支持者有之，唾骂指责者有之，但正如她自己所说争议是其形象的一部分，而且无可否认的是，在她以后的英国执政党，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在并将继续受她的政策影响。她无愧于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一名伟大的女性。

本书参考了撒切尔自传回忆录、现代撒切尔传记、社会舆论评价等资料，精心编撰，剔除政治枯燥数字和条文陈述的部分，还原撒切尔从童年时代价值观念雏形到青年时代步入政坛政治哲学构建过程、到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并最终成为首相的思想经历，力求给大家展现“铁娘子”立体而鲜活的一面。因为她“不是一座纪念碑，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撒切尔原话）。

徐玲玲

2013年4月17日 北京



第一章 “政治已融进了我的血液”

1. “我出生在一个讲求实际、严肃认真、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002
2. “我和我父亲的共同兴趣也许是对政治知识和公众事务的渴望。”/009
3. “我的本性和教养注定我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013
4. “我把时间越来越多地用于和平时期的活动，政治活动是其中的一项。”/017
5. “工作后，我立即加入了当地的保守党协会，积极参与党的各种活动。”/022

第二章 “我的婚姻就是幸福的”

1. “女公爵”与“玛格丽特大婢”的由来/028
2. “就这样我邂逅了丹尼斯。”/035
3. “我将如何兼顾家庭生活与政治很快变得更加现实了。”/042
4. 卡罗尔说：“母亲一生中的最爱只有两个：一是唐宁街10号，二是父亲丹尼斯。”/049

第三章 举止迷人、思路清晰、极具说服力和战斗性的演讲

1. 作为议员演讲“公共团体法案”首战告捷/058
2. 爱德华·希思：“一旦她进入影子内阁，我们就再难把她赶出去了。”/063
3. “阁下，我来向你挑战。”/070
4. 出任党魁——男人中的女领袖/077
5. “铁娘子”的雅号/082

第四章 一主唐宁街

1. “从大选获胜的狂喜到面对英国经济问题，就像狂欢一夜后面到幻灭黎明的到来。”/090
2. 组阁：“给我6个好汉，我就一定会征服一切。”/096
3. 绝不退让：“要变随你便，女士不会变。”/102

4. 进入外交风暴圈/108

5. 马岛战争：“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我代表执政党向议会提出：向阿根廷宣战。”/116

第五章 二主唐宁街

1. 为连任而作的努力，民众呼声：“宁要铁娘子，不要纸糊的男人。”/124

2. 胜出：“针对以上种种问题，我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彻底的改革是必需的。”/133

3. 未雨绸缪成功对抗英国煤矿业罢工/139

4. 布莱顿爆炸案：“那些想杀我的人把炸弹放错地方了。”/146

第六章 三主唐宁街

1. 上演三连任的“帽子戏法”/154

2. 超出预期的大幅度社会改革/162

3. 货币政策：浮动与固定利率之争/169

4. 对欧盟：“NO! NO! NO!”/176

5. 泪别唐宁街：“我永远不会原谅那些人。”/183

第七章 “铁娘子”中国之行

1. 挟马岛凯旋之威初访中国/190

2. 遭遇邓氏强硬，艰苦 22 轮谈判/195

3. 签署中英《联合声明》：“香港问题在他（邓小平）手中打开了症结。”/204

第八章 下野不“下线”

1. “我不是纪念碑，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212

2. 欧债危机与意识形态论战的回归——撒切尔是对的/220

3. 沉默而真实的影响力，“她撕裂了英国”/227

后记 永远的贵族/234

附录 撒切尔夫人大事纪年表/243

第一章 >>>

“政治已融进了我的血液”



1. “我出生在一个讲求实际、严肃认真、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

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25年10月13日出生于英格兰中北部林肯郡的格兰瑟姆镇。林肯郡位于英国首都伦敦以北约200公里，格兰瑟姆，是林肯郡南凯斯蒂文区的一个集镇，坐落于威瑟姆河畔，常住人口约35000人。

这是一座古老的小镇，小镇内的圣沃尔夫拉姆教堂，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中世纪英国凯斯蒂文区的最高建筑。使这座小镇闻名的不仅仅是它历史上宗教文化的繁荣，更因为在这里出过两位影响巨大的名人：物理学家牛顿爵士曾在这里读中学；另一位就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她在18岁以前都居住在这里。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父亲艾尔弗雷德·罗伯茨祖上四代都是北安普敦的鞋匠，当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制鞋业中心。因为家境的原因艾尔弗雷德13岁辍学，又因为视力的原因无法继承家业。他到一所名叫欧德尔的私立学校去做工，后又陆续在一些食品行业工作，直到1913年他当上了格兰瑟姆镇一家食品店的经理。

在食品店工作的4年，据后来的撒切尔夫人回忆录里写道：“他（父亲）那时一星期挣14先令，12先令用于食宿、一先令积攒起来，剩下的一先令才用来零花。”虽然生活困顿，但仍然磨灭不了艾尔弗雷德的爱国热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至少6次报名参军，但每次都因为他的健康原因被拒绝。4年后，艾尔弗雷德在当地的卫理公会教堂认识了比阿特里斯·埃塞尔·斯蒂芬森，并于1917年在他们相识的那座教堂结婚。随后，他们



的两个女儿陆续出世，一家人开了一个小杂货店，过着“楼下开店楼上安家”的艰辛生活。这里靠近贫民窟，生意只能说是勉强维持，而且一天到晚地必须有人守在店子里，哪怕是深夜和周末。

玛格丽特·撒切尔一家都围绕这个杂货店打转，当时她家既没有房前的花园、浴室和厕所，也没有热自来水，家具都是一些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笨重家伙，厨房面积也很小。与千千万万处于社会底层的英格兰平民家庭一样，罗伯茨先生的家没有世袭贵族的头衔和可供炫耀的祖先功绩，但罗伯茨先生和罗伯茨夫人却给了子女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撒切尔夫人提起自己的家境时说，“我出生在一个讲求实际、严肃认真、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

50 多年后，当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首相，搬进了唐宁街 10 号的首相府邸时，她一再表示：她的信仰和使她获胜的信念与父亲的教诲和罗伯茨家族保守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息息相关。她甚至深情地说道：“我把我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我的父亲。”而当她的影响日趋扩大，在国际上声名显赫时，她仍然对自己在故乡格兰瑟姆镇的童年生活念念不忘。是她的父亲“正直诚实的品德”、“坚定的信仰，对待关键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态度”才使她获得成功的。



罗伯茨与小女儿玛格丽特的合影

在撒切尔撰写的自传回忆录里，撒切尔对父亲的一些话记忆犹新，例如她因不想去教堂为唱圣歌的小孩子伴奏钢琴，对父亲说，她的小朋友们不去教堂，他们能够出去散步。父亲回

答说：“不要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这么做。”这是他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而这句话也一直深深地融入她的思想里，体现在她后来的行动中——撒切尔个性中的坚定和独立思考意识我们可以从此处找到根源。

玛格丽特的父亲总是坚持他的原则。但是，他也不主张在应用这些原则时影响别人的生活。只要合情合理，他的高度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让步。这些作风影响了后来的撒切尔，也告知了我们后来的“铁娘子”政治手腕中的灵活机动、审时度势并不与其一贯的坚持信念冲突是有深刻原因的。



童年时的玛格丽特（左）和姐姐穆里尔



在罗伯茨家里，有很好的阅读氛围。罗伯茨先生戴着一副角质架的眼镜；他靠做礼拜和阅读书籍来丰富他的头脑。他广泛阅读政治类书籍，平时还爱看传记和历史方面的书。从传记到历史及政治，他阅读能碰到的任何一本书，但是从不读小说。当玛格丽特稍大些时，每星期六通常要去图书馆，走大约半英里的路程，为她父亲选一本新书，为母亲挑一本小说。

玛格丽特的母亲是一位勤劳严谨的英国传统女性，她吃苦耐劳，操持家务，是一位贤妻良母。同时，她又非常能干，结婚之前做过裁缝。结婚后，她既要在杂货店里干活，还要操持家务，照顾丈夫和女儿们的生活。罗伯茨夫人对丈夫惟命是从。她总是将她的头发束成一卷并全撩在后面，衣着穿戴整洁简单。她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女人，十分仁慈，从不张扬。

在这样的家庭的熏陶和教育下，玛格丽特从小就表现得极为自律。她学习勤奋，5岁时就被送进初级小学念书，但不是送到附近的公立学校，而是送去离家较远的亨廷顿托尔路小学，每天来回四趟，要步行4英里多的路。她每周还要去上三次钢琴课。班上有40个孩子，两两一桌按照机械的方法学习。在她那个年龄的孩子当中，玛格丽特是比较聪明的学生，不久就被推为榜样。玛格丽特回家是不允许玩孩子的游戏的，必须认真做功课。她被寄予很高的期望，父亲不能容忍她说“我不会”或“这太难了”之类的词。11岁时，玛格丽特通过了县中学的奖学金考试，正式升入凯斯蒂文女子中学，这是一所在萨顿路上的地方语法学校。

玛格丽特的家境好起来以后，父亲罗伯茨也成为了格兰瑟姆镇的议员，他请了两名助手来协助他管理商店，还雇了一人替他在市镇边上的小邮政支局做事。那时的街头商店购进货物，不像现今的商店那样是已经包装好了的成品，而是大袋大袋的面粉和糖、小扁豆、豌豆干和大麦粉粒，成桶的糖浆和果酱，

成箱的茶叶、成包的咖啡豆、成听的饼干和水果干，整块的黄油、人造黄油和猪油等等，都是散装运进商店的。店主还须进行重新分割、称重、包装，每样东西必须非常仔细地过磅、计量，然后装入较小的容器和褐色的纸袋里。罗伯茨家的孩子们也经常在后院的库房里帮忙。店铺里始终离不开人，因此全家人很少能够坐在一起吃顿饭。这种缺少真正的家庭生活而又能保持家庭的紧密性的情形很少见，当以后玛格丽特成为一个有职业的妻子和母亲时，在自己的家庭里她也重现了这种情形。

公假日成了玛格丽特难得的节日，那天的下午一家人常常乘车旅游，到诺丁汉看一场电影，或者在圣诞节看一场童话剧。她也盼望海滨消夏，但不像公假日，商店还是照常营业，所以双亲只得在不同的时间休假。在学校放假期间玛格丽特和姐姐穆里尔通常和她们的母亲一起外出一星期，住在城里某个供伙食的旅店，在那里她们自己动手做饭。与此同时，艾尔弗雷德则是在下半年遇到滚木球比赛周时才休假。罗伯茨夫人操办家里所有的煮饭烧菜工作。她一星期要做两次面包，一次是在星期四下午，每逢周四打烊时间较早；另一次是在礼拜天早晨，这是她惟一的休假日，那一天天一亮她就起床，赶在做礼拜前把面包做好。她每天工作很长时间，要管理家务和商店，要熨洗衣服，不用说还要为两个女儿缝制衣服。此外，她还要花时间参加“妇女扶轮社”的活动和教会活动。

玛格丽特从未纵情享受过属于孩子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商店后院没有花园可供玩耍，也没有车子可骑，这不是因为她父亲买不起花园和自行车，玛格丽特渐渐长大了，她父亲变得越来越富有，有了两家商店，生意兴隆。但他花钱总是小心审慎，每一便士非得花在点子上。家里没有热自来水，没有洗澡间和室内盥洗室，热水得靠人提到浴盆旁。罗伯茨先生和他的妻子在家虽这么节俭，对别人则很慷慨。除有时捐一些钱给扶



轮社俱乐部（艾尔弗雷德当过一年的俱乐部主席），罗伯茨夫人还送一些面包和糕点给穷苦人，两个小姑娘也受命把多余的钱奉献给教会慈善机构。玛格丽特曾回忆道：“大人们一直鼓励我去实际地帮助别人，而不是仅限于对经济情况较差的人只在公开场合表示一番同情和进行一番抗议就算尽了义务。这是在逃避义务、是在推卸责任。随时准备把你微薄的收入掏出一部分来救济人，这才是关键。”

礼拜天一整天都是在教堂度过的。在大部分礼拜天，玛格丽特和穆里尔要在从家到芬金街的卫理公会教堂之间往返四趟做礼拜，每次要走 10 分钟左右。上午 10 点上主日课，一小时后与双亲一起做早礼拜；然后回家吃午饭，下午 2 点 30 分再上主日课，有时玛格丽特负责主日课钢琴伴奏；最后，在晚上 6 点做晚祷。

礼拜天任何报纸和娱乐用品是不许进屋里的，当然也不准两个小女孩与朋友们玩耍，甚至不许玩纸牌或蛇与梯子^①的游戏。外祖母菲比·史蒂芬森甚至不让姑娘们在礼拜天做针线活。这是一个侍奉上帝的日子，这个日子是用来进行宗教意义的反思和讨论的。

艾尔弗雷德·罗伯茨是一个“获许在当地布道的教友”（在圣公会被称为“业余传教士”），在星期日，他通常都要到邻村走访。开始，他常骑马或徒步去，后来教会考虑到他是这个地区最受欢迎的两个教友之一，便派给了他一辆出租汽车。他是一个优秀的雄辩家但缺乏创见性，具有一种能发表长篇演说而几乎不用讲稿的稀有才能，这一天才他遗传给了小女儿。

芬金街教会机构有许多活动，都十分庄重，诸如演奏会、圣乐和资金筹措联欢会之类的。罗伯茨夫人参加每个星期三的

① 蛇与梯子：又被称为蛇棋，游戏源自古印度，棋盘绘有多条长短不一的蛇和梯子，是小朋友们喜爱的游戏。

缝纫集会。玛格丽特有时放学后也跟着父亲一起去，她和姐姐穆里尔偶尔还参加周五青年协会之夜的活动和宗教游戏。

因为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起初玛格丽特当然认为所谓的生活就是工作、教会和文化这三者结合。直到她上学的时候并到了一定的岁数，她才逐渐看到其他孩子在生活中是那样欢乐、自由，能够互相串门、玩耍、骑车，在礼拜天搞野餐。对这一切，她曾询问过父亲。她父亲则回答道：“玛格丽特，决不要做或想去做那些只因为人们都做过了的事情。拿定主意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并说服人们遵循你的方式。”他这一番话像他所有的教诲一样，注入玛格丽特的心田。多年后，当玛格丽特的女儿卡罗尔问出类似的话时，她就听到了相同的一番回答。



2. “我和我父亲的共同兴趣也许是对政治知识和公众事务的渴望。”

从撒切尔夫人后来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撒切尔夫人那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决不妥协的抗争精神和临危不惧的钢铁意志，正是她终生敬仰爱戴的父亲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带给她的影响。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位时，对这位出身平民的英国女首相评价道：“一个杂货商之女成了一国首脑，还真是不可思议啊！”后来，同样是这位总统惊呼：“撒切尔夫人将和丘吉尔一起并列为半个世纪以来英国最重要的首相。”关于她的卑微出身，撒切尔夫人在其政治生涯中从未有过自卑，相反，她总是以自豪和怀念感恩的语气提及自己的童年，尤其是父亲对她的影响和教育。

说撒切尔夫人的父亲罗伯茨先生只是一个杂货商人还是贬低了他的。事实上，罗伯茨先生自学成才，在玛格丽特·撒切尔两岁时，罗伯茨就成了格兰瑟姆自治议会的议员；在她11岁时，罗伯茨又成为这个市镇上最年轻的参议员，以后又历任议员财政委员会主席、格兰瑟姆的国家储蓄委员会主任和治安官，1943年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顶峰——担任格兰瑟姆市市长。所以说，开杂货商店只是罗伯茨先生起家的开始，罗伯茨一生的主要兴趣还是在政治上。在罗伯茨先生的眼里，政治生活既有权力的诱惑，又闪耀着奉献的光辉，不仅可以满足他不懈奋斗的蓬勃野心，又符合他那圣卫理公会教徒的责任感与道德观念。

父亲对政治生活如此热衷，不能不使玛格丽特很早就对政治生活萌发了兴趣。“我和我父亲的共同兴趣也许是对政治知识和公众事务的渴望。”撒切尔如是说道。在罗伯茨家，每天都会

**Margaret
Thatcher** | 铁娘子撒切尔

二战后英国中兴之魂

阅读《每日电讯》，每周都会阅读《卫理公会纪实》、《邮画》、《约翰·奥伦敦周刊》、《泰晤士报》。还是孩童的玛格丽特，会另外阅读《儿童报》。后来家里有了一台收音机，家里人收听收音机广播的新闻和一个时事点评的栏目。无线电对重大事件的广播非常及时，特别是关于战况的广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玛格丽特 14 岁，她通过多种渠道紧密地跟踪了战争中的重大事件。



上小学时期的玛格丽特

读书时，在努力学习并积极参与校内各项活动的同时，玛



格丽特还是她那闭塞的小镇同学中关心时事、参加社会活动最多的一个。她经常跟父亲一起探讨一些问题。而随着玛格丽特年龄和知识的不断增长，父女俩思想交流的层次也愈来愈高，所涉及的方面也越来越广。因此我们不妨说这位小商人、业余传教士和地方政治家不仅是这位未来女首相的父亲，同时也是她思想品德和人生志向方面的导师。

罗伯茨经常带自己的小女儿去听那些来到格兰瑟姆访问的政治家的谈话，并与他们会晤。这使玛格丽特很早就摆脱了女孩子的腼腆，敢于在人前大大方方地言谈。1935年英国议会选举，使仅有10岁的玛格丽特为保守党候选人维克多·沃伦德爵士折好竞选讲稿。她还与其他议员的孩子一起，在投票站的点票员和竞选委员会的办公室之间来回奔走，帮助传递投票人的号码，在上面作记号以便进行查对。这是玛格丽特头一次接触到国家级的政治活动，并实际投身于选举委员会的事务。

除了对政治活动感兴趣之外，玛格丽特对法律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经常跟随担任市治安官的父亲一道去地方法院；进入中学高年级后，玛格丽特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去旁听法庭的案件审理。大学毕业之后，她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法律，在当选为议员之前即通过了法律考试，成为一名专业律师。这就为她后来向政治巅峰攀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格兰瑟姆镇，除了古老的圣沃尔夫拉姆教堂以外，最具特色的建筑还有金碧辉煌的市政厅以及耸立在它前面的伊萨克·牛顿爵士的塑像。童年时的玛格丽特经常在市政厅的大厅里从窗口观看外面的群众游行。

12岁时，玛格丽特去了伦敦。当时伦敦给她的第一个印象是令人头晕目眩：国王十字架车站像一个巨大的人群熙攘的山洞；城市的其他部分令人眼花缭乱，呈现出一派工商业和帝国大都会的景象。她父亲的个人理想从没有超越出本市镇，但这

并不妨碍他对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抱有强烈的兴趣，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生性就好说教，他把这种兴趣强加在他的女儿身上，从玛格丽特记事起，她的父亲就一直在格兰瑟姆自治议会里任议员，因此游说和拉选票便成了她的第二爱好。这样的事每隔几年就要做一次，直到1936年她父亲成了一位市镇参议员（他是这个自治市镇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员），再也不需要参加选举为止。后来，他又获得了议会财政委员会主席这一荣誉；二次大战期间他是一位粮食官员，地方上的国家储蓄委员会主席和治安官，并于1943年荣任了格兰瑟姆市市长。

像镇上其他主要商人一样，玛格丽特的父亲也是扶轮社成员。扶轮社的信条是“服务至上”，这一点铭刻在他的心里。他在扶轮社的集会上经常讲话，而且善于雄辩。罗伯茨不仅参加教会发起的募捐，而且作为市议员还以个人名义参加募捐。小时候，玛格丽特最喜欢参加的是圣诞儿童救助团募捐，在父亲的带领下，她已经为走入社会，为公众服务的事业打下了心理基础。

罗伯茨先生先后担任市议员、市财政委员会主席、高级参议员，最后于1945—1946年担任市长。这样玛格丽特有机会听到大量的本镇发生的事情以及了解有关的人。从那时起，玛格丽特就意识到“参与政治是市民的义务，而政党的重要性是次要的。”罗伯茨的一些关于政治政党的观点，诸如“政治是有限度的”“要有个人责任感”“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等，这些他所笃行的信条，一丝不苟地传给了小女儿。

罗伯茨在1952年落选了，他发表声明说：“尽管我摔倒了，但我并没有趴下。我的自我感觉是，进入市政会和离开市政会，我都处之泰然。”玛格丽特感伤地回忆道：“许多年以后，类似的情况在我身上发生了，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我把他离开公众生活时的做法作为我的榜样。”



3. “我的本性和教养注定我是一个 ‘真正的’保守党人。”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的执政生涯中，汲汲营营热衷于恢复某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念，并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每个人都自尊自爱，自力更生。永远想着帮助他人、永远想着改善自己，并且通过勤奋工作来达到这一点。他们应决心成为这个社会出类拔萃的成员，这并不是有什么人要他们必须这么做，而因为那是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对自己的家庭负起责任，并尊重他人的权利。如果这一切都做到了，那对我来说就是具备了一种优良社会的基础了。”不出所料，玛格丽特·撒切尔从小就培养起了这种价值观念，这些从她童年的生活里可以找到充足的印迹。

罗伯茨家严谨、严肃而又精打细算的作风让玛格丽特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同时外祖母那维多利亚式的严谨、崇尚廉洁和一丝不苟地工作的思想也对她的生活带来难以磨灭的影响并支配着她的生活，尽管这种思想显得有些过时。在玛格丽特生命的最初10年中，她的外祖母与她家一起生活，外祖母一有机会就把这种思想灌输给她的外孙女儿们。这位严肃的老妇人深深影响了玛格丽特价值观念的形成。

在父亲罗伯茨从政之初，他是一个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议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就成了保守主义分子。玛格丽特11岁时进入凯斯蒂文学校，学校里保守而严格的校规制约着这里的学生。如：学生着装冬天规定穿没有领结的女式蓝罩衫，藏青色哗叽束腰外衣和又厚又长的黑色长筒袜；夏天穿蓝色棉布

衣服。每天步行上下学时都得戴帽子，冬天戴蓝毡帽，夏天戴草帽。女式上装或运动上衣在夏天则不太提倡。全年都禁止穿开襟绒线衫和无袖套领罩衫。穿得最多的，连身体虚弱怕冷的人也能接受的服装要属运动上衣了，但校方不鼓励这样做。



罗伯茨一家全家福，左边为玛格丽特

所有姑娘都要彬彬有礼，遵守纪律并能讲一口流利精准的英语。还要求她们惟命是从，在那些靠奖学金上学、对校方是否给予机会非常关注的学生中间这种情形尤其突出，她们对学校制度的反抗远不如当今的姑娘们强烈。她们中有少数人敢于在放学回家路上与皇家学校的男孩一起玩耍（这在那时是一种



犯忌的行为)，有些人把帽子折成古怪的样子，有些人站在化学实验室里的搁脚凳上跳舞或扮演音乐家“父亲布朗”。玛格丽特班上，一次在达顿小姐上的生物课上有人偷偷带了一条狗进教室。但是这一切都没做得太过火，玛格丽特对这些事则总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有时显得有点假正经，她的朋友们认为这可能是她怕父亲对此会作出什么反应。

由于这所学校受到资助。（学生家长通常只需付一半学费），很多女孩靠奖学金读书——大约人数为总人数 350 人的四分之一，她们的背景多种多样。学校还有很大一部分住读生。在那些日子里，学校有一个被称作“金多”的预备班，尽管那时离校年龄规定在 14 岁，而绝大部分学生是 11 岁进的中学，到 15 岁才领到结业证书离校。一些女孩接着读，读到 6 年级，这样可在 17 岁领到高中结业证书。更少的人在 6 年级还待上四个月，这是在 18 岁进大学前不可缺少的一环。按智力程度学校把学生分为“A”班和“B”班，靠奖学金入学的学生通常被分在“A”班。然而，玛格丽特一开始却被分在“B”班。

在班上玛格丽特并非聪颖过人，但在年级考试中她总是名列前茅。这并不是由于她聪明，而是她的刻苦。她在班上总是沉默寡言，并且很孤僻，上课用心听讲，放学后便回家，钻研她一天所学。她只有一门课从未学好过，那就是艺术课。死用功并不能学好这门课。这门课的分数使她几乎下降到普通学生的水平，但她还是在两年后提到了“A”班，在那里她专注于理科，一直到她上大学。

学校的课程表上还有一种娱乐活动——园艺，生物课老师达顿小姐负责这项活动。两三个女孩为一组分给一小块地，种菜、养花和修剪草等。每次园艺活动结束时，玛格丽特的手和指甲总是一尘不染，而其他人都沾满泥土，这叫人不可理解。她一向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少年时就显得相当老成持重。她

有着一头茂密的褐色头发，相貌很平常，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风采。即使在小学时她也并不是那种像男孩似的顽皮姑娘，她从不穿长裤，从不参与疯狂或偏激的事情。她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可爱姑娘，总是穿得十分整齐，看上去不像个孩子，她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成熟了。玛格丽特 13 岁时，姐姐穆里尔离开家，在伯明翰接受理疗师培训，她体验到了在北帕拉德没有的穿时髦的衣服和打扮的乐趣。她给妹妹带回了个圣诞礼物，是一个带小镜子的小粉盒。玛格丽特从此就把这连镜小粉盒装在口袋里，在学校也用粉搽脸，这一举动大大震惊了她的伙伴们，就像同一年级的另一位姑娘，由于穿了下面带翻边的束腰外衣而引起一片哗然。

玛格丽特说起话来一向慢吞吞的，有些音调会偏高一点，并且明显地带着林肯郡家乡的口音，但她声音的抑扬顿挫到今天还调节得很好。学校里有些学生选修了演讲课，她父亲在她上牛津大学前不久也请了镇上的一位妇女组织私人演讲课，但玛格丽特从来不上。

玛格丽特后来回忆道：“我的本性和教养注定我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不管我读多少左翼书籍，不管听多少左翼评论，我的政治信仰都没有犹豫。我这么说可能不时髦。但我对自己一直有清楚的认识，尽管我在政界有些了不起的朋友，他们对自己的立场和所持立场的理由内心常常受到冲击，尽管是许多年后我才懂得我相信的政治哲学的背景。就此而言，现在看来我是不同寻常的。”



4. “我把时间越来越多地用于和平时期的活动， 政治活动是其中的一项。”

玛格丽特于凯斯蒂文女子中学毕业之后，即选定化学为专业，于1943年10月，顺利地进入著名的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深造。萨默维尔学院是牛津最早的一所女子学院。这所学院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女政治家，如前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即毕业于此。

当时在萨默维尔学院里，学生自然地分成差别明显的三群人，这可以从学生坐的位子来区分。在前方校长的高桌子旁有三张桌子坐着带有异国情调的外国学生，在战争时期，他们的人数很多。在下方的几张桌子旁坐着的学生有的来自公立学校、有的来自切尔坦汉姆女子学院，她们是富家或者贵族子女，非常自负。中间的三张桌子坐着的都是些拿奖学金的中学来的姑娘，她们来自社会的中间阶层，有良好的道德观念。她们操着从约克郡到萨姆赛特的口音。玛格丽特倾向于中间那一排桌子，她本应属于她们，然而这一次她还是与之格格不入。她似乎很拘束，不能像其他姑娘那样轻松自如地交谈。她被别人挖苦，因为有一次她无心地说出自己的远大抱负。她相当坦率地告诉每个人她来牛津前上过演讲课，她讲话在理论上头头是道，总是把她的爸爸挂在口头上，重复爸爸对各种事物的看法，爸爸教她怎样做人以及告诉她该读哪本书等。结果她很快成了同学嘲弄的对象。再加上她那带有林肯郡乡音的英语发音，同学们不留情面地挖苦着她，改变这一现状，是玛格丽特来到牛津大学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在大学四年紧张的学习之余，玛格丽特还参加了许多在老

家不可能接触到的政治活动。刚入牛津大学，她就加入了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该协会成立于上世纪20年代，由基思·法伊林发起。这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学者，保守党的历史学家。那时正处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英国约定战争期间各党派停止政治竞选活动。高校政治运动也受到影响。活动因此少多了，尽管这样，玛格丽特还是很快就将保守党协会的各种活动列入了生活的核心。在这里，玛格丽特也结交了一些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如爱德华·博伊尔，他出身十分富有的家庭且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与玛格丽特中产阶级保守主义观点相吻合。

后来的威廉·利斯摩格、自由党人罗宾·戴等牛津学生会的头面人物，玛格丽特都曾与其共事过，后来各自有不同的政治道路，三人短兵相接、各自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毫不妥协，从这时起三人就已经结下渊源。

另一位与玛格丽特政见相左的辩才是安东尼·韦奇伍德·本。因为宗教同源的关系，二人能够互相体谅。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辩论天才肯尼思·哈里斯。他当时同爱德华·博伊尔以及托尼·本一道在美国举办了历时数月的巡回辩论会。后来他还给成为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撰写传记。

就这样，玛格丽特成了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之一。1946年，玛格丽特被推举为俱乐部的主席。当时，英国政局动荡不定，保守党和工党斗争激烈，玛格丽特则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保守党的一边。从某种程度上说来，这与她那保守主



刚上牛津大学时期的玛格丽特



义的传统家教不无渊源，但更重要的是玛格丽特在牛津的政治活动中深受保守党政治的熏陶。黛姆·伏汉回忆道：“像玛格丽特在政治上有如此坚定的信念，且在大学的四年中从没动摇过，这样的学生在牛津大学是绝无仅有的。”她非常钦佩温斯顿·丘吉尔，并立下愿望要做他那样的政治家。牛津大学也确实是培育叱咤风云人物的园圃，许多攀上英国政治权力顶峰的人，都曾是牛津大学名气很响的牛津联合会的成员，如四次出任英国首相的自由党领袖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三次出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索尔兹伯里（1885—1886，1886—1892，1895—1902）、一度出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哈罗德·麦克米伦（1957—1963）、两次出任英国首相的工党领袖詹姆斯·威尔逊（1964—1970，1974—1976）和一度出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1970—1974）等，这些人都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但是玛格丽特在校的那个年代，联合会排斥妇女，她别无选择，只有参加对她开放的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对于许多保守党协会的成员来说，参加协会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爱好，他们同时还参加许多其他俱乐部和社团。然而玛格丽特却对加入保守党协会十分认真，十分严肃，她在协会里花的时间和精力比任何人都多。除了政治和化学，唯一使她分心的是巴赫歌唱队的活动。

由于当上了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玛格丽特从此实现了自己迈向政治生涯的起步。这是因为，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玛格丽特几乎花费了自己的一半时间去干协会里无人干的琐碎事，而且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最终她成为该协会史上的第一位女性主席，这大概是对她三年来献身于协会工作的忘我精神的酬报。

这一职位给玛格丽特提供了大量机遇，扩大了她在政治上的接触范围，大开了眼界，锻炼了驾驭自己的能力，学会了从事政治活动所必需的社交技巧。她从她的大学经历中总结道：“如果要使人的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就应该鼓励他们融入人的小群体中，而不是在无数陌生的面孔中间徜徉。”

例如，玛格丽特曾代表牛津的保守党人参加了1946年的保守党年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她在会上见到了保守党内所有的大人物。尽管这位保守党女大学生并没有给这些党内首脑们留下什么印象，但他们的名字却深深地印在这位才20来岁的姑娘的脑海里，她也就更为坚定地把她的政治兴趣和未来前途押在保守党身上了。

又例如，牛津大学作为英国新一代精英的摇篮，经常接待两党知名的政治家来校演讲。而保守党领导人更是把牛津当成与工党和自由党争夺年轻人的重要政治桥头堡，来访者简直络绎不绝。玛格丽特必须以协会主席的身份出面宴请他们，负责为他们安排讲坛和其他一些迎来送往的事务性工作，这样一来，玛格丽特便结识了许多保守党的上层人士，尔后同他们保持着某种特殊关系，实际上进入了保守党的关系网。曾任保守党领袖、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等职务的亚历山大·道格拉斯·霍姆勋爵就是玛格丽特出任协会主席后头一个来牛津演讲的大人物。后来玛格丽特进入英国下院后，曾在他的政府里担任过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他们还一同当过希思政府中的内阁成员。不仅如此，这位玛格丽特早年所崇拜的党内元老，后来还是她那内外政策的坚定有力的支持者。

大学生活结束前的一次舞会上，玛格丽特照例与一些人谈论政治话题，一名男同学问她：“你真正希望做的是成为一名议员，不是吗？”玛格丽特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对，那正是我想要做的。”这是她第一次如此明确地回答出了自己的志向。那



个晚上，玛格丽特失眠了。在牛津的四年里她对政治的热情有增无减，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她选了一门错误的专业。通向政治的大道是法律，牛津保守党协会里大多数成员都攻读法律。学化学不是她生活的目标，只是为一张文凭而已。

所以说，在牛津大学所度过的4年，对玛格丽特·撒切尔未来的仕途是意义重大的：她从一个孤陋寡闻、埋头苦干的“杂货商之女”成长为保守党内的一名新秀；从一个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小城的中学生变成了一位立志投身政治的新苗。这棵新苗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终于脱颖而出，茁壮成长，成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女政治家。

5. “工作后，我立即加入了当地的保守党协会，积极参与党的各种活动。”

玛格丽特说：“如果说进入牛津大学是一个惊喜，那么离开牛津大学就是另外一种震惊了。”她刚拿到学位走在牛津公园路上时反省自己所学与所追求的政治事业到底有什么关系，后来她得出结论：她应该读法律而不是化学。因为这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但无论是读法律还是从事政治都需要钱。尽管她在牛津大学时已经建立起一些可利用的关系，然而她的资金仍然十分有限，无法继续深造。由于她深受祖母保守观念的影响，她正式和大学分配委员会签约，希望找一个工作。

为帮助应届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牛津大学新成立了一个职业介绍委员会，玛格丽特参加了几个单位的面试。面试时，主持面试的人员会将对面试者的评价写下来放在桌子上，一次玛格丽特出于好奇，偷看了一下那个评价，发现上面写着：“这名女子个性太强，不宜在此工作。”出于类似的原因，玛格丽特参加了三四次这样的面试，都没有成功，最终她被本迪克斯塑料公司的研究开发部录用，该公司就在科尔切斯特附近的曼宁特里。本迪克斯塑料公司生产一系列工业用和民用塑料产品，包括胶卷。

尽管玛格丽特在公司一如她在学校时那样不得人缘，遭人嘲弄，但她对分内工作还是尽职尽责的。这时，玛格丽特虽是干化工实验，但业余却积极参加公司所在地埃塞克斯郡可切斯特保守党协会的政治活动。她在政治活动方面花的时间和精力，要比用在实验室里的多得多。

1948年，玛格丽特在兰达诺保守党召开的一次年会上认识



了肯特郡达特福市保守党协会主席约翰·米勒。在后者的协助下，她不仅报名参加了保守党达特福选区的竞选，而且在1949年3月正式成为肯特郡北部这个重工业区的保守党议员候选人。接着，玛格丽特便搬去达特福市，正式离开工作了三年的本迪克斯公司，在莱昂斯公司又找到了一份差事——当研究食品的化学师。达特福选区保守党人对她的热情关怀和尊敬，使她有宾至如归之感。

在一次电力公司大厦举行的选举演讲会上，玛格丽特在选民中头一次亮了相，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抨击工党的统购政策；主张减低税法；强调“帝国特惠制”等。在其他的一些群众集会上，玛格丽特的演说也观点鲜明，坚定地捍卫保守党的政策路线，猛烈抨击了工党推行的国有化方针。玛格丽特在这一期间所阐述的一些政治思想的基本点，实际上是她后来政治见解的萌芽。



做化学实验的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通过一系列竞选活动而扬名全区，但竞选的前景却并不乐观：达特福区当时被工党的诺尔曼·多兹把持着。要赢得竞选的胜利，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50年的选举中，玛格丽特·罗伯茨最终以24490选票对38128选票而败在多兹手下。不过玛格丽特使保守党在这一选区的得票率提高了二分之一，使工党的选票减少了三分之一，这在当时的确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因此，玛格丽特便引起了保守党总部的关注，他们认定这位年纪轻轻、初出茅庐的女候选人比许多男候选人表现得更为出色，从而把她视为变革中的保守党的新生力量。

第一轮败选之后，玛格丽特毫不灰心，又以保守党候选人身份再度出马，第二次与雄踞这一选区席位多年的工党候选人多兹角逐。她到处发表演说，全面阐述自己对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见解，例如战争与和平问题、“帝国特惠制”问题、英国企业的国有化和私有化问题、养老金问题、住房问题等。不过，1951年第二轮竞选又以玛格丽特的失败告终，她仍然没有拿到达特福区的议员席位。一个政界新手、而且涉世不深的青年女子，在复杂多变的政坛上毕竟还不成熟，失败并不足为奇。但她那敢打敢拼和初展锋芒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精神，却给广大选民和舆论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951年的英国大选中，保守党在议会中赢得了多数席位，玛格丽特所崇拜的政治明星温斯顿·丘吉尔取代了工党的艾德礼，重新出任首相。

结婚生子后，玛格丽特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取得了当律师的资格，而且当上了税务法官事务所的见习律师。按照规定，取得法学文凭或通过法律教育学会考试的人，必须在法律事务所实习一段时期，一般为半年。此外，见习人员还得交上一笔



钱，好在有丹尼斯的经济支持，这都不成问题。她遇到的麻烦主要是律师界对妇女的歧视。税务法官在英国一向是男士的“天下”，撒切尔夫人硬是一头闯进了这一禁区，以特有的顽强精神、果断处事能力和高效工作方法，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尽职尽责，而且还打赢了一场官司。到最后玛格丽特离开这间事务所时，她已给同事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牛津大学毕业7年之后，玛格丽特终于在1954年如愿以偿，进入了新广场5号的林肯协会税务事务所，开始做正式的开业律师。此后，撒切尔夫人便永远告别了化学实验室，跨入了法律、政治界。

不过，撒切尔夫人在做律师的同时，她的两眼始终没有离开过威斯敏斯特宫——英国议会所在地。她争当律师的惟一目的，是要锻炼自己，为最终进入议会作赛前准备的热身。这一时期的撒切尔夫人并没有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律师事务上，而主要是为能进入下院而不懈努力。

经过五年多奔忙，不断的失败又不断的奋斗之后，撒切尔夫人终于在1959年时来运转。这一年，她在芬奇莱区当选为保守党的下院议员。当时她只有34岁，正值精力充沛的壮年。

芬奇莱靠近英国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宫，是保守党重要的阵地之一，拥有12000多名保守党员。这次撒切尔夫人进入下院，亦即进入了男人主导的世界。她那滔滔不绝的雄辩和她对保守党内外政策的娴熟，都充分表明她已是这一历来归属于男人的政治舞台上当之无愧的主要演员，成为初露锋芒的女政治活动家了。当地《芬奇莱报》这样评价道：“撒切尔夫人口才流利，不看讲稿就能滔滔不绝，一语中的。”

不过，撒切尔夫人雄才大略，目光远大，她并不把成为下院议员视为自己政治前途的终极目标，相反，她是以此作为自己问鼎巅峰权力的一个桥梁或一个里程碑，而且仅仅是一个桥

梁或一个里程碑。从 1950 年竞选达特福区的议席开始，经过 10 年的艰苦奋斗，34 岁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总算如愿以偿，并且以芬奇莱区为基点，已隐约看见自己那充满辉煌和荣耀的光明前途了。

第二章



“我的婚姻就是幸福的”



1. “女公爵”与“玛格丽特大婶”的由来

上大学以后，玛格丽特学习与工作的刻苦精神没有丝毫消减。她仍像在凯斯蒂文女中学学习时那样，在萨默维尔女子学院也是同学中最用功的一个。当时学院课程之繁重，实验活动之多，令许多学生都感到头痛。而玛格丽特却总是精力充沛，勤奋好学，而且把一切都安排得那样井井有条，稳妥有序，早早地显露出一个女强人的特色。她经常从晚上忙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早上六点半钟又起床。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这种在牛津大学养成的习惯，一直保持到她出任英国首相时仍然不改。这一特色使不少健壮的男士也不禁望而生畏。英国政坛老手、希思派干将、后来又成为撒切尔夫人麾下核心人物的威廉·怀特洛就这一特色说道：“她的精力十分惊人。谁要是认为妇女不具备男人那样的精力，那就大错特错了。她比男子的精力还要旺盛一倍。她要是让我一天干她那样多的工作，那就要我的命了！当她以这种步子做事时，一天下来，她周围的人都累得精疲力竭，而她却仍然精神抖擞。”这个一度是撒切尔夫人最有力的竞争对手的保守党元老，最后也心甘情愿地拜倒在她的膝下。这当然是后话。

当时因为玛格丽特被孤立，她所在的化学专业上实验课时，其他同学有说有笑，一起做实验，而玛格丽特却孑然一身显得冷漠孤僻。玛格丽特在大学度过四年，没有几个知心的朋友。她的同学都认为，玛格丽特只结交那些有利于她向社会上层攀爬的人。和她最接近的是卫理公会教徒，大部分时间她都用于与保守党人的交往。政治始终是她感兴趣的领域，她谈论要登



上最高宝座的计划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谦卑或犹疑。和她交往的人觉得这个目标实在是高不可及，所以都把它当笑话听。

同学们经常在校外纵情玩耍到晚上11点，这时校门已关，她们只得从医务室或者自行车棚底下爬进萨默维尔学院，但玛格丽特从来不这么干，她的生活朴素而有节制。学院里的论文作业多得使学生喘不过气来，玛格丽特却能应付自如。她在保守党协会里花了不少时间，但这并不影响学习。她宿舍里的灯光常常亮到凌晨二三点钟，那时她在伏案写论文。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她就起床了，又开始了一天的学习、实验和政治活动。她的睡眠很少，但始终精神饱满。

玛格丽特学习勤奋，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她上课从不迟到，交论文准时，并一直努力培养对本专业的兴趣。可是她缺乏天赋，无法在学生当中出类拔萃。但是经过她勤能补拙的不懈努力，在第三学年她得到了柯考尔笛论文奖，这是她和另一个学化学的同学合作的结果，没有谁会对该学院授予的奖嗤之以鼻的。

1946年10月，玛格丽特首次作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主席和代表出席在布莱克浦召开的保守党年会。她对保守党的规模印象极其深刻：“这个组织人人具有共同思想和目标，都明白成为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意味着什么。”

毕业以后，为了生计，玛格丽特在本迪克斯塑料公司的研究开发部得到了一份工作。该公司从牛津大学招了三名毕业生，从其他大学招了七名。十人里有一人很快就离去了，留下九人中有三位是女的，她们是公司在该领域里录用的第一批女职员，她们是玛格丽特·罗伯茨、奥德雷·波微尔和依林·路德弗特。在那里有些棘手的事很难应付，她们从事的不是研究而是开发，得把实验室的成果应用在全厂。工厂离研究开发部两英里，生产赛璐璐和聚氯乙烯管子。大多数在操作台上工作的工人头脑

顽固，以前他们在工厂里还未遇到过妇女，更不用说这些刚从大学出来、只有二十几岁的姑娘了，他们不甘心听由她们来指手划脚。

这实在令玛格丽特感到头痛，她无论怎样与车间里的男人们打交道，都做不好。她的两个女伙伴却很能应付：“嘿，查利，这样试试如何，我看这样做可能行？”并挤眉弄眼做些鬼脸，而玛格丽特常常一本正经地站在男工人面前，用纯正的口音说道：“某某先生，你是否介意这样干？”可得到的反应常常是嘲讽，玛格丽特为此还得了个外号叫“女公爵”，在该公司的三年，这个外号始终跟着她。

她还有一个外号“玛格丽特大婶”，这反映了她智力年龄的早熟和对同事的态度，而不是她在工作上有缺点。玛格丽特又成了别人眼里的怪人，像在中学和大学一样，很令人别扭。那两位姑娘合住一个房间。玛格丽特不能理解别人为什么要那样做，她寄宿在可切斯特一处高级住宅里，房主是位寡妇，每天为玛格丽特做早饭和午饭。圣诞节，那两位姑娘披着长发去参加工厂的晚会，她们喝着酒，看上去相当自如。玛格丽特身穿长礼服，像一个傻子似的坐在那儿与现场气氛格格不入，显得浑身不自在。

因此，人们认为她在与人交往上很高傲，城府很深。可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她的父亲是一个店主，曾当过市长，也不知道她的背景是什么，甚至不知道她来自于格兰瑟姆，因为她从不向别人提起她的身世。她只谈论政治，对周围人对她的看法毫不介意，她一点也没有幽默感。人们又一次取笑她，而她又一次没有察觉出别人的恶意。她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时认真执着，使人听得聚精会神。她不想去研究别人的思想，从不问他们这样说的动机，并且从不承认他们的想法无论怎么说和她的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是与保守党的观点一致，这也就是保守党



观点的长处。

她持之不懈地专心于政治，全部精力都用在可切斯特她的新基地上。她积极地参与地方保守党协会的活动，那里有一个“39—45岁小组”，讨论从战争中退役的男女军人的事务。

周末，玛格丽特大都是乘火车去伦敦或者更远一点的地方出席保守党的集会或者其他会议，如辩论小组、群众大会、讨论会和政治聚会等。她往往和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老朋友在那里会面，现在他们和她一样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协会的成员，在周末，她特别盼望见到的是爱德华·坦迪·鲍艾勒爵士，玛格丽特常常提起他，并且非常敬重他。

显然，工作以外的时间，玛格丽特一头扎在政治里，比她在本迪克斯公司里进行聚合物或赛璐璐实验要愉快得多，尽管公司业务蒸蒸日上。星期五下午，她急匆匆地离开公司，身穿一套漂亮的黑制服，头上戴一顶由可切斯特小制帽商特做的老式小帽，脚头是一双“迷你鼠”高跟鞋，手上挎着一个提包，看上去有45岁，活脱脱是那个工人们所戏称的“玛格丽特大姐”或“女公爵”。对可切斯特的同事们来说，玛格丽特看上去或许滑稽古怪，然而她奋斗的目标明确，因此她我行我素，对周围人的举动无动于衷。

玛格丽特不在乎作为年轻妇女的规范举止应是什么，她和其他姑娘们的惟一共性就是关心自己的外表。她有一张白净的脸，在中学阶段她与她的朋友们由于青春期的缘故，脸上爆发的青春痘像维苏威的火山坑，为治这些疙瘩她费了不少力，并且常为她突出的下巴而悲哀。她为自己的腿太粗而发愁，也和别人一样，她熟知自己适宜用海伦娜·罗宾斯坦化妆品，并在服饰上下一番功夫。她总是穿一个式样的衣服，颜色也极为单调，她并不想在衣着上搞什么花样。她始终穿裙子，因腿粗而不敢穿裤子。她很爱护衣服，衣服一直干净挺括。玛格丽特一

生中有许多变化，但是她对自己仪表的自豪感一直没有变。

在本迪克斯公司玛格丽特干得很出色，部主任斯坦雷·布什说，他那一年录用的妇女水平很高，而他心里非常明白，在研究开发部的三位妇女中，玛格丽特工作最不用心。三年后当玛格丽特提出辞呈时，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意识到她惟一真正关心的是政治。



1950 年玛格丽特在购物

大家为玛格丽特的执着所感动，她利用工作得来的钱作为参加政治活动的经费，1948 年秋季她以牛津大学毕业生协会代表身份参加在达兰诺诺召开的保守党年会。她坚持不懈的耕耘有了收获。玛格丽特本人曾讲过一个故事：那一次她遇见了牛津时的朋友约翰·格兰特，他是布莱克威尔书店的主任。他们在大会厅里找了一个地方坐下，达特福协会主席约翰·米勒坐在格兰特另一边。格兰特问米勒他们的候选人是谁，主席回答道：“我们还没有，但我要考虑选一位。”这时约翰·格兰特说：



“你愿意考虑一位妇女吗？”他转过身建议玛格丽特申请做该区的候选人。

达特福是肯特郡北部的重工业地区，工党的诺尔曼·多兹在这一带很有威望，受到近两万人的多数支持。那位主席先生起初认为一个只有23岁的妇女不适合在那里干。但是就在那天傍晚，玛格丽特沿着兰都诺码头散步时，又遇见了他，这次他和达特福代表们在一起。他们交谈了一会儿，玛格丽特喜欢他们，他们看上去对她的印象也不错。因此，几天后她回到可切斯特就提出正式申请，是否考虑她为该区的国会议员候选人。那一年提出申请的共有二十多人，玛格丽特是惟一的女性，但是她却被列入筛选后的候选人名单，使她万分兴奋的是：她正式当选为候选人。



刚当上达特福选区议员候选人的玛格丽特，年仅24岁

在别人面前，玛格丽特只字不提她在本迪克斯公司边工作边参与政治活动的这些事情。玩牌时她总是把自己的牌尽量掩在胸前，在生活当中她也同样善于掩藏自己，尽管同事们知道她在达特福有特别重要的事，但他们丝毫不知道她已当选或者打算在达特福附近找工作，并要迁往那里。在离去前一个月，她告诉大家她已当选为国会议员候选人并且在哈默史密斯的凯德贝·豪尔一家叫莱昂斯的公司找到了工作。

对于玛格丽特来说，这不仅仅是找到了一个新工作并且移居到一个新地方，而是终于找到了她适合的环境。在她的早期生活中，她曾是一只蹲错窝的丑小鸭，因怪异而被人嘲笑。现在她为达特福所接受，那里的人们和她一样对保守党都持有相同的信念和热忱，并为她对政治的诚挚和认真的态度而印象深刻。她以新女性的形象而出人头地。



2. “就这样我邂逅了丹尼斯。”

少年时代的玛格丽特就以严肃刻板而闻名，一直就没有异性缘。还在凯斯蒂文女子中学读书时期，玛格丽特在学校从未有过知心的朋友。家庭作业，商店后院仓库里的活儿，或这个那个的教会活动一直把她的课余时间占得满满的。似乎她永远不能适应跟同龄人在一起，无疑这是因为她总显得那样不苟言笑，她对那些无话可说但总是傻笑的女孩会感到不耐烦。她会使她们扫兴，甚至她班里一些同学为了不想在路上撞见她会改道而走。



1950年1月24日，作为达特福区候选人的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有上电影院的特权，这就使她的同学们更疏远她了，她们认为这只是因为她父亲在校董事会里她才享有此种特殊待遇。学校有一条很严格的戒规，在学期中间，姑娘们只能在星期五或星期六上电影院。这条戒规受到严格的执行，在电

影院外经常有校长和年级长守候以防范有人在其他日子偷偷溜进电影院。然而，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罗伯茨在店里值班，她们惟一能够去看电影的日子是在星期四，因为这一天商店关门时间较早（那时在格兰瑟姆，礼拜天电影院不开放，这主要是由于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在自治议会里的缘故，因为每次有人提出要在礼拜天开放公园、游泳池和电影院时，他总是坚决反对。）玛格丽特·罗伯茨被允许在星期四陪同她父亲上电影院，这就激怒了大家。

在学校玛格丽特总是设法使自己在各方面显得与众不同。当巡回演讲团来到学校就服装历史或世界现状进行演讲，并在最后请求提问时，玛格丽特常常一马当先站起来提问。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的同龄人往往会怯场，不敢开口讲话，而她却能清晰并有条有理地提问，而伙伴们只是面面相觑或抬眼看天。

她参加了学校辩论俱乐部，在那场合她可以显示在公众演讲方面的自信，而这是那些被迫在大厅里坐着冷板凳、呆头呆脑只能作漫不经心的听众的姑娘们所望尘莫及的。一旦进行演讲，她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她最向往的莫过于有一个入迷的听众，但她的同学们从未有人觉得她的演讲有什么地方吸引人，很少有人被她的演讲所激动或迷住，她们都认为玛格丽特只是一个“死读书的人”。

在担任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期间，玛格丽特并没有给别人留下特别的印象。她的优势在于接受力强，学得快，并在一生中多次运用这一特长。1946年的玛格丽特并不漂亮，也没有她今天受人爱戴的形象。那时，她



达特福选区最年轻的候选人
玛格丽特在街头买报



有一头棕色头发，脸蛋比现在要胖得多，身材结实，服饰的风格简洁但十分呆板。她讲话流利，可是从来没有让人感到心潮澎湃。她在职的所作所为给人的印象只是她赢得协会主席这一职位。

大学保守党协会的主席一职对那些指望跻身议会的人无疑有许多有利条件。保守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常常去牛津的协会讲演，玛格丽特常以牛津大学保守协会主席的身份在讲演前出面在伦敦饭店宴请他们。和他们在一起她感到相当不自在，但是她很快就学会了掩饰自己。在玛格丽特一生中，她极其自信的外貌常常被用来掩盖内心的犹豫和不安。多年来她已学会掩饰自己所有的感情，很少有人能像已故的爱德华·鲍艾勒那样窥视出玛格丽特内心的秘密。

在牛津大学，罗伯茨小姐从不迟到，从不拖交学术论文。她无疑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尽管如此，一贯认真严肃的玛格丽特也不乏少女的纯情和浪漫。她在牛津大学有过一次初恋。那是在第二学年的夏天，她爱上了一位伯爵的儿子，以后在保守党里此人小有名望。玛格丽特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在别人面前夸耀他，却根本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不过是给学院的姑娘们又增添了嘲讽她的话题。这一次她们认为这明显地表示她是多么善于利用别人，她们认为如果她真的嫁给了贵族便会满足了。但是玛格丽特并没有如愿以偿，自从她见到了那位男友的母亲，他们的关系不久就结束了。

失恋后她一度痛苦万分，她破天荒头一遭发现自己引为自豪的父亲和作为精神支柱的家庭在名门贵族面前的显得卑微。尽管如此，她还是大胆地邀请了第二个男朋友到格兰瑟姆的家去见自己的父母。那位男友觉得她父母所处的环境很好，这使她松了一口气。这位绅士评判女性不是看她们的环境，而是看她们的德行，玛格丽特确实是一个贤淑的好女孩。

初恋的失败兴许成了玛格丽特在权力的阶梯上不断向上攀登的动力。与初恋的情人分手之后，此后也陆续与几位出色的男生交往，但他们的关系大多是柏拉图式的。由于与萨默维尔女子学院的同学合不来，她更愿与学院以外的男同学交往。大学毕业之后，直到步入政治舞台，她的朋友中多以男性为主。撒切尔夫人似乎觉得在男士的圈子里更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一些。玛格丽特和女伴从来没有密切的交往。她只有三个好朋友，两个是卫理公会的教徒：玛丽·奥斯本和简·萨瑟斯特；另一个便是卡农·古德里奇的女儿玛格丽特。她愿意和男性交往，现在她依然如此。



达特福区最年轻的女候选人在会议后奏钢琴与四位选民合唱



玛格丽特也有不少罗曼史。她曾一度迷上一个追求她的来自卫理公会教堂的小伙子。他送给她一朵石竹花，玛格丽特十分珍惜它，生怕它枯萎。圣诞节期间，她把花虔诚地戴在胸前去考贝·格兰教区牧师的住宅参加玛格丽特·古德里奇的21岁生日。她想找一种使花不枯萎的方法，古德里奇夫人建议用阿斯匹林，可是第二天早晨她回家时，那朵可怜的花已经枯死了。

玛格丽特所有这些与异性的交往都十分守礼，在当时的牛津婚前性行为在玛格丽特这类学生看来是不可想象的。那些坐在中间一排桌子旁的姑娘很看重道德，决不会背弃她们的中产阶层的教养，更不用说教义了。

玛格丽特是个虔诚的教徒。大学期间学生倾向无神论和左翼观点，而玛格丽特丝毫不受其影响，她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信仰，也从没有反对过她父亲严格的道德观念。有人说她对信仰的追求非常执着，有时简直到了惟我独尊、目空一切的地步。她从不参与学生的无聊的活动，也不传播流言蜚语。她总是一本正经，常常让人感到：她不赞成她们的生活方式。像在中学时的情形一样，同学们觉得在交谈中如有她在场总不免令人扫兴。

大学毕业离开第一家就职的公司本迪克斯塑胶公司以后，玛格丽特当选为重工业区达特福区国会议员候选人，并且在哈默史密斯的凯德贝·豪尔一家叫莱昂斯的公司找到了工作。在2月底的正式任命会议以后，玛格丽特应邀去达特福德市保守党协会的两位要人——索华德夫妇家里参加一次晚宴，在这里，玛格丽特遇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丹尼斯·撒切尔，他是索华德的老板，那是一家生产油漆和化学制品的公司。他也是晚餐的客人之一，这真是一个愉快而浪漫的夜晚，撒切尔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就这样我邂逅了丹尼斯。”

丹尼斯符合撒切尔对伴侣的一切要求。他比她年长10岁，

而她和年纪较大的人在一起一向感到更轻松。他在北肯特郡埃里斯创办了叫阿特拉斯的家庭油漆墙纸公司，他任经营主任。他是卫理公会教徒，但是他有一辆时髦的美洲虎牌小轿车，他比较富裕，在切尔斯有一套公寓。然而最主要的是：他高个子，体格健壮，相貌堂堂，并且十分体贴玛格丽特。

在玛格丽特正式被任命为候选人的欢迎会上，丹尼斯也出席了，由于满怀成功的喜悦，会议开得尽兴，结束时已经很晚了，有人问玛格丽特怎样回可切斯特，她说和往常一样乘火车回去。她得乘一班从达特福开往伦敦的车，然后转车去可切斯特。丹尼斯提出他要回伦敦的寓所，可以把她送到利物浦街车站，这样至少可以省去她一班车费。玛格丽特愉快地接受了，他们就这样开始了往来。



1951年玛格丽特嫁给了丹尼斯·撒切尔



和丹尼斯的交往中只有一件事使玛格丽特举棋难定，就是丹尼斯以前曾结过婚，他和第一位妻子离婚了。卫理公会教堂特别反对离婚，在10年前尤其如此。玛格丽特进退维谷，要么摒弃芬金街的严格训戒，她很重视父亲的意见，或许他会赞成；要么回绝丹尼斯。

玛格丽特不会对于丹尼斯的第一次婚姻破裂耿耿于怀。丹尼斯在二次大战前夕和第一位妻子玛格丽特·肯帕森结为伉俪，婚后不久就参了军。他在皇家炮兵部队里战功卓著，曾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战斗过，并在战地快讯中受到通报。然而当他回家后，他和那位因战争而分别的新娘如同陌路人，他们是典型的战争受害者。他们没有孩子，于1946年离异。在丹尼斯结识玛格丽特的时候，他的前妻已和霍华德·希克曼爵士结婚快一年了。

有生以来玛格丽特头一次下决心违背那些权威教义，在此之前，她一切行动受其支配，玛格丽特决心选择丹尼斯。她努力说服自己不去想他的过去，就当他以前不曾结婚过。对丈夫的前妻她没有任何好奇心，她从未见到过她，也不想见，甚至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的名字。当人问起时，玛格丽特便说：“我不大清楚，我认为她是位女贵族。”她甚至不让孩子们问起她。正当玛格丽特要谋求保守党领导地位时，报界得知这件事并公诸于众，这对于她是个极大的打击。

3. “我将如何兼顾家庭生活与政治很快变得更加现实了。”

成功当选为达特福区国会议员候选人以后，玛格丽特终于有机会做她喜欢做的事，四周的人们都支持她，赞同她所奉行的保守党纲领，并且和她趣味相投，信念一致，而从前许多和她来往的人认为她的情趣信念枯燥无味。现在玛格丽特成了最快活的人。她一心一意地埋头于达特福地区的事务，达特福是一个大选区，分成三个分区：埃里斯、克雷福特和达特福。玛格丽特开始结识各分区里的积极分子，对他们像对和她长期共事的人一样，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勤奋和忠诚。玛格丽特·撒切尔或许会树一些敌人，但是和她最接近的同事都对她崇敬有加。原因很简单，如果她工作起来不比他们勤奋，至少也和他们一样努力。她去参加他们的资金筹集大会，参加群众集会，有一次还去了安东尼·依登，和邻近选区贝克斯雷的保守党候选人爱德华·海斯并肩站在讲台上向选民们致谢。

她不仅在选区内，而且在选区外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她在贝克斯莱妇女午餐俱乐部上进行的演讲是非常有名的，题目是妇女的权利。她说：“别害怕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耸人听闻的言词，还是想想我们自己家庭事务里的政治吧。女人们的生活总而言之就是为食品供应、住房紧张和孩子就业等问题操心，所以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现实，记住，人民的许多权利已丧失，我们承担的责任也减少了。”在讲演前玛格丽特总是特别紧张，要做许多准备工作，一旦讲演开始，她变得镇定自若，讲话清楚明白。她讲演从来不看稿子，直到后来她当了反对党领袖才照稿子念，她那时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要散发稿子，稿子必



须和她讲的一致。她喜欢讲演，而使她感到最头痛的是在工厂门口与工人们交谈，在以后好多年里她一直有这种感觉，但这是竞选中的一项工作。她发现与达特福工厂下班出来的工人交谈和与塑料公司车间工人交谈一样令人不轻松。然而她以特有的自信心坚持了下来，没有辜负人们对她的期望，并且在1950年2月的大选中，她在该区里知名度极大，并受到大力支持。



28岁的撒切尔夫人与她的一对双生子

玛格丽特在1950年大选后重新做达特福保守党候选人，并在1951年第二次竞选中又再次败北。但是保守党这一次却在大选中取胜，温斯顿·丘吉尔再度当选首相。

玛格丽特这时开始攻读法律，以实现她早在格兰瑟姆地方法庭就怀有的宿愿。考虑到不久的将来要进入国会，达特福明显不是一个好根据地，而她仍然相信学习法律是最佳路线。因此她去法律教育理事会报名，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她仍旧是奔波于简·里扬、达特福和另外一些政治集会，就像那一年在伦敦举行全国保守党候选人会议一样，在这些集会当中年轻漂亮、尚未成婚的女子相当受重视，就在那次会议期间，她第一次遇见了在她后来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艾雷·尼夫，还见到了安妮·巴伯，以及后来成为巴伯妻子的金·阿斯奎斯，她也参加了国会议员的竞选。

1951年大选前夕丹尼斯和玛格丽特宣布订婚。实际上在几个星期之前他就向玛格丽特提出求婚，她接受了。他们把事情告诉了达特福保守党协会主席约翰·米勒，他建议他们在大选后再对外公布，他害怕在大选前公布有可能改变投票人决定，他们很有可能认为婚姻会使她成为家庭主妇，以致于没有多少时间来为他们的选区工作。然而在投票开始前消息还是泄露出去了，事情的发展恰如米勒所预料的那样，真是令人沮丧。

六个星期后，1951年11月13日，玛格丽特·罗伯茨成了撒切尔夫人。

他们在城市路威斯雷小教堂——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卫理公会教堂举行婚礼，没有大肆张扬，只有50位亲朋好友来参加婚礼。艾尔弗雷德·罗伯茨把新娘的手交给了新郎。玛格丽特的母亲也来了，随她来的还有姐姐穆里尔，她已完成了在伯明翰的培训，在格兰瑟姆干了几家巡回理疗师，现在她嫁给了一位苏格兰农庄主威廉·柯伦。丹尼斯的亲属只有两位，一位是他



的寡母，另一位是未婚的妹妹乔哀，母女俩住在伦敦南郊巴尼士，那是上层人生活的地方。如果说罗伯茨先生对于女儿玛格丽特嫁给了一个离了婚的人感到不悦的话——尽管他也是卫理公会教徒，那么丹尼斯的母亲和妹妹看到她们所钟爱的丹尼斯竟会娶一个来自格兰瑟姆的杂货店店主的女儿心里也不太高兴。

冲破卫理公会教堂严格教义的决心使玛格丽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十分注意结婚礼服的选择。她的打扮一改过去单调守旧的色彩，她没有用合乎礼仪的白颜色，而是穿一身鲜艳的宝石蓝丝绒长礼服，与雷·乔苏亚爵士画上的德文郡女公爵乔治安娜的打扮一模一样，头上再带一顶插着驼毛的小蓝帽，从此玛格丽特开始钟情于颜色明亮而又艳丽的服装。

她没有再像年轻时那样去奉行严格的卫理公会教义，并且也不让孩子们去吃这份苦头。然而她始终保持着信念，作为首相，她对挑选牧师一事管得相当宽，远远超出了那些国家首脑或者是以前的领导人只停留于法律的职责。另外她比她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更频繁地去首相乡间别墅所在地契克斯乡村教堂做礼拜。

新婚的撒切尔夫妇出国度蜜月，先是葡萄牙，然后是马德里，最后是巴黎，除了游玩，新郎还附带为公司办了点事，他们回到伦敦住在切尔斯的弗勒德街天鹅宫公寓六楼丹尼斯租的一个小套间。丹尼斯依旧每天驾车去埃里斯的公司，一大早就出门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家，玛格丽特也整天埋首于法律，一本一本地读大部头的书，写论文并去法律教育理事会听课。晚上她回家做饭，有生以来她第一次不得不如此。她在凯斯蒂文上中学时曾像所有姑娘一样听家庭知识课，她做符合标准的圣诞蛋糕毫无困难。但是自那以后她总是住在有三餐供应的寓所，她认为上街采购，做饭太浪费时间，这不是像她这样的妇女应该干的。然而给自己丈夫做饭则是另一码事了。她逐渐喜

欢做饭了，虽然没有特别的灵感和想象力，但她做饭还是相当不错的。通常她总是烧些简单的菜，时间花得少，却色香味俱佳。

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玛格丽特带着甜蜜的回忆写道：“在伦敦，我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除了干家务外，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法律。我一直对法律感兴趣。”

由于既要操持家务又要攻读法律，玛格丽特不得不下定决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暂时搁置她的政治追求。丈夫丹尼斯对她说，无论她做什么决定，他都支持她。但是从内心里来说，玛格丽特十分不愿意割舍政治生活，她见到所在区负责候选人事务的党的副主席约翰·黑尔，告诉他，她和丈夫已经讨论过，决定承受作为一个候选人的压力，希望下次能有机会在一个比较容易获胜或有把握获胜的选区竞选，并且撒切尔夫妇认为，由于玛格丽特要照顾家庭，又要学习法律，这个选区最好是在伦敦或在伦敦周围 30 英里范围内。

当然从约翰·黑尔那里出来后，还有一个问题变得更现实了：玛格丽特将如何兼顾家庭生活与政治。结婚一年多，玛格丽特怀孕了。1953 年 8 月她在伦敦夏洛蒂女王医院进行了剖腹产，但生下的不是她所预料的一个孩子，而是一对双胞胎——马克和卡罗尔，前后间隔两分钟。玛格丽特高兴万分，不知该如何是好，然而还是思维清晰，就在此时此地的医院床上，她下决心不管有没有双胞胎，她都要报名参加 11 月份的法律最后考试，这样可以迫使自己完成学习，拿到向往已久的证书。当然，她作这样的决定此时并不困难。丹尼斯的收入可观，可以提供她学习和伙食的费用，通过最后考试以后，她去律师事务所当见习生，照当时习惯，见习生要付给见习指导一年 100 英镑，另外还得给事务所办事员 10 分基尼（10—50 英镑）。如果没有丹尼斯的收入，玛格丽特在事业上就不会进展如此顺利。



玛格丽特常常很坦率地说：“帮助我走上了成功之路的是丹尼斯的钱。”他的收入也使他们有条件雇保姆来照顾孩子。他们家里总有一个人常住，起先是奶奶，后来是管家。直到马克和卡罗尔进寄宿学校后，才辞退管家。

通过11月的法律考试后，玛格丽特去国王街五号内殿法学协会的弗雷德里克·劳顿事务所实习半年，内容是习惯法和刑法。在那里有米歇尔·希佛，还有三年前在候选人大会上她结识的艾雷·尼夫。随后她去新广场一号林肯事务所跟约翰·希拉特曼学习了六个月，最后到女王街内殿法学协会的约翰·萨特爵士事务所学习税收法，在那里她遇见参加1950年国会议员竞选的候选人安东尼·帕伯。约翰·萨特爵士是一位杰出的税务律师，作为非正式官员向政府提出税收政策。那是在玛格丽特还在学习法律时，有一天晚上，在下议院吃晚饭，她坐在约翰旁边。约翰对她非常关心，建议她一通过最后考试，就应该申请到事务所学习。应该实习一段时间，熟悉工作，其中包括在他那里工作六个月。他允诺她在女王街学习结束时，让她租借他的办公室，以便可以继续工作下去。一个律师如果没有办公室，无论他多么有资格也不允许开业。然而他食言了，玛格丽特按照建议到他那里去实习时，得到的通知是她的房间没有了，应该离开那里。

约翰·布拉特曼介绍她去广场对面的本那先生那里，本那接受了玛格丽特。她在那里一直干到1961年哈罗德·麦克米伦任命她为政务次官，而直到1969年她在事务所办公室中的名字才被取下。

玛格丽特刚到事务所，办公室的气氛有一点紧张。如果妇女经手的是她们能理解的事务，如家庭问题和离婚等，律师界还可以接受。而税收事务被公认为是男人的领地，事务所里的职员是靠这个委员会来维持他们的地位和名誉的，为此他们对

涉足的女性更是留意提防。由于有一位律师没事干，他便认为这是玛格丽特抢了他的饭碗，认为像玛格丽特这样有小孩的妇女不应该出来工作，而应该在家里为孩子洗尿布，这种见解使得妇女律师在女王街事务所里的日子更难过。那位律师在一些同事面前大声埋怨，然而他并不知道他这种做法将以失败而告终。在工作上玛格丽特无可挑剔，她办事认真，从不闲聊浪费时间，一进办公室就埋头工作，把该做的事处理完，五点半准时下班。



4. 卡罗尔说：“母亲一生中的最爱只有两个：一是唐宁街 10 号，二是父亲丹尼斯。”

丹尼斯·撒切尔爵士（Sir Denis Thatcher, 1st Baronet）（1915 年 5 月 10 日—2003 年 6 月 26 日），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丈夫，相伴 53 年的亲密爱侣与伙伴，第一代从男爵，英国商人，生于伦敦路厄斯罕，他是截至目前英国最后一位获得世袭爵位的非皇室成员。

撒切尔夫人 在其自传《唐宁街岁月》里写道：“如果没有丹尼斯，我根本不可能当 11 年首相。”

2002 年秋季的某一天，在丹尼斯·撒切尔去世的前一年，这位总是以“撒切尔夫人身边的丈夫”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却从来不发表演说和接受采访的男爵，第一次接受了记者公开访问，而这名记者正是撒切尔夫妇的女儿卡罗尔·撒切尔。当问及对与身为前首相妻子的婚姻的看法时，他思索了许久，拍了拍自己的大腿，说：“幸福的生活，当然……” 停顿了片刻，他补充道，“还有战友关系！”

10 年后，同样是在撒切尔夫人去世的前一年，当垂垂老矣，与中风苦苦作斗争的暮年无限孤独的撒切尔再一次来到唐宁街 10 号，她离去时望着黑色大门上金色的“10”字，眼中流露出的落寞深深刺痛了旁观者的心，她的女儿说：“母亲一生中的最爱只有两个：一是唐宁街 10 号，二是父亲丹尼斯。她的最爱都被剥夺了。”



撒切尔夫妇早年合影

回顾撒切尔夫人的传奇政治生涯，我们赫然发现，她与丹尼斯的结合却恰恰是她政治上步入正轨、高歌猛进的时刻。1951年12月13日的那场婚礼，使玛格丽特从此有了一个幸福的家，有了坚实的后盾。她曾不止一次地在公众场合说出“没有丹尼斯，我又能在政治上达到怎样的高度？”“没有丹尼斯，政治上将一无所成。”的话语。丹尼斯对她在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是二人婚姻感情越来越浓郁的基础，但也不得不提一下丹尼斯商人的身份对她在经济上的支持。玛格丽特说：“我特别幸运，我可以依靠丹尼斯的收入来雇用一位保姆在我不在家时照顾孩子。只要我能够巧妙地对每件事作出细致的安排，我就能既做一个称职的母亲，又做一个有效率的职业女性。”



33 岁时的撒切尔夫人与她 6 岁的双胞胎



当时的英国，议员的薪水十分微薄，一般来说，只有社会上层经济条件丰厚的人士才能够从事政治活动。虽然此时玛格丽特的父亲罗伯茨先生生意已经好转了起来，但对于已经大学毕业并且参加工作四五年的玛格丽特来说，为了追求自己的政治事业，再要从家里获得经济上的支持是不现实的。从本迪克斯塑胶公司辞职以后，玛格丽特被提为达特福区议员候选人，同时她也需要在一家公司找到工作来养活自己。这时丹尼斯·撒切尔的出现，两人的相恋直至上升到谈婚论嫁，让玛格丽特看到了生活与事业平衡的曙光。随后半个世纪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满婚姻也证实了当初玛格丽特的明智选择。

对于英国民众来说，尤其是女性，丹尼斯·撒切尔是那个年代里的一个特殊的丈夫。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卫生部女国务秘书毫不吝啬地赞美道：丹尼斯对于玛格丽特这样具有抱负的妇女非常“完美”！在中国，有一句话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然站着一位伟大的女人。”反之，这句话用在撒切尔夫人身上也同样适用。

完美婚姻之初，玛格丽特·撒切尔也曾为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平衡困扰过，但恰如她一贯的果决理智和看问题直指核心的作风，她说：“我记得孩子出世时，是那么弱小和无助……就这样我被彻底征服了。但我想，如果你现在不去适应，那你就再也回不到任何智力型的工作中来了。我非常担心我会就此与孩子为伴，再也没有剩余的精力去留给政治和工作。而我两者都想要——孩子和事业。”1959年当她终于代表伦敦选区的芬奇利区进军议会时，她的孩子们和她第一次在电视采访的镜头前一起出现。这位年轻的女议员神采奕奕地解释她在议会假期期间花去了多少时间来陪孩子。她常常极力地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同样勤奋地履行着自己作为一名家庭主妇的职责。事实后来证

明这样做在提高她的民众亲和力，软化她作为“铁娘子”冷酷的一面确实是行之有效的：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不仅仅是那个发型一丝不苟，职业套装永远一板一眼的首相形象，还有系着围裙，在厨房里为丹尼斯做早餐的贤惠太太形象。

玛格丽特是一个严于律己，十分执着的完美主义者。她总想把一切都做得尽善尽美，但家庭始终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而政治却是她生活的全部，尤其在入主唐宁街之后，她在《唐宁街岁月》里开篇第一章即写道：“生活即是工作，工作即是生活。”对于这样的工作狂太太，公众面前沉默的丹尼斯，他对妻子的看法则显得尤为引人关注。然而丹尼斯从不曾表达。就他们的女儿卡罗尔回忆：自己童年时期对总是不停忙碌的父母有两份各自不同的记忆。很少有爸爸妈妈同时在家周末。母亲关心的是她的选民；父亲在公司加班加点没有尽头，而业余时间则属于球队。当孩子们进入寄宿学校后，撒切尔一家只有在假期时才有家庭生活。对于此，撒切尔夫人在自传里这样解释道：“丹尼斯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国，在家的时间不能如希望的那么多。由于议会内的工作使我无法每天在孩子们睡觉前回家，我就坚持全家人每天一起用早餐。我们也利用时间很长的议会休会期和议会开会期间的周末团聚。……我从母亲那儿学到，使家庭充满家庭气息是很重要的。我特别坚持要有一个温暖的厨房作为全家的中心，厨房须足够大，使全家人都可坐在那儿用餐。”

现今，人们只能从撒切尔夫妇曾经共同经历的岁月里来追寻这场半世情缘的真相。1961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社会部得到一个国务秘书的职位。她的工作时间从早晨7点开始直到午夜结束。她几乎不需要休息并且精神总是高度紧张。而此时丹尼斯的家族企业出现了问题，他的精神濒于崩溃，医生警告



他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于是，丹尼斯独自去非洲旅行了三个月，去大型国家公园里拍摄狮子。回国后不久，他卖掉了公司，成为英国一家石油公司“布尔玛石油”的董事。丹尼斯·撒切尔从来没有表示过，这场危机和他的家庭生活有关，只是偶然间和一个朋友提起过。他也许在结婚时并没有料想到他的妻子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是如此的严肃，也许他后来渐渐地才明白，她确实想往上走，一直要到达很高的地方。



1976年丹尼斯夫妇银婚纪念日上的一家福

10年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了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完美诠释了一个女政治家的奇迹。她此时斗志昂扬，浑身是劲儿。后来人总结说英国首相自罗伯特·沃波尔爵士迄今，只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对其执政期间所发生的每个灾难都有

高度的责任感。尽管一个政府的成就与败绩从理论上讲是集体做的事，但责任最后实际还是落在唐宁街 10 号，还是落到现任的政府首脑的肩上。这对首相来说虽然是不公平的，然而却可使人们判断他们作出的决策正确与否。这种情形使得大多数首相在任期结束时都看上去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老出 10 岁，显得面色苍白、体态臃肿，而且精力衰竭。但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任职期间却是个例外，她得到了完善，变得更有力量、更大胆、更加容光满面。她在唐宁街 10 号安然度过了一个个年头；并且在 1983 年 6 月 9 日竞选连任胜利后，带着一种长久以来就曾注视着梦寐以求的某种神圣东西的战斗者的坚定信念开始了她的第二个任期。事实上，自从她 1979 年 5 月以来成为英国第一个女首相开始，她的工作强度就足以令最强壮的男子都望而生畏：她一周工作 7 天，每天规定工作 20 小时。

在近乎狂人的政治工作占据几乎全部生活的情况下，丹尼斯的默默支持和陪伴就显得尤为珍贵了。他是一位模范丈夫，当玛格丽特成了保守党的主席之后，他家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整天要宴请自己的同事。一向整洁清静的家里经常坐满了陌生人，工作人员在楼梯上跑上跑下，起居室里铺满了纸，冰箱里装满做好了只需要加热一下的食物。而他则有礼貌地向每个陌生人自我介绍：“你好，我是玛格丽特的丈夫，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979 年 5 月 4 日，他们一家人搬进了唐宁街 10 号的首相府中。撒切尔夫人与她的班子常常工作到深夜，当下属们都精疲力竭时，丹尼斯会准时出现在门边，用简短的语言向下属们宣布他们盼望已久的下班时刻：“亲爱的，该上床睡觉了。”

1984 年，爱尔兰共和军在英格兰南部海滨城市布莱顿炸毁了撒切尔夫人出席保守党年会下榻的饭店，丹尼斯当时就陪同



在玛格丽特身边，在那样危险的境遇下死里逃生后的庆幸，令撒切尔夫人更加感激她的丈夫的陪伴。那次刺杀事件以后，丹尼斯为妻子买了一块手表，提醒她，他们相守的每一分每一秒时间都很宝贵。

丹尼斯尽职尽责地扮演了光芒四射的撒切尔夫人“紧随其后”的丈夫形象。面对记者的拍照，他总是很配合，虽然他并不喜欢记者，对记者的任何问题只是做出礼节性的回答。



1975年撒切尔夫人成为保守党党魁后罕见的居家照片

11年后，撒切尔夫人泪别唐宁街，此时丹尼斯的怀抱接纳了痛苦万分的她。从那以后，他们真正地相守在了一起，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然而，玛格丽特仿佛天生就是一位为政治而生的政治家，离开政坛，她的身体和精神迅速萎靡了下去，晚年的她疾病缠身，朋友少之又少。丹尼斯去世后，她的境况每况愈下，深受老年痴呆症的折磨，总是记不起丹尼斯已经离开她的这个事实，每天早上醒来第一句话就是“丹尼斯去哪里了？”当她的儿女们不得不再解释丹尼斯早在10年前就离去了的事实时，她就显得十分悲伤无助。

用丹尼斯自己的话说，自己在一个困难的位置上没有惹出麻烦，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做得恰到好处了。人们普遍认为：丹尼斯·撒切尔始终是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当代重要政治人物的坚强后盾。

第三章



举止迷人、思路清晰、极具 说服力和战斗性的演讲



1. 作为议员演讲“公共团体法案”首战告捷

玛格丽特 1959 年夏天报名参加竞选芬奇利选区的国会议员。在两百名报名人中筛选的最后结果是，只有三个被列为候选人，其中有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一次玛格丽特又竭尽全力投入她的选区，一到周末，她便驾着那辆蓝色的福特牌旧车到选区去讲演，参加社交集会和义卖募捐，有时还走访老人家庭和学校，一直忙到晚上 9 点才归家。因此她给选区的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选区保守党协会的 13 个分会都想利用某些集会把玛格丽特介绍给自己分会的成员，有一个分会主席决定入会费用应该免去，玛格丽特发现他准备用抽彩售货的方法来支付那笔费用，便说：“我有个好主意。”说着从酒柜上拿起一瓶苏格兰威士忌，说，“我来个竞价拍卖。”那天晚上大家要离去时，她开始拍卖那瓶酒。她和他们只认识了几小时，而从前也未见过面，她竟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这令大家又吃惊又兴奋。她喊到哪一位，哪一位便出价，没有叫错一个。那瓶酒从一先令六便士开始出价，最后有一人叫出十镑才击锤卖出。

芬奇利向来被认为是一个稳操胜券的选区，但是玛格丽特还是像在达特福竞选时那样全力以赴地进行竞选，不敢掉以轻心。1959 年 10 月 8 日，竞选在她生日前五天揭晓，她的票数比前一任国会议员多将近 3500 票，玛格丽特终于当选为国会议员。

两个孩子这时才 6 岁，他们还是很少参与妈妈的政治活动。在玛格丽特当选国会议员那一年的圣诞节前夕，她带着卡罗尔



去参加选区圣诞节大拍卖开幕式，她走上讲台说道：“我上台前，我女儿对我说，妈咪，你不会讲个没完吧？”这句话博得了众人的鼓掌。不可否认，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工作占据了生活的绝大部分，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下院秘书办公室里有一种相同的看法：撒切尔先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去追求其他女人。然而，玛格丽特和丹尼斯从他们结合的第一天起就清楚他们生活的侧重点是什么，清楚应该把各自的事业放在首位，他们俩都坚信家庭的组成应是精神上的结合，而不仅仅是外在形式的结合。如果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必须要他们到场，他们会立即回家，其他就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了。由于保姆爱贝理家有方，为人可靠，他们的生活平安顺利。玛格丽特从小就灌输给孩子们她的生活哲学：生活不是在家里。家只是一个落脚点，不管工作也好，其他活动也好，你可以到外面去做。

国会10月20日复会，玛格丽特前往下议院。摄影师云集在那儿，想抢下新当选议员的镜头。在大选中保守党获胜，蝉联下一届政府，哈罗德·麦克米伦当选首相。在英国政治舞台上，他是位受人欢迎和尊敬的人物，玛格丽特当时也十分敬慕他。在1959年的大选中，他使保守党在下议院的多数席位由58个增加到100个，他驾着经济腾飞之舟，高呼着“你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漫画家们称颂他为“超人麦克”。满怀自信的玛格丽特来到下议院，非常急于开始工作。她通过威斯敏斯特宫介绍所的高级秘书为自己物色了一位秘书，名叫帕迪·史密斯。玛格丽特第一次看见帕迪是在圣史坦冯入口处。帕迪已经为另一位国会议员工作，她想再增加一个工作是为了多得一点收入。

帕迪比玛格丽特大三岁，她以为要领着这位新议员四处转，告诉她内部情况和规则，然而这些事根本不用她做。撒切尔夫人一开始就知道该上哪儿，该做什么，她唯一关心的是工

作。那时下议院里办公条件很差，普通议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女议员有一间给她们放妇女用品的专用房间，但她们的办公地方就是她们秘书的办公桌，而秘书往往是六个或更多的人挤在一间屋。当时也没有个人专用电话，电话间都集中在屋子的一头。电话一来，管理委员会叫听电话人的名字。结果是每个人都对别人的事一清二楚，那些秘书们免不了要背后互相议论她们的议员。然而她们惊讶于新从芬奇利来的议员的干劲和魄力。她不像其他许多议员那样装模作样，追求享乐，干起事来慢悠悠。玛格丽特做事一贯认真、热切且全力以赴，并要求共事的人和她一样工作。尽管她严以律己，但对别人却相当公正，更重要的是，她非常尊重别人的劳动。因此和她一起工作几年的秘书都对她忠心耿耿。

成为国会议员后玛格丽特日常工作排得满满的，有时去下院前还得送孩子上学。保姆惟一不会做的事就是开车。好在有好几家邻居的孩子在巴士顿学校念书，撒切尔夫妇的孩子也在这所私立学校上学，因此他们几家排了个轮流送孩子上学的日程表。送完孩子后玛格丽特就直奔下院，一般都在10点钟到达那儿，常常是晚上10点或者更晚一些才能回家。上午她去委员会，与选民们会谈，处理文件，口述回信及写讲演稿，或是应邀去为其他选区的选民们讲演。中午她常去餐厅或者议员食堂吃午饭，无论她去哪儿，她吃饭的速度都令人吃惊，无人能与她相比。下午，除了出席首相出面回答议员提问的会议外，她通常去律师事务所。如果轮到她去学校接孩子们时，就常常请秘书代劳。为了挤点时间，她通常在做头发时记日记，此时，秘书也得跟着去。玛格丽特坐在烘干器下向秘书口述日记。不久，广播电台邀请她参加第四套《回答》节目。另外，一个月里她还得出一个周五晚上去芬奇利处理选区的事务，选民们



也可以个别和她见面讨论他们所遇到的问题。

玛格丽特·撒切尔常常被说成是一个吉星高照的政治家，她似乎也的确运气不错。但正如常言道：“机遇只会青睐有准备的人。”可是有一次机遇来临时她却没有准备。那是她进入下院才几周里发生的事。按惯例每届新入选的下院议员可以申请提出一项议案，但要以抽签决定先后。由于以前从没有一下子抽中的先例，于是议员把自己的名字放入箱里就算了事，不再关心具体该提什么议案。玛格丽特也是如此。出乎意料的是，她抽到第二个发言，但是她已没有时间来考虑发言题目，收集论据和做必要的研究，提出敏感的议案并来一段精彩的演讲。最终玛格丽特还是确定了一个议案，即让新闻界人士获准参加地方议会会议。当时让新闻界人士参加地方议会只是一种照顾，而不是正当的权利。这个题目选得非常精明，它可以吸引众多的新闻界人士，而玛格丽特从来不低估宣传的价值。



英国保守党总部威斯敏斯特宫

她的议案是“公共团体议案”（允许新闻界人士参加会议），该议案也就成了她在下院的第一次讲演的题目。讲演放在周五的下午，按以往惯例，下院议员的议案通常是在下院相当

空闲的情况下通过的，那时大多数议员都早早离开度周末去了。但是这一次由于玛格丽特的议案引起了议员们的兴趣，会议的出席率相当高。玛格丽特站起身来，一反以往的议员初次演讲风格，没有客套一番什么代表芬奇利讲话感到荣幸之至等，而是开门见山，紧扣主题进行阐述。她讲了 27 分钟，没有看一下提纲。与会者都一致叫好，声称“是前座议员的水平”，“我们多数人会妒忌她流利的讲演”，“这个首次讲演在 1959 年这一届的新当选的议员中可推榜首了”。但是对于玛格丽特演讲的内容人们却有不同看法，经过许多反复和委员会的审议，修改了原来的议案。新的“公共团体议案”内容是：不仅新闻界人士，还有公众都有权利参加议会的会议。

对于玛格丽特，这依然是一个胜利，至少她已引起了舰队街的注意。比起男政治家来，舰队街一直非常倾向于女政治家。玛格丽特的相片以及她生活中有趣的材料出现在报纸上。妇女版面上也有关于她的采访录。玛格丽特从前一向喜欢抛头露面，在她早期政治活动中，她十分热衷于把达特福地方报纸和伦敦晚报上关于她的报道全剪下来并保存好。一次她把这些资料铺了一地板让一个朋友看。但她进入国会后，这种兴趣便消失了，她没有向下院剪报服务机构申请。该机构只收取一点手续费便可向国会议员提供所有报刊杂志有关他们的报导和照片。她只满足于保留几篇特别喜欢的文章，而把收集能找到的报刊上所有关于她的文章的爱好留给她为女儿骄傲的父亲。



2. 爱德华·希思：“一旦她进入影子内阁，我们就再难把她赶出去了。”

成为国会议员的玛格丽特还像以前一样喜欢男伴，而不愿与女性为伍，因为前者谈论的话题更能吸引她。不少人把她说是交际场上的势利之徒，但是很少有人否认她喜欢和有见识的人谈话。她所遇到的绝大多数妇女根本不是她的交谈对手。她的朋友们说：“有时人们不愿意邀她共进餐，她可以把绅士们说得张口结舌，妇女们就更不在话下了。”



爱德华·希思（1916—2005），英国前首相，
1970—1974 年期间执政

在下院的两年里，玛格丽特卷入了好几个有争论的问题中，其中包括要求恢复体罚的刑法议案，正为了这个，她被称作“反动分子”。每当玛格丽特要进行演讲，她都进行充分的准备

**Margaret
Thatcher** | 铁娘子撒切尔

二战后英国中兴之魂

和研究，她常常去下院图书馆，一待就是很长时间。她以努力工作来弥补自己缺乏的独创见解，如果没有准备好，她就不会动手做。玛格丽特对数字有非凡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她可以从一大堆枯燥的文件中挑出有关的要点，并把它们记在脑子里。她把演讲的内容详细地写出来，随后常常把讲演稿改成一些小标题抄在随身带的小纸条上。但是她讲演一向不看这些小纸条，除了有时要援引一大串数字时才拿出来核对一下。玛格丽特在数据运用上得心应手，顺手拈来，可以把反对党人士搞得晕头转向，他们根本就弄不清楚她所说的是否准确，没有人能站起来和她辩论。可是，尽管她讲演时信心十足，在演讲前她却非常紧张，并且至今仍然没有克服掉这一毛病。



哈罗德·麦克米伦（1894—1986），英国前首相，
执政时期为 1957—1963 年

1961 年 10 月，玛格丽特被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召进唐宁街 10 号，授予她一个次官职务。走进首相书房时玛格丽特心想



大概要她提什么建议，或者要她在即将召开的国会开幕式上支持女王的讲话。可是她猜错了。她被任命为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她在下院工作才两年便担当了政府官员一职。不幸的是，这时玛格丽特的母亲比阿特丽斯·罗伯茨患了癌症，于1960年11月去世。玛格丽特心里非常难过，死讯一直对她刺激很大，她沉默寡言，脸色苍白，身体有点发颤。但是她仍一如继往，很快镇定下来，她很快控制住了自己，把这件事置之脑后。

玛格丽特的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的工作是与财政和福利打交道，她在那里干得很舒心。她于11月首次在电台年金问题的解答节目里露面，并于第二年的3月以次官身份第一次参加重大辩论。工党对政府未能提高年金表示失望，玛格丽特就工党这一项指责的动机进行答辩。她在家事先做了大量工作，作出1946、1951、1959和1962这些年中的年金比较值，有吸烟者和没有吸烟者家庭的生活开支、年金支出总额、附加税的增加总额以及国外年金支出的比较数值。她在辩论会上挺直腰杆，把一连串的数据炸弹般抛向目瞪口呆、毫无反应的与会者。政府部门里的政务次官所做的工作十分辛苦，却没有可以炫耀的。他们和文官们挤在本部门的办公室里，不同于下院多姿多彩的生活。玛格丽特在三位大臣领导下进行工作，他们是鲍埃德·卡平特、尼尔·麦克弗逊和理查德·伍德。在担任这一职务的三年期间，她最大的收获是了解到文官们怎样应付他们的上司，她注意到他们迎合上司口味而拼凑出交差了事的建议的做法。从此她就不再信任文官。

在这之后的两年中，英国政治动荡不定、困难重重。政府庞大的开支使素有“超人麦克”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吃了苦头。他拒绝财政大臣彼得·索尼克劳夫德的关于政府开支

的建议，为此彼得辞去了职务。曾一度繁荣兴旺的英国，如今正经历着挫折：经济开始衰退，失业人数剧增。1960年，受到79%的全国大众拥护的首相，现在却成了自1938年张伯伦在慕尼黑协议中姑息希特勒而遭到全国人民反对以来最不受欢迎的首相。麦克米伦为了恢复自己的形象，他对要求增加政府开支的党内人士让了步。但为了要使内阁成员接受这一议案，他对内阁动了大手术，这就是有名的“七月悲剧”。

麦克米伦进而又向1955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伸出了求援之手，这是英国首次要求加入共同体。反对党领袖休·盖茨凯尔激烈反对这项提案，他在1962年10月工党年会上宣称这一举动违背了大不列颠上千年的历史——这句话为内政大臣布特勒提供了口实，他在下一星期举行的保守党年会上说：“对他们而言是上千年的历史书籍，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未来。”这是一段精彩的演讲。政府也支持这次大会。但是1963年初，法国总统戴高乐投票反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给了麦克米伦及他的政府以最后一击。随之而后的保守党内部动荡和丑闻成为压死“超人麦克”为首的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10月在布莱克浦举行的保守党年会前夕，麦克米伦得了重病，辞去了党的领袖职务，风波才平息。

保守党年会陷于混乱，有好多人想出来争当保守党的领袖，其中最有希望的是内政大臣布特勒，财政大臣雷吉纳德·莫德林，议会主席海尔斯汉姆，还有外交大臣霍姆勋爵。1963年10月18日霍姆勋爵当选为保守党的领袖，并出任政府首相。他也放弃自己的头衔，接受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称号。这是依据三个月前通过的法规，为此工党的安东尼·威基伍德才斯坦恩圭特勋爵放弃头衔而重新成为平民。

早在1958年夏天，玛格丽特作为芬奇利选区候选人给大家



的演讲就令人印象深刻。她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走出去在街头上同他们战斗，要做一名真正的保守党党员，你们最终会赢得胜利。”六年后，她确实把它付诸行动。

玛格丽特对外出游说的劲头是芬奇利保守党的工作人员很难相比的。在大街小巷，她往来穿梭，一头钻进选民的家里，坐一会儿抬脚便走；一会儿和这儿的工人交谈，一会儿又去拜访坐在轮椅上的病人；在小店门口停下来和店主谈论物价。她外出游说一般由秘书黛安娜陪同。她们通常上小饭馆进午餐，与玛格丽特的代理人劳埃·兰斯顿及其他委员会成员喝几杯啤酒，这些成员中有当时的协会主席帕特·布莱奇，后来担任主席的龙·包娄和约翰·蒂帕莱特以及大胡子维克·阿什。那时她得和许多人握手，要去许多会上讲演，并要记住许多人的脸。



1971年撒切尔参观一所学校，这一年她因牛奶提案受到舆论激烈反对

在政治上玛格丽特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是她能记住许多人的面貌和名字。这是妇女特有的天赋，而玛格丽特在这方面特别突出。在她成为芬奇利的候选人后，在一次社交晚会上，她拍卖所表现出的才能不是偶然的。玛格丽特不但能记住许多人的

脸和名字，还能记住谁有关节炎、谁家的屋子潮湿，或谁的女儿在南非。并且，这种才能不只是运用在她要得到选票的选民身上。她知道许多人名，或者某对夫妇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细节小事。玛格丽特比以前所有的领袖人物都能更多地记住下院保守党党员的名字。

1965年，保守党领导人又有一次变动。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并没有如愿担任党的领袖，这时工党政府的首脑哈罗德·威尔逊博得越来越多选民的支持，一些保守党国会议员大声嚷嚷亚历克的形象敌不过威尔逊，因此亚历克正式引退。有三人参加竞选1965年7月的选举，前劳工大臣、主管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掌玺大臣爱德华·希思，前财政大臣莱吉纳德·摩德林以及担任过卫生大臣的爱诺奇·鲍威尔。最终爱德华·希思成了保守党领袖。

爱德华·希思和玛格丽特一样毕业于普通的中学，这是保守党第一次起用平民出身的人担任党的领袖，因此受到报界关注。他也在牛津读过书，与玛格丽特不同的是他拿奖学金，他也担任过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主席。希思与玛格丽特之间从未有过什么深交，但玛格丽特喜欢希思，并且常常说他曾善待她。此后五年中，他请她担任过许多影子大臣职务，并提供机会让她了解许多部门的工作，以及了解它们各自的问题。玛格丽特于是得以积累起一般政治家要花十五年才能得到的经验。她先担任一阵年金部次官，1965年10月开始在住房和土地部工作。五个月后（1966年3月），又去主管财政，并担任部门经济事务的发言人。1967年10月她进入影子内阁，出任燃料动力部大臣，次年10月玛格丽特又成为影子内阁的教育大臣。在玛格丽特的回忆录里写道：“新的领袖给了我一个不同的职位，我还是满意的。这样我从影子内阁年金事务发言人转而担当住房



和土地事务发言人，依然在我的老上级约翰·博伊德—卡彭特领导之下。我一直认为我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所获得的知识对我日后成为首相是至关重要的。我把这些看作是为当首相而进行的各种锻炼。虽然我们是反对党，但是要反对工党政府大幅度提高的年金和福利还是不容易的——只有到后来工党政府大把花钱所造成的财政方面的全面影响才突现出来。”

3. “阁下，我来向你挑战。”

在预算辩论时玛格丽特讲到财政大臣需要一个女人来处理财政部的事务显然是在说笑话，以增加讲演的效果，但是这也暴露了她的野心——想成为第一个女财政大臣。她常和黛安娜开玩笑说：“当然，如果我是财政大臣的话……”野心可以潜意识地存在，经常开开玩笑却容易暴露这一点。大约这一点让爱德华·希思感觉到了威胁，在财政部玛格丽特只工作了20个月便被调到反对党负责燃料动力的部门。



撒切尔夫人向爱德华·希思发起挑战



理查德·马什任工党燃料动力部大臣，他也是1959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小伙子，他凑巧在那次玛格丽特发表“共同团体”私议案的抽签中排第一位，玛格丽特第二；更巧的是当他调往交通部时，不久玛格丽特也调到那里。她调到交通部的那个月正碰上保守党召开1968年年会，她应邀在党的政治中心会上作年度报告。这个会是保守党组织的一个分部，负责向基层组织传达上层的思想和奋斗目标，应邀到那里讲演是一种荣誉。玛格丽特正在步杰出人物的后尘，玛格丽特以“政治错在哪里”为题作报告，这也是她对15年来自己丝毫没有改变的基本信仰的陈述。她断言政治错就错在政府对人民生活干预太多，官僚机构太多。她宣称：“如果有必要的话，应该以税制刺激来鼓励人民用自己的财力增加物质供应。”她的结论是：“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得以幸存除非具有坚定的信念基础和正确目标，勉强支持是不能长久的，我们还需要人民的积极性。”

就在此时，希思已经意识到玛格丽特可能对他的威胁，他谈及这位女下属的出色能力时，还加了一句：“一旦她出人头地，我们就休想对付得了她。”

一个月后，希思把玛格丽特调出交通部，任命她为影子内阁教育大臣。虽然当时还未到大选日期，但是工党政府却面临一些难关：自当政以来，经济一直走下坡路，财政赤字增加，失业率上升，罢工风潮日趋严重。爱德华·希思和保守党提出了一个较佳的方案，其内容是他们要取消国家干预政策，恢复自由经营企业。这一方案受到工党的尖锐嘲讽。但这些没起到什么作用，希思的诺言彻底打破了陈旧的框框，这是一场“无声的革命”，再也没有庞大的官僚体制，政府也不强行冻结工资，再也没有社会主义分子来干预人民的生活。“靠你们的双脚自立”，希思带着这句口号去参加民意测验，得到了全国的欢

**Margaret
Thatcher** | 铁娘子撒切尔

二战后英国中兴之魂

迎。这次竞选大大出人意料，民意测验表明工党获胜十拿九稳，然而投票结果却是保守党以领先 30 个席位的多数取胜，爱德华·希思当选为首相。玛格丽特是保守党历史上第二个成为正式内阁大臣的女性，她仍任教育部大臣。



1975 年撒切尔夫人竞选保守党党魁

不幸的是玛格丽特的父亲再也看不见这次竞选了，在 1970 年玛格丽特成为政府官员的前几个月艾尔弗雷德·罗伯茨逝世了。玛格丽特非常悲痛，并为父亲没有活着见到自己女儿成为内阁大臣和首相永远的遗憾。

内阁里存在着鲜明的等级，教育部大臣排列在较低的一级里，除非涉及他们部里的具体事务时才允许发言，一般没有发言权。这种常规使玛格丽特遭冷落的可能性更大，然而玛格丽特敢于发表己见，并且不光是对教育事务而言。她还像以前一样在家里准备好发言，比任何一位内阁成员都准备得充分。她要么不说，要说总是能拿出事实和数字来论证。没多久爱德华·希思和内阁其他成员都认为她是最不受欢迎的人。

有两种人最不讨爱德华·希思的欢心：一是与他持不同看



法的人；另一是女人。而玛格丽特两者俱占。尽管希思有种种缺点，但他并不傻；他清楚她的精明能干以及对于他政府的价值，因此他还是让她留在内阁里，虽然并非出于情愿。公地道讲也不是希思一人如此，玛格丽特在内阁里完全受冷落，很少有人理她。在1970年议会的保守党仍旧存在着强烈的大男子主义，玛格丽特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对这种现象进行过抨击，但收效甚微。她当影子内阁教育大臣的前夕在党的会议期间里就妇女权利平等问题进行了回答，结束时引用了索福克勒斯的一句话：“妇女一旦与男人平起平坐，她们将会胜过男人。”

在教育部任职的三年半期间里，玛格丽特特别需要得到帮助。她不仅在内阁受到孤立，在全国许多地方也都不受欢迎，并且还受到左翼刊物的严厉抨击。下院的种种辱骂都冲她而来，骂她是“误人子弟的大臣”。有一个还尖声叫道，“涂脂抹粉的吝啬女人”，另一个还喊道：“反动的野蛮女人”。每当她站起讲话时，人们就唱“母狗滚出去”。然而，最过激的反应要属在针对一项“取消对学生的免费牛奶供应”法案中的学生反应了。甚至在一次讲演中，她因“牛奶法案”遭到了袭击，胸口受伤。但她面对朋友的关心和担忧时仍然说：“继续讲，我还能怎样？”

玛格丽特的家人也受到连累。尽管她自控力很强，但后来她还是承认这些事情让她几乎崩溃。在和记者会谈时她承认自己不是铁打的，有时还会偷偷地哭泣。但她仍然没有认输。

她在保守党的上层同样不受欢迎。但是当反对党要她辞职时，爱德华·希思却立场坚定，坚持要她留下。保守党成员的妻子们都不欢迎她，当问起她们感觉如何时，一位夫人急促地说：“怪不得她和我们谈话时惟一内容就是：牛肉的价格如何？”但是她们如果参加那天在唐宁街举行的正式宴会，她们就会感到自己要逊色得多。那天有一位著名的人士要讲话，房间里霎

时变得静下来，他问道：“撒切尔夫人是个女人的谣传是否真实？”玛格丽特就坐在不远的位子上，她装作没有听见。她的同事却像得了歇斯底里的疯病一样，笑得前仰后合、手舞足蹈。

虽然玛格丽特困难重重，并引起了公众过分的注意，但是整个希思政府也有不少棘手的问题。通货膨胀直线上升，并且还未有停止的迹象。要求加工资的一个接一个的罢工，搅乱了政府部门的工作。1972年爱德华·希思公布了一项强制收入政策，完全违背了保守党执政宣言的原则。希思没有兑现诺言，撤消一些工业部门，去除那些不能自立的“跛脚鸭子”，增加政府补贴帮助一些公司（如上克莱德的戈万轮船制造商），使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国有化。他实行一系列大转弯的政策，不仅使在上次竞选时相信保守党宣传的人们感到吃惊，而且内阁中的有些成员也是如此。虽然内阁成员对这些决定负有责任，但是真正参与决策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内阁里没有民主投票制度，首相只要靠几位老资格的同僚支持，便可以随心所欲。如果大臣中有谁发现某一项决定违背了自己的原则，那他的出路只有辞职。

玛格丽特十分关注这种状况，然而对她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忠诚，她决心效忠于她的领导人。她非常明白如果她离开内阁要想再回来的话那得花很长时间，因此她决定待在原来的位子上，为希思的大转变政策共同承担责任。

希思政府厄运频频，并且还陷入了自己挖掘的陷阱中。上届政府遗留下来的一堆烂摊子，在希思政府手中并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经济持续衰退，钞票发行过多而使得通货膨胀有增无已，政府赤字居高不下，罢工风暴此起彼伏，特别是矿工的罢工使希思政府焦头烂额，腹背受敌。虽然保守党执政才40个月，但已经危机四起，对玛格丽特·撒切尔本人也是场恶梦，



但是保守党还是取得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政绩。英国加入了欧洲共同体；货币改成十进制；一项增值税的新利率政策取代了混乱的购买和选择雇佣税制度。在这种不堪收拾的情况下，于竞选后不久爱德华·希思任命玛格丽特为影子内阁环境部大臣。

她在这个职位上承担了一些最艰苦的工作，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1974年10月10日，英国举行了当年的第二次大选，结果工党再次以3个席位的微弱票数险胜保守党，哈罗德·威尔逊第三次出任首相，从此开始了工党政府为期五年的统治。1974年保守党在两次大选中连续败北，说明保守党必须进行全面反思，重新塑造它在选民中的形象。按照惯例，大选失败的领袖应引咎辞职让贤。但希思却没有这样做，对党内倒希思的一部分呼声视若无睹。

这次，撒切尔夫人被希思任命为影子内阁的税务发言人。撒切尔夫人有句名言：“我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我相信保守党人治理这个国家比任何人都出色。而我看到保守党正急剧地向左转，似乎没有人具有我这样的想法和观点，而这对于我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撒切尔夫人标榜自己是“真正的保守党人”，批评“保守党正急剧地向左转”，不是毫无理由的。因为1970年开始执政的希思政府背弃了在大选中许下的诺言，重新使用国家干涉主义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又企图诉诸法律手段压制工人罢工。而按照保守党在1970年大选宣言中的各项原则，希思政府将减少对企业的资助，不再支持亏损企业，同时也保证不再用法律控制物价和收入。但上台没多久，希思政府就加强对企业、特别是破产和濒临破产的企业的资助或收归国有；1972年又颁布了《工业法》，授权工业和贸易部有选择地对企业投资。接着又通过了一项法案，以控制物价和收入。但希思的“急剧地向左转”，并没能使英国摆脱经济困境。这说

明他这位超级元老党魁为党所指引的道路已行不通了。因而在1974年两次大选（2—10月）之间，保守党对希思和希思以前几届政府做法的检讨与反思活动实际上已露出了苗头。

1974年11月5日，议会就工党政府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于当年3月提出的预算草案展开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撒切尔夫人一马当先，她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她的发言对论敌的威胁最大。撒切尔夫人当时既是影子内阁税务发言人，又领导着党内的一个“政治研究中心”，所以她对情况了如指掌。她指责希利对国内经济前景毫无预见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石油一涨价就调高国营价格，公共费用上涨就增课国家和地方的税收。其结果是，生产不景气便引起物价飞涨，增加税收必然会继续影响企业的活力。撒切尔夫人的这次辩论，得到舆论界的广泛好评。她在其他场合也积极阐明自己的主张，对货币流通、自由企业、税务津贴等问题大发议论。人们对她开始刮目相看，认为她是能言善辩的议员，又是影子内阁中一枝独秀、一柱擎天的大臣，还是治理国家经济的真实行家。这一切，都使她在保守党内的威信急剧提高，从而为击败希思、登上党魁的宝座铺平了道路。

就在希思决定退出竞选以后，玛格丽特终于鼓起勇气打算参与保守党领袖的竞选，她说：“（听到他的决定）我快要到了绝望的边缘。我们不能就这样把保守党和整个国家丢给希思派的政治而不顾。我听到自己在说：‘希思，是这样，如果你不打算竞选，那我就参加竞选，因为总得有一个代表我们观点的人出来竞选。’”在这件事情上，玛格丽特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责任心和担当。以至于后来，人们将她这一挺身而出的举动经典凝练为：“阁下，我来向你挑战。”



4. 出任党魁——男人中的女领袖

虽然玛格丽特觉得国家需要她，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却几乎对她一无所知。无疑她在牛奶法案这件事上很不得人心，对于那些对政治特别感兴趣的人来说，她的一些讲话是令人难忘的，她的同事们也目睹了她勤奋工作和在处理细节问题上的能力，但对街头巷尾的普通人来说她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出任保守党党魁后意气风发的撒切尔夫人

在《泰晤士报》上伯纳德·莱文这样评论她，说她与爱德华·希思完全一样，冷漠无情，“在他们两人之间选择由谁来担任党的领导，只不过是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跳出来又跳进冰川一样没什么两样。她肯定不是一个能燃起大众创造力的政治家。再者，议会两派中都有不少人认为她是一个不讨人喜欢

的、中层的郊区居民，是一个智力平常的人。”

但是有许多人支持玛格丽特，他们看到了她身上所独具的东西。其中就有新闻记者和英国联合电视公司的舞台监督戈登·里斯，在繁荣时期后的好多年里他一直为公司推销电视录像。他还兼职为保守党作党的政治广播宣传，也正是在这个职位上他第一次遇见了玛格丽特，而且被玛格丽特的能力迷住了。他清楚地看到了玛格丽特正直诚实的品质和领导素质，而其他要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发现它们。他决定支持她帮助她竞选，向她提供宣传方面的专门技能和知识。那时有些人认为他此举是在职业上自毁前程。如果玛格丽特争夺领导权的努力失败，而希思又卷土重来，那么里斯就完蛋了。但他认为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具有巨大的威力和魅力，他不怀疑自己的直觉。

还有艾雷·尼夫，他也发现了撒切尔夫人具有特殊的才能，他在竞选的节骨眼上选择放弃，转而支持了玛格丽特·撒切尔，一大批相信其判断力的后座议员也跟着转向了她。政治的丑陋，在于舆论被沦为政党双方攻击的工具，玛格丽特也毫不例外受到了这样的恶意攻击，但她坚强地克制住了自己。她说：“他们搞垮了希思（指他的埃奇巴斯登讲话），但他们甭想搞垮我。”

玛格丽特回到伦敦后不久，爱德华·杜坎决定不参加党的领袖竞选，并且明确声明他将投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票，这样他的很多追随者都转向支持她了。艾雷·尼夫以竞选经理的身份帮助她竞选，与他一起工作的有威廉·谢尔顿，后者是他在教育部工作期间的同事和副手。这场竞选就这样拉开了战幕，一开始艾雷·尼夫就竭力证明玛格丽特·撒切尔有许多最突出的可贵之处。在战争期间他训练过女间谍，他非常尊重妇女，赞赏她们的勇敢。他本人也极其勇敢，是第一个从考迪兹德国战俘营逃出来的盟军军官，然后他又潜回战俘营为其他逃亡者



组织了一条十分成功的逃跑路线。在玛格丽特身上他看到（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她“长期以来一直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她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哲学家”。

然而，在1月和2月初的那些严峻的日子里拉选票的竞赛和使足够多的保守党人相信她的这些品质，还不在于玛格丽特不得不考虑的范围之内。作为对财政立法负有特殊责任的影子内阁的财政事务发言人，玛格丽特有很多有利之处，她可以满有把握地否决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的财政法案。正是由于她对该法案的否决才真正使议会内外的人对她陡然大感兴趣，并对她刮目相看了。人们头一次开始认真看待玛格丽特·撒切尔争夺党的领导权一事。

11月，在她第一次就该法案发表讲话后，弗兰克·约翰逊在《每日电讯报》的政情栏上写道：“撒切尔夫夫人是第一个博得保守党后座议员欢呼的保守党前座议员，他们欢呼是由衷的，而不是出于骑士和贵族的期望心情。……撒切尔夫夫人让人们看到了她具有铁一般刚毅的表情，而她过去曾被说成是一个靠不住的、放荡的、歌剧式的女演员。”

她在投票竞选前两个星期所发表的演讲，达到了极佳效果，博得了她在议会里的同事们和新闻界人士的热烈掌声，使爱德华·希思相形见绌。原先那些对她的挑战不屑一顾的人突然发现她是一个真正的对手、十足的威胁。正如弗兰克·约翰逊在当时所写的那样：“虽然我不愿冒使她动怒的危险而对她是否是真正的女性这一点表示怀疑，我还是要说，保守党需要更多像她这样的男子。”由于艾雷·尼夫的帮助和指点，从那次辩论起，她就声誉鹊起，艾雷·尼夫为她指挥着一场出色的竞选。每到礼拜天晚上，他、威廉·谢尔顿和基思·约瑟夫以老资格顾问的身份在弗勒德街举行的晚餐会上碰头。在那种场合，玛格丽特集候选人、女主人和洗碟工于一身。他们组成了一个精

干的小组，在所有合适的场合进行接触。由于有在政策研究中心任职的艾尔弗雷德·谢尔曼及紧随左右密切配合她工作的戈登·里斯，他们有了自己一手操纵的宣传工具。

由于在舰队街的那些年里受到过新闻界的猛烈攻击，所以玛格丽特·撒切尔对舰队街本来并无好感，但她无需别人告诉就明白，现在的情形是她多么需要与新闻界保持良好关系。在早些日子，她因她的服装风格（她爱穿“小黑上衣和戴珍珠”）而受到攻击，还被人画了一张题为“保守党女人”的漫画，为此她大发雷霆。一天晚上她在卡尔顿俱乐部的晚餐上做客时反驳说：“真见鬼，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不该戴这些珍珠。”保守党通讯组的成员龙尼·米勒说道：“撒切尔夫人，如果你上电视台说那番话，你就会使全国为之倾倒。”

“哦，你这样想吗？”她这样说道，但她对这一建议从未当真过。

舰队街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编辑们同她在国会里的同事们完全相同，对一个妇女领导保守党表示怀疑。另外，他们大部分人是爱德华·希思的忠实拥护者。因此，她不得不在他们身上下一番功夫。她邀他们共进午餐，与他们面对面交谈，阐述她对保守党的看法和关于英国在经济上恢复自立的想法。她讲话直截了当，语言简朴，这种方式在政治家们身上不常见。她身上结合着女子的外表和男子的头脑，这就使她很具有魅力。就是在伦敦的午餐上，在戈登·里斯召集的一些会议上，她争取到了最重要的支持者。

她到处游说的纲领是：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的。1月，她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一篇题为《保守党之我见》的社论中明确阐述了她的远见，她承认保守党两次竞选失败是集体的责任，她说道：“我毫不否认，我们使人民感到了失望，否认这一点是不诚实的。有成就的政府能够赢得选举，有着深得人心的政策



的政党也能够赢得选举。我们失败了……然而我们从经验中得到了两个教训：第一个就是从长远看，最可怕的敌人是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第二个是，我们再也不能让宏观经济学的偏见和工业的增长蒙骗我们，使我们看不见普通百姓和各个生活领域里的日常问题。在我领导下的保守党将毫不掩饰其信条，即个人自由和个人致富至上；维护法律和秩序；对苦干、技能和节约给予奖励；多样化的选择和维持地方社区的权利。”

第一轮投票玛格丽特以 130 票胜出后，玛格丽特喜出望外，爱德华·希思更为震惊，他说：“的确，我们完全搞错了。”并开始着手起草辞呈。终于盼来第二轮投票日，这一天对撒切尔全家来说是严峻的一天。最终玛格丽特得了 146 票，她激动不已。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格兰瑟姆食品杂货商的女儿，奇迹般地征服了这个沙文主义味道最浓的幕后权势政党，甚至在很多年前她就雄心勃勃地认为这一切终会成为现实。

5. “铁娘子”的雅号

撒切尔夫人到底从久经沙场的希思手中接管了保守党领袖的权杖，这使她在成就自己的辉煌事业的里程上又跨越了一大障碍。紧接着，这位不同凡响的女人便以非常精明和最为现实的态度对待希思的势力和影响，迅速搭建起自己的权力体系。



1975年4月9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里根向英国
反对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展示一枚银质奖章

首先，撒切尔夫人去专访希思，主动邀请这位前任来担当影子内阁中的一个显位时，却遭到了怠慢和粗鲁的拒绝。但她并不气馁，而是处心积虑地把希思的几大台柱子照旧挽留在她那在野党的影子内阁中，其中最突出的是把当初与她争夺领袖权位最强的挑战者威廉·怀特洛争取过来，让他出任党的副领袖。这一招果然奏效，这位希思的最亲密盟友和最得力干将立



即公开声明：“如果你决定要保守党来治理这个国家，而且你想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的话，那么紧跟那个领导这一事业的人就是惟一的选择了。”这位老牌政客说到做到，立即旗帜鲜明地支持新领袖，成为她的坚定支持者。此后，怀特洛便全力以赴地协调与沟通撒切尔夫人与其他反对派之间的关系，从而弥补了希思的不合作给这位未来的女首相所造成的损失。

其次，撒切尔夫人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大力擢用与她竞争领袖权位的第三号人物杰弗里·豪为影子内阁中的财政大臣，而把那位推她坐上领袖交椅并成就她变革英国经济的引路人基思·约瑟夫晾在一边，让他继续从事社会政策思想方面的研究。好在约瑟夫并不计较这些，而是与杰弗里·豪紧密配合，四处奔走呼号，要求保守党放弃“中间路线”，寻求实施大多数人希望实施的主张，即所谓“大众路线”。这种所谓“真正的保守主义思想”，后来就成了“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作为成熟的政治家的杰弗里·豪也正好跟约瑟夫想到了一起，他们共同拟制了一份代表撒切尔保守党经济政策的纲领性文件——《经济的正确途径》。他们共同效忠撒切尔夫人，在协助她奠定新的权力基础方面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但也正是这位老练又圆滑的政客的杰弗里·豪，在与撒切尔夫人亲密共事15年之后，却反戈一击，导致了女首相的最后垮台，显示出政客残酷无情、尔虞我诈的权术纷争。这当是后话不提。

撒切尔夫人在笼络、重用希思原有的重臣和亲信的同时，也曾对希思时代的7位显要官员进行了大胆的清洗，将他们赶出了坐落在伦敦史密斯广场上的保守党中央总部，从而招来了传媒界的一阵激烈抨击和谴责。但对撒切尔夫人来说，这种对

待希思原班人马的大刀阔斧式的去留裁定，正是她一展平生抱负、迈向唐宁街的坚实一步：既制订好了未来即将实施的政策蓝图，又为未来新首相的内阁人选奠定了基础。

10月保守党大会是玛格丽特当上领袖后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成败在此一举，要么一举扬名，要么威信扫地。她已使半个欧洲和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相信她是一位保守党称职的领袖；她已给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总是十分自信地说：“我认为我作为一个领袖已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承认，但是有人说我在这个领域里永远不会被承认。”然而在英国选民的眼里她仍是一个好事者，一个冷漠的、做作的和不可接受的右翼分子，这次大会正是改变这种印象的一个大好时机。大会还是在海滨城镇布莱克浦举行，会议开了一周，整天在会议大厅里作演讲，接着是在小房间里开分组会，应酬和一些小会，一直进行到很晚。最后是招待会、聚会、宴会和舞会，直至深夜。这一周，记者们也在该城安营扎寨，电视采访小组还安排了采访室。这样，每天的每个小时都排得满满的。这是个闹哄哄的、使人精疲力尽的一周，会议最后在星期五上午以党的领袖发言而告终。

在星期五大会闭幕时玛格丽特的演讲事关重大，这个演讲只能成功，不许失败。随着那周一天天地过去，她变得越来越忧郁。讲话稿已由政策研究部门的两个成员：亚当·里德利和克里斯托弗·帕顿写好。然而发言日期临近时，她决定唤龙尼·米勒前来浏览一下。他接到电话后及时赶到了布莱克浦，他说他不太喜欢这篇讲稿。于是他们都来到玛格丽特在帝国饭店下榻的房间里坐了下来另拟一稿。玛格丽特过一会儿还有一



个宴会得出席，她走出走进，一边匆匆忙忙更换衣服，一边对演讲稿加进一些内容。到了深夜，她还未能定下讲话稿。丹尼斯身着晚礼服，高高地坐在窗子边突出的壁架上等着，其他人则在推敲着讲话稿，反复大声地念着。到了最后，玛格丽特连声说：“不好，不好，我觉得你们的结束语写得不够贴切。”这时，在一旁待了有两个小时的丹尼斯第一次开口了，他说：“亲爱的，我觉得它很贴切。”她问道：“你这样认为吗？”于是，结束语就这样敲定了。

这一夜漫长难耐，让人无法合眼入眠。翌日上午，玛格丽特极度紧张。她预定在11点30分作演讲，但在离去会场的时间还很长就穿戴好，随时准备出发。龙尼·米勒仍在加紧工作着，最后润色讲稿，修改个别词句，直到他觉得讲稿已尽善尽美，十分满意为止。玛格丽特匆匆忙忙地一会儿进一会儿出，最后来到了他的身边，跪在地上看他在干着什么。她解释道：“我不能坐，因为这会弄皱了我的衣服。继续干，继续干，继续干吧。”正当他们准备动身去冬季花园时，电话铃响了。从大会处传来消息说：一些蠢人出乎意料地登台讲话，打乱了时间表，问她是否再推迟8分钟动身。“不，不，”她抗议说，“我在那里等上1小时也不在乎，我不想在这个该死的饭店心神不宁地再多待1分钟。”

在对外政策方面，撒切尔夫人所知甚少。这显然对她那领袖地位的巩固和与工党头面人物的交锋是不利的。为此，她在担任保守党领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频频接受邀请，以英国反对党领袖的身份访问了卢森堡、法国、德国、罗马尼亚、土耳其、加拿大、美国和印度等国家。1977年春，撒切尔夫人又以

保守党领袖的身份出访北京，受到了国宾式的隆重接待。而1975年1977年的两度访美，均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破格礼遇。这位英国在野党领袖仪态从容地步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当时在位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吉米·卡特大谈特谈自己对国际事务的观点。她旁若无人地独自讲了45分钟，作为听众的卡特总统事后承认自己“只讲了5分钟”。

那年玛格丽特的老朋友彼得·汤姆斯任大会主席，就是他，以精彩的发言为她作了一番介绍。然而诚如他所说，玛格丽特的举动像个十足的天才。就在刚才，观众中有一位老妇女赠给她一把羽毛掸子，她抓过掸子，在放讲稿的小台架四周迅速地拍打着它，并从彼得的鼻子跟前一挥而过，整个大厅被她征服了。听众们笑声如雷，顿时，会场里的紧张感消失了，玛格丽特站了起来并开始讲话。她讲话一开始先称赞了以前的保守党领袖们：

“我知道你们会理解，从我第一次出席党的大会那一年起就沿着像我们的领袖温斯顿·丘吉尔那样伟大人物的足迹前进——他注定会把英国的名字在自由世界的历史上提高到至上的地位，我所感到的那种谦卑。……还有安东尼·艾登，他为我们树立了拥有财产自由这一目标。……还有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他领导期间提出了许许多多每个公民都能实现的理想。……还有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他获得了我们所有人对他的爱戴和崇敬。……还有爱德华·希思，他成功地领导党取得了1970年大选的胜利并英明地引导我们



国家在1973年加入了欧洲共同体。……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每个人都碰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挑战。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面临着两个挑战：克服我们国家的经济和财政问题；恢复英国和我们的自信心。”

1976年1月19日，撒切尔夫人在伦敦金森顿市政大厅发表的这场著名演说，有人把它与30年前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的著名讲话相提并论：两人都显示出了对苏联的毫不妥协的形象，“铁娘子”的绰号由此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世界。在这次演说中，她猛烈攻击苏联决心“统治世界”，强调苏联正在迅速取得成为最强帝国所需的一切手段：“当我们把一切放在大炮前面的同时，他们却把大炮放在黄油前面。”她惊呼：“共产党力量的增长威胁着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她在批评工党政府减少防务预算、将会严重削弱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的同时，警告英国必须从中汲取必要的教训，否则“用他们（苏联）的话来说，那我们注定，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撒切尔夫人在这里所使用的激烈言词和毫不妥协的口气，都酷肖丘吉尔当年的“铁幕”论调。只是时代不同了。撒切尔夫人重弹“冷战”旧调，这与1976年东西方国家领导人在赫尔辛基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的《最后文件》的气氛极不融洽。因此，撒切尔夫人的这篇强硬演说也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反应。工党政府国防大臣罗伊·马森抨击撒切尔夫人的演说是一篇不合时宜且又富挑畔性的演说，指责她是在破坏“缓和”的基调。莫斯科的反应则更为强烈。苏联塔斯社把撒切尔夫人称为“铁娘子”

和“冷战分子”，并随即在苏维埃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诋毁这位新党魁的宣传运动，把她丑化为“西方的邪恶女人”。

撒切尔夫人把“铁娘子”的绰号当成是对她坚强性格的写照，颇引为自豪。她在1979年与工党竞选英国首相宝座的一次演说中曾公开宣称：“俄国人说我是‘铁娘子’，他们可说对了，英国正需要一个‘铁娘子’。”在撒切尔夫人的嘴里，“铁娘子”这个绰号似乎由贬义一变而成为褒义了。

第四章



一主唐宁街



1. “从大选获胜的狂喜到面对英国经济问题， 就像狂欢一夜后面对幻灭黎明的到来。”

当撒切尔夫人在伦敦金森顿市政大厅发表了“英国崛起”的演讲后，全场欢声雷动，把嗓子都喊哑了。那天傍晚过后，她说：“现在我是名符其实的领袖了。”然而，1976年春天，举国震惊的是哈罗德·威尔逊突然辞职，新闻界暂时转移了对撒切尔的注意力。在3月16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威尔逊一开始就宣读了一份长达八页的宣言，宣言开头是：“我刚接受了女王的召见回来。”接着说他已向女王宣布他辞职并回到后座议席这一不可更改的决定，他重复了1937年斯坦利·鲍德温在把政府权力交给内维尔·张伯伦时所作的保证：“一旦我离位，我就坚决离去。我将言行一致，决不食言。”



哈罗德·威尔逊（1916—1995）四次当选为英国首相



人们那时不清楚，并且永远弄不清楚为什么威尔逊决定隐退。他对政治一往情深，迷恋议会，迷恋首相职位。他自己也承认还“相当健康”，只有60岁。诚然，工党在国内正走着下坡路，中期选举中失掉了一些席位，在议会的多数降到只多一个席位。但是，它与工会没有严重的冲突，而且通货膨胀看上去也控制得很成功。威尔逊声称，没有必要举行一次大选，工党只需挑选一个接班人就可以继续执政下去。

外交大臣詹姆斯·卡拉汉很有可能继任，在所有竞争者中他的见解最强硬，如果这些主张公诸于众，就足以使工党在选举中失败。有鉴于此，玛格丽特自然对威尔逊辞职的决定耿耿于怀，并且不失时机地在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当威尔逊宣布辞职后首次在议会露面时，玛格丽特祝愿他离职后身体健康，并要求他的后任立即举行大选。威尔逊接受了她的良好祝愿，但以惯有的机敏当即拒绝了她举行选举的要求。许多保守党人问，谁将是他的接班人？威尔逊答道：“我们有着很长的民主选举实践的历史，不像贵党所实行的那种浮夸的选举制度，在这方面，尊敬的、来自彭里斯地区的议员先生（威利·怀特洛）堪称领袖。”

不出所料，第二周詹姆斯·卡拉汉果真成了工党领袖并当上了首相，这使更多的争夺这一位置的左翼分子受到了打击，并使玛格丽特面临一个让她发怵的、难对付的对手。卡拉汉很快就使她摆脱了感到头疼的问题——别人以恩赐的态度对待她的性别，并且在以后三年中一直如此。她等待着时机夺取他的职位。他当政的三年时间并不都事事如意，尽管有着高超的议会斗争手腕，他还是遭到了厄运。他搬进唐宁街不久，工党便失去了在议会的多数席位，经济开始滑坡的消息接踵而至。

一年后，即1977年3月，玛格丽特再次提出了不信任案。工党在竞选宣言中保证要实现的权力下放法案受到了所有工党

反对派的谴责，他们加入了反对权力下放的保守党人阵线。但不信任案的投票以 322 对 298 票被否决。首相的麻烦并没有划上句号，那个条约没有获得很大的成效，而工党本身难以控制的局面和反叛也在日趋严重。卡拉汉最后不得不把他的国会议员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要坚定信心。他大声说道：“我们目前的困难不是起因于保守党人，而是我们自己。要么这届政府继续当政，要么就下台。”

工党选择了继续执政这条路。与此同时，玛格丽特出国访问更加频繁了。自当上保守党领袖后，她收到了大量的邀请，从一开始世界各国就迫切想亲眼看一看这个竟然当上了保守党领袖的妇女。而当俄国人把她称为“铁娘子”后，这种兴趣就更加浓厚了。中国在塔斯社报道后立即向她发出邀请，她在为她想去一个在各方面与苏联相同的国家的决定作了必要的辩解后（她的理由是中国不像俄国那样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作出了访问中国、日本和香港地区的旅行计划。

在国外愈成功，玛格丽特在国内和影子内阁中就愈自信，并对英国的未来愈充满希望，她认为英国只有靠自力更生才能振兴。这不光是在显示她的预见能力。目前她的特别顾问之一的戴维·沃弗森曾说他把认识的所有人分成首领、预言家和法官三类，他认为玛格丽特属预言家这一类。她的另一个顾问帕特里克·科斯格霍夫把人分成勇士和挑大梁者，他把她放在勇士之



詹姆斯·卡拉汉（1912—2005）
英国前首相 1976—1979 年在位



列。她则自认为是预言家和勇士兼而有之，她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她认为要把神圣的英国的生活方式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就需要有一个激变，而她的使命就是促成这种激变。



1977年5月24日所摄，这张照片后来作为撒切尔夫人竞选海报

3月，终于到了最后摊牌的日子了。当要工党政府对它把权力下放给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政策作出保证时，工党遭受了一连串挫折，不得不举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的结果，威尔士一方明确表示“否决”，这使苏格兰一方也犹豫不决。尽管有投票资格的35%的票数已稳拿，但国会坚持的要有40%的明确多数决非易事。在把权力下放法案从法令全书中去除之前，卡拉汉说他想给所有党派一个机会来讨论这些问题。

玛格丽特站起来反驳说，在公民投票中人们已作出了抉择，而政府只是想赢得时间。考虑到即将来临的大选，她说，鉴于

国会的工作时间只剩下三个月了，对权力下放问题的辩论不可避免地被蒙混过关。

“我认为还不至于把这些问题看作与苏格兰和威尔士甚至与整个联合王国同样的重要”。于是她提出了不信任案，这是她这几年来第三次提出不信任案。在会议厅里这次发生了一场持续达七个小时的激烈辩论，首相和撒切尔夫人都发表了精彩的演讲。首相陈述了工党政府继续执政的理由；撒切尔夫人则陈述为什么国会要从人民中寻找一个新的授权者。当晚上10点进行投票表决时，会议厅挤满了人，双方都大声叫喊以至呼声使表决无法进行，于是议长不得不要求赞成的和反对的分成两组。凡投不信任案票的去右边的投票厅，凡投反对票的进左边的投票厅。17分钟后，政府方面的点票员走进会议厅向工党座席翘了翘拇指表示满意。

几秒钟后，保守党的点票员斯潘塞·勒·马钱特露面了，保守党仅以一票领先而获胜。不信任案以311票对310票通过。在一片喋喋不休的惊叹声中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只有国会议员们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卡拉汉先生当即宣布一待重要事务处理完毕他立即奏请女王解散国会，紧接着玛格丽特·撒切尔声明只要一有机会反对党会尽力协助解散工作。保守党的前座和后座席位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威廉·怀特洛将一只手臂挽住玛格丽特并热烈地向她祝贺。自1924年拉姆齐·麦克唐纳被斯坦利·鲍德温击败以来，迫使一位首相下台而进行大选这还是头一次。那晚，回到了弗勒德街的寓所，玛格丽特见到丹尼斯便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真是太高兴了，这样的夜晚一生中恐怕只此一回。”

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她11年首相生涯致敬的自传《唐宁街岁月》中，开篇即是对这一历史时刻的记录“赞成311票，反对310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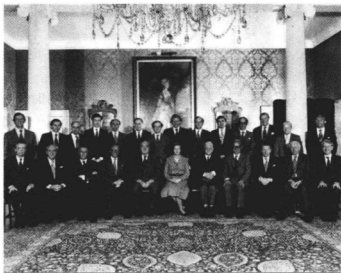


1979 年撒切尔夫人当选为首相入主唐宁街

1979 年 5 月 3 日，这是一个值得历史铭记的时刻，保守党大选获胜，其党魁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任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当她谒见女王之后在唐宁街面对众多记者的镁光灯时，她向世人引用了这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混乱处，我们带来和平；错误处，我们带来真理；疑虑处，我们带来信心；绝望处，我们带来希望。”然而这样的狂喜并没有持续多久，她说：“从大选获胜的狂喜到面对英国经济问题，就像狂欢一夜后面对幻灭黎明的到来。”撒切尔夫人清醒地意识到她将要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烂摊子，对于英国现在这样一个“百病缠身”的国家，她下定决心要开出对症的方子，并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

2. 组阁：“给我6个好汉，我就一定会征服一切。”

玛格丽特·撒切尔心中很明白，眼前，最紧迫的事情是组阁遴选内阁阁员。而这也是首相最重要的职权之一。在当选之前，她曾在英国广播公司知名的电视节目“万象”中接受了迈克尔·科克雷尔的采访。当问及她对自己担当重任的能力有无疑虑时，她说：“当然有，但你应当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只希望人们对我作为一个热衷于为英国谋利的人的所作所为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不能容忍英国陷于没落境地。”这段话已经透露出玛格丽特准备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了。



1979年撒切尔夫人内阁成员合影

每一任首相上任都要组建自己的一套班底，但遴选内阁成员，首相要考虑的因素还很多。因为依照惯例，所有的阁员必须是上议院或下议院的议员，而且上议院议员的人数不得超过3



人，因此在玛格丽特看来，能从中找出的合格的候选人并不多，再加上还要顾及全国各区的分配比例，也要考虑到保守党内部的意见。

她曾在接受《观察家报》采访时，谈到自己关于内阁成员组阁的问题：“有两种办法组阁，一是阁员分别代表党内所有的不同观点……二是阁员只打算向直觉告诉我们必须走的方向行进，即组成一个其抱负远比实用主义或意见一致要大得多的内阁。这必将是一个富有主见的政府……作为首相我不会将时间浪费在内部的意见争执上。”

尽管组阁当中有诸多要素需要考虑和权衡，但当时的英国媒体仍希望 22 位内阁名单在首相正式任命后的 24 小时内公布——否则这将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危机的信号。事实上，玛格丽特·撒切尔也确实做到了高效率。谒见女王后，从白金汉宫来到唐宁街 10 号，玛格丽特直接来到首相的书房，与威廉·怀特洛以及新议会团领袖麦克·丘波宁组成筛选小组。他们三人从筛选名单开始，直至最终敲定下人选。过后再由玛格丽特的首席机要秘书史多联络这些人明天来首相府。

作为首相府，唐宁街 10 号是英国权力中枢的象征。外表并不起眼的唐宁街 10 号有着深灰色砖墙和白色门窗。早在 1719 年，英王乔治二世将唐宁街 10 号赐给英国第一任首相沃波尔爵士作私邸使用，以后相沿成习，该住所成了英国首相官府了。传至第 49 任首相撒切尔夫人，算来已有整整 260 年的历史。尽管伦敦市内历史悠久辉煌无比的建筑鳞次栉比，但这幢位于唐宁街 10 号的朴素建筑却一直保持原貌。不仅如此，从卡拉汉前首相开始，使用楼上那套首相居室还得支付约合雇主工薪 10% 的房租，以及开支服务人员的工资和招待费等。撒切尔夫人搬进唐宁街 10 号的新寓所后，除将居室和办公室布置一新外，还把她在下院办公室墙上的丘吉尔巨幅油画摘下，移挂在首相府里。



1979年8月1日在赞比亚卢萨卡，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右）与首相撒切尔夫人交谈

考虑到眼下最艰难地挑战是解决英国国内的经济问题，玛格丽特决定主要的经济阁员们一定得是她在党内政策的忠实信徒。当时杰弗里·豪已经是保守党的经济政策发言人，从他以往发言的一贯表现来看，他能整合各种不同的意见，看似温和，实际上具备担当优秀的财政官的资质。事实上，这一点也在后来得到了证实。这是一位不惧艰难险阻，勇于向前的人物。

此外，还有凯斯·约瑟夫，这是一位对英国经济政策发表建议最多的保守党影子内阁大臣，他具有敏锐的政治家头脑，而且时有创新。并且让玛格丽特感到最合拍的一点是，这位是一个实干家，他绝对不是那种平时积极发言，等到要去实行时，又畏缩不前的人物。他幽默、心胸广阔、意志坚定，且富有敏锐观察力，而且也是一位坚定的党内政策拥护者。他知道玛格丽特关于国有企业的政策会使经营不善的公司倒闭，造成工人失业问题，他也对这场变革中被波及到的受害者表示关心，而



这远远不是停留在那些政治评论家口头上所说的关心。玛格丽特认为凯斯·约瑟夫的这一点，不太适合在残酷和非理性的政治生活中继续主管财政大权，因而，她将他放到了工业部门。果然，凯斯·约瑟夫主管工业部后，令部里的风气焕然一新。玛格丽特毫不吝啬地赞扬：“约瑟夫一直是我政治生涯中最亲密的朋友。”



1980年10月10日，在布莱顿召开的保守党年会上，
撒切尔夫人与杰弗里·豪交谈

约翰·毕芬被任命为财政部的首席助理大臣。他一直是保守党在野时，玛格丽特的经济政策的阐释者，甚至还曾批评过希思政府的“急转弯”（U—turn）政策。约翰·诺特出任贸易大臣，这是一位对财务控制、低税率和自由市场等政策都相当了解的人。经济政策部门里有杰弗里·豪和约瑟夫，再加上怀特洛和一些忠诚拥护者，玛格丽特有理由相信未来关于扭转英国经济颓势的重任他们完全可以胜任。

威廉·怀特洛出任内政大臣，事实上在后来，他也确实以他丰富的经验对玛格丽特和她所领导的政府提出许多宝贵的忠告。他也一直是玛格丽特首相生涯中的亲密伙伴。尤其是在经

济政策上，二人之间的合拍，令世人感到惊讶。而且此人绝对是一个谏臣，首相是对的，他全力支持并执行；首相如果错了，他会据理力争。玛格丽特承认“他是个无人可以取代的副手”。

但是在内阁中玛格丽特不可能全都任用自己的支持者。除了以上几位忠诚拥护者并担任要职的成员外，如诺曼·圣·约翰——斯蒂伐斯，都是积极支持者，但在内阁班子里从来没有担任过高职。所以，她只好起用希思的人马，比如彼得·沃尔克、伊恩·吉尔摩、卡林顿勋爵、詹姆斯·普赖尔、弗朗西斯·皮姆和索姆斯勋爵。

但是吸收这些人入阁并不是完全由于经验上的考虑：所有这些人均属下院赞成派。如果她既想胜得漂亮，又要排斥他们入阁，则与议会将是相当敌对的，而她和内阁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将会酿成致命后果。不过，爱德华·希思本人并未被邀入阁。事后，玛格丽特解释道：“我不能要他，他对和我共事是不会有兴趣的。若是他执意入阁，他本来是能把别人挤掉的。”

入阁的人基本上保持其原任反对党影子内阁阁员的职位，例如：威廉·怀特洛担任内政大臣，他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失去艾雷·尼夫在她生活中所留下的空白（以至事实上同事们相传他成了玛格丽特的总管）；杰弗里·豪担任财政大臣；詹姆斯·普赖尔任就业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任环境事务大臣；卡林顿勋爵任外交大臣（如果她认为得有所让步的话，那这个位子本来会由特德·希里出任的）；还有伊恩·吉尔摩作为她的助手担任掌印大臣，黑尔沙姆勋爵再度担任大法官；基思·约瑟夫接任重要的工业大臣一职。诺曼·圣·约翰——斯蒂伐斯任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兼下院领袖并艺术大臣。最后，她把希思派中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彼得·沃尔克请出了其影响颇大的后座议员席，安排进了农业部。



所有这些任命成员都要分别会见。依法只有 22 个人可以领到阁员的薪水，但是撒切尔从上议院中任命了一位外相，就意味着得再选一位外交助理大臣来答辩下议院的质询。下议院的议员不喜欢有太多上院议员入阁，他们同意上院领袖和大法官以及另外一位适任的贵族可以入阁，但要求由下议院选出的助理大臣代他们接受下议院的质询，于是，玛格丽特就任命伊恩·吉尔摩担任此职。

大约晚上 11 点，撒切尔夫人的新内阁名单才算完成了，也得到女王的支持。尽管经过了一整天的辛苦劳动，撒切尔仍不忘上楼对忙着安排明天任命事宜的电话接线员表示感谢，然后才乘车回家。

撒切尔夫人工作效率十分惊人，接下来她在一个周末就把 22 名阁员、约 60 名次一级的阁僚任命完毕。

尽管后来 2 年的经历表明，这第一次内阁组阁，撒切尔所表现的谨小慎微和一定程度上的妥协，致使内阁成员经常对她的决策持反对态度，并且发生激烈的观点之争。但在外人看来，这一点并不凸显，因为内阁中的反对派在公众面前表现出了对撒切尔夫人忠诚的姿态。撒切尔本人也表示“我不愿意为内阁的矛盾浪费时间”。但这样的矛盾确实存在，撒切尔夫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决定绕过内阁组织一些小型委员会来管理政府。在她后来的两次连任，多次重组内阁的措施上，关于任用内阁大臣的问题上，她曾无奈却又满含希冀地说：“给我 6 个好汉，我就一定会征服一切。”

3. 绝不退让：“要变随你便，女士不会变。”

撒切尔夫人从首次荣登英国首相宝座起，便刻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激进的变革家”的形象，她倡导此前英国历届政府，包括保守党政府都从不曾有过的改革。这正应验了工党把她斥为“极右翼分子”和卡拉汉警告的“选择她就意味着现有的一切都将被连根拔起”的预言。

是的，“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撒切尔夫人是一位抱负不凡的高智能女强人，她走马上任伊始，便熟练地一头钻进国内外的政务中，她好像不是头一次坐在唐宁街办公室里，倒像是一个轻车熟路的政坛老手。她迫切需要把她的从政构想和改革意念贯彻到她那日常的国务活动中，尽快扭转英国经济情况江河日下的颓势，给长期病入膏肓的大不列颠注入新的活力；她发誓要促成一个英国的“全面复兴”时代的到来。她隐隐意识到，只有这样，她才能真正掌控住局势。因为当时英国



1979年撒切尔夫人身着长礼服裙在东京峰会上会见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日本明仁天皇



的政治现实是：撒切尔夫人虽说历经四年的苦斗，到入主唐宁街10号止，还不能说她已完全征服了保守党，更遑论真正控制全国局势了。当时保守党内外的许多人仍然认为，撒切尔夫人的主政阶段充其量仅是一个过渡期，保守党最终还是要故态复萌，经过曲曲折折的折腾，又将绕回到老路上去的。因此，铁下心来跟定这个女人的还为数寥寥。



作发言时睿智而自信的撒切尔夫人

当然，要真正掌控住局势，又谈何容易。撒切尔夫人认识到，她那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全盘否定工党政府的既定政策，要对工党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主体的经济政策动大手术，把工党的包括国有化政策在内的一揽子“社会主义”措施“推回去”，统统加以扬弃，束之高阁。

人们把撒切尔夫人的这一“野心勃勃的改革”或如卡拉汉所认定的根本不能实现的“乌托邦”设想，称为“撒切尔式的革命”，这不是没有几分道理的。

撒切尔夫人上台还不到一个月，就推出了第一个预算案，即1979年预算案。这个预算案在英国政坛上如同投下了一枚烈

性炸弹，使各方震惊万分。不仅工党（这时已是在野党）深表不安，就连保守党内多数内阁大臣都不禁愕然，因为撒切尔夫人根本没有把这个预算案拿到内阁会议上讨论过，多数大臣是在议会中由财政大臣杰弗里·豪公布时才知道这一预算案内容的。其结果不难想象，它引起了威斯敏斯特宫大厅的一片混乱。前工党政府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挺身而出，在发言中猛烈抨击这一预算案，称它是“披着羊皮的母狼的预算案”。事后，他还愤慨万分，指斥这一预算案匪夷所思，“把工党政府积五年心血以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果毁于一旦”。其实，保守党的这个预算案正是“新官上任”的头把火。撒切尔夫人正是要以这个预算案为起点，力促“撒切尔式的革命”早日诞生。

撒切尔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撒切尔夫人荣登英国首相宝座时，英国的通胀率为11%，三个月之后又增至13%。她在舆论面前除把这归咎于前工党政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正常借贷所引发的恶果外，也指出伊朗革命促使油价飙涨（高达30%）对英国经济的巨大破坏作用。

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撒切尔夫人在其执政的头一年即1979年，就决定把货币发行量控制在11%。第二年初，她又开始推行“中期金融战略”，以求逐年降低货币的发行量，到1983—1984年度，英国货币供应量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此外，撒切尔政府还提高银行利率，紧缩政府开支。其中银行利率从1979年的8.5%提高到1980年至1983年的12%左右；公共开支一下被砍掉了40亿英镑，除警察和军队的开支没有削减外，住房、教育、能源、就业、交通、外援和实业等方面均遭大刀阔斧式的砍削。这还不算，女首相还撤销了前工党政府设立的3000多个计划，关闭了不少咨询监督机构，使政府部门的借款从197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4%，降到1983—1984年度的1.5%。



撒切尔政府在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抑制通货膨胀政策后，收到了预期的至佳效果：1980年的通胀率为21.9%，1983年降至4%，1984年又降到了3%。英国经济逐步走出了增长缓慢和通胀率高的低谷，开始呈现出健康攀升的良好势头。

撒切尔夫人极力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为私有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为此，她按照约瑟夫所倡导的“真正”保守党人的实用价值标准，认为国家干预经济过多乃是“社会主义”的表现，是“英国病”的根源。因此，她大力推行税制改革。新政府于1979年出台的第一个预算案，就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33%下调至30%，最高税率从83%下调至60%；9年之后的1988年，所得税的基本税率又进一步下调至25%，最高税率则降至40%。企业税则从52%猛降至35%。为了避免税制改革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新政府增加了间接税，提高了增值税。与此同时，撒切尔政府还取消了物价管制委员会，缩小了国家企业委员会的权力，废除了180多项限制经济生活的陋规，以此来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撒切尔式的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大力强化私有化政策。二战后英国历届政府都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建立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到1979年大选之后，英国拥有的国有企业工人已超过了150万人，投资占全国总投资额的20%，产值约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5%。同私营企业相比，多数国有企业管理不善，经营效益低下，常常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撒切尔夫人上台后的头两年，被迫拨出巨款来维持和改造部分国有企业。而从1981年到1987年，撒切尔政府已开始改变“英国病夫”的形象，将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资产总值为200亿英镑）转为私营，其中从国有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职工高达60多万人。这样，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也就急剧下滑到1988年的6.5%。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是十分成功的。她使一批企业扭亏为盈，从而直接推动了整个英国经济的复苏。人们为此把保守党的经济变革誉为“撒切尔式的革命”，是并不为过的。

如果说，撒切尔夫人推行抑制通货膨胀和私有化政策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一种刺激工业高效发展，以达到经济全面复苏的手段的话；那么，她一上台便大幅度削减文官队伍，乃是减少政府开支，平衡国家预算，力求实施“撒切尔革命”中的励精图治的重要一着棋了。

从1979年至1986年，新首相力排众议，最终把英国文职官员从73.2万人精简至59.4万人，实现了初期目标。

鉴于人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今天的亲信，明天就可能成为推行政策的障碍，撒切尔夫人于1981年1月和9月在国内经济情况日趋好转的情况下，为深化改革力度，曾经两度改组政府，把反对她新政策的人或貌合神离之流统统予以撤换，擢拔那些比较听话的人。同年5月29日，撒切尔首相还宣布对国防部进行了一次大改组：任命外交部国务秘书彼得·布莱克为皇家武装部队国务大臣，取缔了海、陆、空三军种各配备一名国务大臣的旧体制，以制止各军种相互扯皮、争夺国防预算的本位主义现象蔓延。此举还有助于确立她这位新首相的强大权力，并明确地向世人显示，她这位“铁娘子”已是英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了。

在精简冗员、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撒切尔首相还大力促成住房改革。60年代之后，英国的各地方政府兴建了大批具有福利性质的公寓式大楼，供鳏寡孤独、低收入者和失业人员寄居，房租极为低廉，甚至不收取房租，这就占用了国家的一大笔资金。新首相上台伊始，就积极推动出售这些公寓式楼房，以回笼国有资金。在“铁娘子”任期内，合计出售了100万套公寓式大楼，回笼货币20亿英镑。私人住房率因此从1979年



的52%上升到1988年的65%。这样，住房的私有化就大大强化了经济改革的力度，构成了她整个私有化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值得一提的是，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结果，使全国股票持有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979年的7%上升到了1988年的20%。这些新崛起的私有人，自然成了撒切尔夫人的热情支持者，使她得以两次蝉联英国首相。

总之，从60年代起一直呈颓势走向的英国经济，在“撒切尔式的革命”的作用下终于摆脱了低谷徘徊，从1983年起，它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1984年至1988年间，英国经济比法国快出一倍，比西德也快50%。这一时期撒切尔夫人的权势和威望也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人们把“撒切尔式的革命”称为“奇迹”，把撒切尔夫人誉为“战后英国最伟大的首相”。

可是，又有谁知道，“撒切尔式的革命”是在多大精神压力之下推行的？在她当上首相的第二年，1980年10月，她曾在保守党内部发表了一次著名演说：“对于那些正屏息凝视期待媒体最喜爱的‘U型反转’一词出现的人，我只有一句话奉告：要变随你便，女士不会变。我不仅对你们这么说，对我们在海外的朋友和不是朋友的其他人也这么说。”

4. 进入外交风暴圈

撒切尔首相在大力推进国内的经济改革，一次次机智地度过危机，顽强地保住自己的权位的同时，还必须腾出不少的精力来处理瞬息万变、波谲云诡的国际事务，努力捍卫大英帝国的利益。



1981 年和里根总统在渥太华峰会相谈甚欢

外交领域对撒切尔夫人说来还很陌生，但她以出色的才智和强硬的风格处理好了一系列国际事件，既保障了英国的利益，又赢得了个人的声誉。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之初，恰逢苏联军队侵略阿富汗。她不仅强烈谴责了苏联人的侵略行径，要求苏军立即撤回，而且对苏联采取了经济制裁措施。英国政府严正指出，苏联入侵阿富汗，意在“切断西方的石油供应”，“把阿



富汗作为向中东和更远地区进行扩张的跳板”。此外，撒切尔政府还在伦敦主持召开了有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6国副外长级的阿富汗局势紧急研讨会；约集了42个联合国成员国，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开会，督促苏联立即从阿富汗撤军；而且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对苏联实施“制裁”，停止英苏间高级往来和文化交流，决定不延长1975年签署的英苏低息贷款协议等。撒切尔政府还响应美国政府的倡议，对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加以抵制。

1980年年底，波兰发生了“团结工会”的罢工风潮，波兰政府发布戒严令，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波兰的事态发展激起了西方的严重不安。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发言人，撒切尔首相谴责波兰违反了“人权原则”，并指出其中有苏联的介入。这样，1980年开始的波兰危机加剧了由苏军入侵阿富汗所引发的东西方对抗。撒切尔夫人公开声明，一旦苏联军队进入波兰，西方国家就将采取“报复行动”。但是，撒切尔首相并没有与美国同一步调。当时，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都与苏联签订了双边天然气管道协定。按照这个协定，英国等西欧国家向苏联提供设备，苏联则利用这些设备铺设管道，从西伯利亚引来天然气供应西欧国家。这时一贯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的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已接任美国总统。当时里根政府要求西欧国家中止履行协议，禁止西欧公司参与苏联天然气管道的铺设工程；接着又下令禁止使用美国专利技术的西欧公司参加这一工程。撒切尔夫人虽然与里根总统在反苏立场上遥相呼应，在推动整个西方对苏“冷战”攻势中保持深度默契，但她并不想以牺牲英国利益为代价撕毁对苏协议。所以，撒切尔政府并没有在这一“制裁”问题上屈从美国政府的压力。

她下令英国有关公司照常履行同苏联签订的合同。其实，如果英国亦步亦趋，完全遵照美国的意愿行事，英国将蒙受数

十亿美元的巨额损失。一贯讲求功利的撒切尔首相决不会唯“美”马首是瞻，甘冒这一风险。一个阿富汗问题，另一个波兰局势引起的麻烦，加上欧洲中程导弹问题^②使1979—1980年的欧洲形势大为紧张，英国和苏联的关系骤然降温，似乎又倒退



1981年撒切尔夫人访问印度时发表演讲

到了50年代的冷战氛围。不过这时撒切尔政府并不想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还在试图保持与苏联的联系渠道。“从实力地位出发”，“抓住一切机会与苏联进行现实的辩论和谈判”，——这才是撒切尔首相大力遵循的方针。1981年3月，英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新的文化协定，把原有的文化协定延长两年。1981年5月，英苏两国在伦敦恢复了部长级贸易谈判。撒切尔政府也努力扩大同东欧国家的接触。1980年3月，外交大臣彼得·卡林顿访问了罗马尼亚；10月，他又先后访问了波兰和匈牙利。同年9月，撒切尔

夫人访问了南斯拉夫，双方都要求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反对用武力侵略他国。1981年6月，卡林顿勋爵在伦敦与来访的波兰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谈。英国和东欧各国的关系一直维系着这种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状态。

② 1979年底，撒切尔政府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达成一项“双重协定”，规定苏联在1983年底如仍不与美国就中程导弹问题达成妥协，英国就将和西德、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一起在本国国土上部署美国的潘兴Ⅱ式导弹和巡航导弹。这项协定旨在逼苏联政府就削减其部署在欧洲的SS—20中程导弹问题达成妥协。



撒切尔政府同美国里根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英美那种“特殊关系”似乎得到了确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方所极力强调的英美“特殊关系”，到1970年希思执政时已不复存在。当时的提法是“自然关系”，即主张欧美之间建立“平等伙伴关系”。1974年工党上台后，强调发展“传统的英美友谊和合作”，不再提“特殊”二字，希思政府则干脆把它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问东京与相扑选手合影

撒切尔首相上台伊始，即反复强调英美关系的重要性，认为美国是英国的“最主要的盟国”，肯定西欧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强调“美国如不留在欧洲，欧洲和自由世界将不可能得到很好的保卫”。她在1979年12月首次访美；1980年3月，她又再度访美。这说明“铁娘子”对英美关系“特殊性”的重视。当里根总统入主白宫后，与“铁娘子”成为一东一西的绝妙搭档，西方舆论不时对他们在政治和气质两方面作过对比：他们都是信奉货币主义的政治家，都主张对苏联毫不妥协，采取强

硬姿态；他们都奉行极右翼的内外政策，对工人运动不予认同，意识形态上都与共产主义誓不相容。有的媒体甚至认为，撒切尔夫人的当选对里根的竞选是一大鼓舞，而里根问鼎白宫又是对撒切尔夫人的强大支持。他们两人几乎同时在大西洋两岸两大重要盟国执政，重又恢复了丘吉尔开创的英美关系的蜜月期，走上了“特殊关系”的道路。在他们的极力推动下，保守主义在 80 年代重新抬头，一度成为西方政治的主流。

的确，里根在撒切尔夫人眼里简直是个难得的知音。他们在个人理想与价值观念方面简直是同一模式。撒切尔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英国模式对其他大陆其他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方面。但里根的当选则具有更加直接和更加根本的重要性。因为它表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力量，美国正在重新确立它在领导世界事务上的自信心。我从未怀疑这一变革的重要意义，并从一开始就把尽我所能加强和推进里根的勇气战略视为我的责任，以赢得正在被西方失去的冷战。”

东西关系固然显示出“铁娘子”顽强捍卫英国利益的决心，但撒切尔夫人荣登首相宝座之后面临的最为棘手、最为紧迫的涉及英国利益的难题，倒是处理罗得西亚问题和英国对欧洲共同体承担的巨额费用问题。

罗得西亚问题由来已久，长话短说，罗得西亚原为“津巴布韦”，位于非洲东南部，得名于 8—10 世纪，意为“石头城”，当时即有相当发达的文化。19 世纪末，英国殖民主义分子罗得斯侵占了津巴布韦，建立了“英国南非公司”，将它改称为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后来取得了独立，成为赞比亚共和国。南罗得西亚从 1923 年起则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掌权的为当地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他们只占当地人口的 5%，却占有全国一半以上的沃土；而占人口 94% 的非洲黑人却



被驱赶到占全国土地面积一半的贫瘠地区。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对黑人施加极不人道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并对周边邻国不断进犯。1965年11月，种族主义者扬·史密斯不顾英国政府反对，强行宣布“独立”，并于1970年3月改国名为“罗得西亚共和国”。他们的行径不仅激起津巴布韦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且激起非洲和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前工党威尔逊政府和保守党影子内阁都始终坚持对史密斯政权实施经济制裁。

在斗争中，产生了津巴布韦非洲联盟（简称“民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简称“人盟”）。他们坚持游击战，决心用武力推翻史密斯政权，同时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向史密斯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后来，在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之前不到一个月，史密斯曾在津巴布韦导演了一次“大选”，推出了以黑人主教穆·佐雷为首的黑人居多数的政府，他自己只任不管部长。但这个傀儡政权孤立无助，内战始终平息不下来。

1979年8月，第22届英联邦首脑会议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刚当上首相不久的撒切尔夫人偕同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勋爵出席了会议。会议达成了一个由英联邦负责监督而实际由英国负责的罗得西亚权力过渡方案。会议极为成功，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送别撒切尔夫人时，热情拥抱了她，还赞扬说：“铁娘子为昏暗的地平线上带来了一线曙光。”于是，这个久拖不决、涉及英国与非洲各国关系和大英帝国形象的老大难问题，总算迈出了解决的良好一步。

1979年9月10日，撒切尔政府根据这次英联邦首脑会议的建议，在伦敦主持了津巴布韦有关各方代表参加的制宪会议。同年12月21日，与会各方签署了“罗得西亚”和平协议。1980年2月27日至29日，津巴布韦根据协议举行了议会选举，穆加贝领导的“民盟”在选举中获胜，组成了一个包括“人盟”领袖恩科莫在内的联合政府。同年4月18日，津巴布韦共

和国终于宣告成立。

这样，撒切尔夫人总算如愿以偿，实现了她在大选中的庄严承诺：当选后立即解决罗得西亚问题。而罗得西亚问题的顺利解决，无疑是这位“铁娘子”的一大政绩，也为英国形象添上了精彩的一笔。

撒切尔首相上台之后，虽然积极推动西欧各国联合起来，以对抗另一超级大国苏联的军事优势，但并不热衷于同西欧国家搞一体化。这是因为，英国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落后于西欧各国，其本身又不是农业大国，而在上交给共同体的会员费中的一部分是用于补贴共同体国家的农业生产，然后再向他们进口大宗的农畜产品，用本国有限的金钱去资助别国的农业生产，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撒切尔首相对英国为加入共同体而被分摊巨额经费一直心存疑虑和戒心，她根据负责调查这一费用的财政部官员彼得·米德尔顿所提供的确凿数据，得知英国为参加共同体而多承担的会员费用竟高达10亿英镑，不禁拍案而起，愤愤不平。

1979年11月，撒切尔首相执政后第一次参加欧洲共同体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首脑会议，讨论共同体1980年的财政预算。她在会上强烈要求削减英国支付的巨额会员费，“铁娘子”的言词之尖锐和态度之坚决使与会首脑大为震惊，她甚至把共同体的预算称为偷盗英国国库的罪行，使西德总理施密特和法国总统德斯坦拂然作色，几乎使首脑会议濒于破裂。直到会谈结束前的最后5分钟，这位“铁娘子”才稍稍作了点让步：她仍然反对共同体提出第二年减少英国3.5亿英镑会员费的方案，但同意就这一问题再次举行会谈。这位英国首相认定共同体仅是一个牺牲英国利益的政治舞台，对英国弊多利少。她紧紧盯住的是现实好处、英国切身利益和英美的“特殊关系”。

都柏林会议之后，撒切尔夫人振振有辞地自我表白：“我仅



是就我们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钱举行会谈。我们所得到的回报理应与共同体的平均水平相等。”这显示出了她毫不妥协的精神。

1980年4月末，共同体在卢森堡再次举行首脑会谈。撒切尔夫人对会上建议减少英国7.6亿英镑的费用仍然断然拒绝，她认为该建议仅涉及以后两年的费用。她那“为英国利益抗争到底”的气概异常激奋，劲头有增无减。人们把她嘲讽为当年在西欧国家一意孤行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冠以“女戴高乐”的绰号。撒切尔夫人对此反而自鸣得意。

1980年5月29日至30日，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布鲁塞尔再度举行。英方出席的是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会议就英国所摊派的费用最终达成了协议：德、法等八个共同体国家作出了极大的让步，不仅对头两年，而且对第三年英国的摊款份额作了调整，“英国将从它为共同体提供的会员费用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回报”。

对卡林顿勋爵所取得的这一胜利成果，撒切尔首相最初仍然很不满意，甚至将该协议斥为“一文不值”。经过卡林顿勋爵的据理力争，最后又将这个问题提交全体内阁成员讨论通过。撒切尔夫人在“既成事实”面前，被迫作出妥协。这是内阁成员逼迫这位“铁娘子”让步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

会员费的问题以后仍然是英国和欧洲共同体其他各国唇枪舌剑的焦点，直到撒切尔首相第二任期才得到了最后解决。经过几个回合的顽强斗争，撒切尔夫人终于劳而“有功”，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和不屈不挠的交锋，在会议桌上为大不列颠争回了巨大利益，她那强硬的外交风格给欧洲共同体各国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 马岛战争：“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我代表执政党向议会提出：向阿根廷宣战。”

撒切尔首相在国际舞台上不仅旗帜鲜明地为英国利益大声呐喊，而且在涉及英国的国威和形象等问题上也毫不含糊，敢于刺刀见红。最鲜明的例子则是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打赢了一场对阿根廷的战争。

1982年5月至6月，英国海军远涉重洋，在距离英国本土8000英里之外与南美国家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打了一场短暂的战争，这场马岛之战一时轰动全世界，使世人为之侧目。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作为“胜利”一方的英军与其说大张了大不列颠王国的国威，“捍卫”了大英帝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如说是使撒切尔首相成了维护民族尊严的英雄，为她积累了一笔雄厚的政治资本，其声望达到了她任首相以来的最高峰。丘吉尔以后的每一位首相，在这位“铁娘子”面前也似乎相形见绌了。



1982年5月21日在宣布英军登陆福克兰群岛后，
撒切尔夫人离开唐宁街10号



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阿根廷本土以南 300 英里的南大西洋上，总面积 1.2 万平方公里。1690 年，英国人约翰·斯特朗漂流到这里，将两个岛屿之间的海峡命名为“福克兰海峡”。此后，英国人一直称这里是“福克兰群岛”。1764 年，法国在这里建立居民点，将它命名为“马尔维纳斯”。1767 年，西班牙将该群岛并入西班牙在南美的属地。1816 年，获得独立的阿根廷从西班牙人手里继承了这些群岛的主权。1833 年，国势强大的英国以该群岛最先为英国人发现而据理占领了它，尽管许多国际会议确认它理应属于阿根廷，英国却始终不予认同。从此，英阿两国在群岛主权问题上一直争执不休，一度还因此中断了双方的外交关系。

1979 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立即同阿根廷军政府建立了联系。1980 年 2 月，英阿恢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同年 8 月，当时任英国内阁贸易大臣的塞西尔·帕金森还专程访问了阿根廷，并在一次对阿国商会的讲话中，盛赞两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密切”。

至此，英阿关系虽有所松动，但马岛归属问题仍未解决。同年 11 月，英国外交部官员尼古拉斯·雷德莱访问马岛，与阿方讨论马岛问题：群岛可以归属阿根廷，但要租借给英国。

英国提出这一建议实属无奈：万里迢迢，英国既无力加以保护，而要开发群岛周围海底的油矿，不仅力不从心，经济上亦不合算。只是由于岛上操英国德班郡口音的英国血统居民不答应，致使二战后英国几届政府都未能放弃马岛，颇费踌躇。在马岛战争爆发前夕，岛上只有 1800 名英籍居民，而在后来战火中丧生的两国士兵却高达 1500 人之多。

1982 年 3 月 31 日晚，正在下院办公室的撒切尔首相接到报告，说阿根廷海军正在驶向马岛。她一面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一面致电美国总统里根和国务卿黑格，请求他们从

中斡旋，对阿国执政委员会主席加尔铁里将军施加影响。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军队进驻马岛，岛上的英国总督雷克斯·亨特一枪未发，即行投降。理由是：“1800平民是难以同成百上千的军队再加上庞大的海军为后盾论理的。”

撒切尔政府对阿根廷人的军事行动显然毫无思想准备。就在阿军出动之前，守卫该岛的皇家“坚忍”号破冰巡洋舰由于防务紧缩，已接到被调回本国的命令。因此，新政府理应为遭受“入侵”承担一部分责任。

4月3日，英国议会下院召开特别会议，辩论马岛问题。会上，议员们群情激愤，叫嚷除出兵外“别无选择”，甚至反对党工党的领袖和议员也义愤填膺，要求把阿军赶出福克兰群岛。英国议会出现了少有的一致。同时，反对党也要求追究撒切尔政府的责任。执政党内部也不平静，后座议员把外交大臣当做批评的对象和攻击的靶子。

4月5日，外交大臣卡林顿引咎辞职，他为保守党服务了30多年，而且他领导的外交部也的确为英阿争端作过积极努力：既反对国防部撤回“坚忍”号，又想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马岛归属问题。没想到他竟成了撒切尔夫人在这—事件中的替罪羊。紧接着，掌玺大臣汉弗莱和外交与联邦事务国务大臣理查德·卢斯也相继挂冠离去。

与卡林顿辞职的同一天，下院决议向南大西洋派遣的一支由62艘海面战舰（包括“无敌”号和“赫尔姆斯”号航空母舰）、6艘潜水艇、42架战斗机和200架直升飞机组成的海军特混舰队正式启锚出海了。与此同时，英国的战时内阁也正式组成：除首相外，有内政大臣威廉·怀特洛、贸易大臣塞西尔·帕金森、国防大臣约翰·诺特和外交大臣弗朗西斯·皮姆。当时皮姆刚刚受命接替卡林顿的外交大臣一职，辞去了下院议长职务。



特混舰队南下之后，英方于4月30日宣布马岛周围200海里为海空“禁区”，警告任何外国船只和飞机切莫进入。从英国本土驶抵马岛，预计特混舰队约需4个星期的时间。当时国际上的许多观察家和政府领导人都认为英国出兵的主要目的，是迫使阿根廷人坐到谈判桌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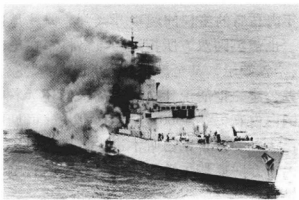
为此，国际力量纷纷出动为英阿双方和平解决争端而奔走呼号。作为英美“特殊关系”盟友，又与阿根廷同属美洲国家组织成员的美国率先行动。国务卿黑格将军在危机发生后的最初几周内，一直马不停蹄地穿梭于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试图促成一个双方妥协方案的出现。可惜的是，这位将军先后拿出的五个不同的和平方案，都遭到英阿双方的拒绝。紧接着，这位美国国务卿又提出一个最现实的方案，即阿军全部撤离马岛，英方特混舰队距马岛1000英里之外的水域停泊，然后在美国出面监督下，在不违背岛上英籍居民意愿的前提下，英阿双方就此此后五年内马岛的主权问题重开谈判。但就是这一暂时隔离处理方案，也被英阿双方所拒绝。黑格将军在伦敦与撒切尔首相会谈时，“铁娘子”甚至敲击办公桌说道：“这就是1939年张伯伦用的办公桌，他胡说什么捷克离我们还远着哩！由于他的失职，英国白白丧失了4500万人的生命。”可见这时的撒切尔夫人战意已决，和谈言论已听不进去，只有通过武力获得全胜，在政治上才会对撒切尔首相产生最有利的影响，又能重振英国当年的雄风。

继黑格将军之后，美洲国家组织又以秘鲁总统贝朗德为代表，出面为英阿冲突调停，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也参加进来。但这时战火已起。4月25日，先期抵达马岛的英军重新占领了乔治亚，岛上阿军缴械投降，双方无重大伤亡。两架英国直升飞机因海面上风雪交加，不幸坠毁，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5月1日晨，一架英国轰炸机从升天节岛起飞，向斯坦利港投掷了1000磅炸弹。同一天，外交大臣皮姆飞赴华盛顿会晤黑格国务卿。皮姆对记者表示，轰炸斯坦利是为了推动和平解决，眼下除保证“禁区”的安全外，没有考虑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正当皮姆大谈“和平经”的同时，英国核潜艇“征服者”号正在追击阿根廷的重型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5月2日，“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两枚鱼雷击沉，368人葬身鱼腹。这时，秘鲁总统贝朗德还在与黑格、皮姆和加尔铁里协商和斡旋中，这位总统甚至就在5月2日还对记者夸口，说当天晚上就可能在和平协议书上签字了。

但是，严酷的事实是，“贝尔格拉诺将军”号恰是在5月2日傍晚时分被一举击沉的。而据阿军方宣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并没有进入英国宣布的‘禁区’”。英国国防大臣诺特也承认，阿舰只是“靠近”了“禁区”。



马岛海战中被击沉的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将军号”重巡洋舰

在给予阿军以致命的一击之后，撒切尔政府立即表示对秘鲁总统的和平方案有兴趣（秘鲁总统的和平方案其实与黑格国务卿最后的一个方案大同小异），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并使加尔铁里将军处境尴尬，左右为难。

5月4日，阿根廷的一架战斗机发射法制“飞鱼”式导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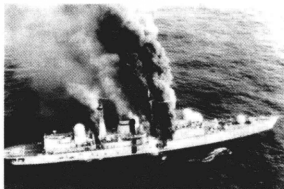


一举击沉了英国的巨型战舰“谢菲尔德”号。

5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调解宣告失败，马岛之战全面升级。

6月14日，阿根廷军队难以抵御英军的强大攻势，宣布投降。6月15日，消息传到了伦敦，撒切尔首相顿感“如释重负”和“妙不可言的愉悦”。

英军的胜利得来不易。当岛上的阿军投降时，英国舰队的食品和药物已所剩无几，加之90%以上的英国士兵已染上流行性痢疾和冻足病。守岛阿军如能多坚持几天，战争的结局可能改写也未可知。



马岛海战中被一枚鱼雷击中的英国“谢菲尔德号”巨型战舰

在整个马岛之战中，英军动用兵力3.5万人，各类舰艇118艘，飞机270架。阿根廷参战兵力6.5万人，各类舰船33艘，作战飞机250余架。

战争结果，英军伤亡500人，损失飞机20架，舰艇30艘。阿军伤亡1000人，被俘1万人，损失飞机90架。

在马岛重新陷落英军之手的第三天，阿根廷的执政委员会主席、陆军总司令加尔铁里将军宣布辞职。他的政治生命也就从此终结，随后又遭到法庭起诉。须知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可不是好耍的：不能克敌制胜，就会伤害到自身。想当初，1979

年末上台的加尔铁里军政府在控制马尔维纳斯群岛之后，阿根廷民众群情激奋，深深地沉浸在民族自豪感中。这种被军政府一手挑动起来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搅混到一起的狂热激情，一时成了军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国内日益深重的危机反倒被人遗忘，政府内部那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暂时被搁置一边，加尔铁里将军一度成为万人空巷、欢声雷动的民族英雄。但转眼间，这位铁腕人物便成了阶下囚，遭到阿根廷人的唾骂。政治的无情实在是令人叹息。

但是，大洋彼岸的情况则恰恰相反，马岛之战的胜利无疑给撒切尔夫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对她的政治生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如战争失败也会断送这位“铁娘子”的政治前程一样，战争的胜利确实巩固了她对保守党的控制和对全国的统治。战争结束之时，撒切尔首相不仅在英国名声大噪，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风光一时。其实，这次胜利也为保守党在下次大选中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胜利的光环下，撒切尔夫人不由意气风发，扬言“这个国家有决心完成它认为必须完成的任何事情，有能力完成它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她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不再是一个日益衰弱的国家，我们有了新的信心，有能力解决经济困难。这种信心在 8000 英里之外的战场上经受住了考验，并被证明是无坚不摧的。”

经过漫长航程，英国特混舰队的舰艇才陆续返抵国门，在码头上受到英雄般的隆重而热烈的欢迎。这时，为捍卫大英帝国利益而发动这场战争的撒切尔首相，一夜之间似乎成了温斯顿·丘吉尔第二了。在 1982 年 10 月伦敦街头举行的盛大游行和阅兵典礼之后的欢宴席上，撒切尔夫人兴高采烈地致辞说：“现在，人民重新树立了自信心和自豪感。一切怀疑和忧虑统统烟消云散了。”

第五章



二主唐宁街



1. 为连任而作的努力，民众呼声：“宁要铁娘子，不要纸糊的男人。”

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 1983 年，按大不列颠王国的惯例，每届政府任期本应当是 5 年，但少有任期届满才举行大选的时候。每一任执政党一般都乐意抓住对本党最有利的时机，提前解散议会，宣布举行大选。此时，撒切尔夫人第一届首相任期行将届满，有必要考虑是否需要提前大选的时候了。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胜利，使撒切尔首相一下成了维护大不列颠民族尊严的象征，赋予了她不可一世的英雄形象，其声望如日中天。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无疑是天降机缘，人们也普遍认为这位“铁娘子”会审时度势，抓住转瞬即逝的大好时机，利用马岛海战这一政治资本提前举行大选。

撒切尔夫人也对自己的首相连任信心十足，她甚至认为“（首相这个职位）对我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更何况除了头戴马岛海战胜利的光环外，英国国内经济已开始呈现好转的迹象：通货膨胀率从她出任首相前的 22% 降到了 5%，而且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利率降到了 10.5%，预计还可以继续降到 8%；私有化政策已取得了初步进展，受到企业界的普遍欢迎，他们投资的兴趣和信心有了强劲的势头；英镑与美元的比值略有回升；严重的失业状况已出现某种程度的缓解——一句话，“铁娘子”倡导的货币主义政策已初见成效，经济复苏的前景乐观，现在该是充分利用大好形势的时候了。



1983年1月8日，撒切尔夫人来到马岛看望英
驻马岛官兵

撒切尔夫人于1983年的1月初，在她的乡间别墅契克斯与几位内阁亲信会商已被媒体掀起来的大选问题。这次会议不仅研究了大选的日期问题，而且讨论了与大选有关的所有细枝末节。至于大选的时间，她的亲信们虽然提出当年的6月、10月或1984年的5月，但普遍认为6月可能是最佳的大选期。



1983年5月18日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总部向记者
出示保守党的竞选纲领

一个星期后，撒切尔夫人做出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决定：和丈夫丹尼斯·撒切尔在英国占有马尔维纳斯群岛 150 周年（1833—1983）这一天乘坐飞机，抵达马尔维纳斯群岛，看望岛上的英国守军。这些军民骤见儒雅可亲的大英帝国首相，不由欢呼雀跃。在闪闪的镁光灯下，“铁娘子”面对一大批群众，不由振臂高呼：“我们有时会觉得历史发生在他人身上，不料我们却蓦然发现我们正在这个岛上创造历史。”她的讲话无疑引发了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这一探访英驻马岛官兵的举动，反响出奇得好，更是为她的连任捞足了军方和民间舆论支持的资本。她此举除了提醒国人注意她的高瞻远瞩和勤政业绩，还要把这场战争的胜利果实巩固起来，重振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在拉丁美洲的余威。

马岛巡视，撒切尔夫人就此拉开了 1983 年英国大选的序幕。



1983 年 1 月 8 日撒切尔夫人巡视马岛登上安特里姆舰和官兵交谈

但今时不同往日，撒切尔夫人变得更为自信，斗争的手段和策略也更加成熟和具有艺术性。首先，撒切尔夫人不明确宣布大选的确切日期。这样就让你在野党工党和其他几个小党派恼



火得很：大选日期不确定，他们的准备工作和宣传造势的日程安排就不能明确下来，工作也无法展开。但对于撒切尔夫人的这招“疑兵之计”他们也无可奈何，因为决定大选日期的权力完全操纵在执政党手里。

直到4月15日，撒切尔夫人在她的电视讲话中仍对大选日期含糊其辞。紧接着，撒切尔夫人在电视讲话中却为自己的政府论功，系统地列举了她执政4年来的十大政绩，这就是：

- 一、加强了国防力量，并为加强北约做出了贡献；
- 二、促进了欧洲内部团结；
- 三、维护了法律和秩序；
- 四、通货膨胀下降到了5%；
- 五、压缩了公共开支；
- 六、推行了私有化政策；
- 七、削减了工会的权利；
- 八、提高了工业效率；
- 九、让更多的人拥有住房；
- 十、退休金增长率超过了通货膨胀率。

撒切尔夫人4月15日的电视讲话，实际上也就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竞选演说。撒切尔夫人的讲话经电视传播开去，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心有不甘，便奋起反驳，于当天晚上在他的选区埃布维尔工党会议上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针对撒切尔夫人曾经承诺要解决或改进却又未得到解决或改进的七大问题作了列举，认为她执政4年来犯了七大错误：

- 一、失业人数剧增，已突破300万大关；
- 二、赋税加重，仅富人例外；
- 三、医疗处方费增加了近5倍，从30便士增至1.40镑；
- 四、增值税从8%增至15%；
- 五、扣回退休人员的微薄收入；

六、警察额外开支激增，而犯罪率反而上升了；

七、小学缺少课本，教师不足。

虽然这时的撒切尔夫人对大选的确切日期仍迟迟不予宣布，但4月15日两大政党领袖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的言论，其实已打响了英国大选的第一枪了。紧接着4月19日议会召开，撒切尔首相出席答辩。

这是在竞选高潮中的一次会议，连日来竞选对手们的相互攻击已转移到了议会中。在撒切尔首相特定的15分钟的答辩过程中，整个议会大厅吵吵嚷嚷，淹没了首相的发言。当工党领袖富特批评撒切尔夫人在电视台的讲话（按：指通货膨胀率已降低于工党执政时的水平）与事实不符时，工党副领袖、前工党政府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就大声一嚷：“Cut and Run”，讽刺撒切尔夫人因害怕下半年经济形势恶化而急于提前举行大选，就像船夫急于躲避风险，先砍断（Cut）缆绳再逃（Run）之夭夭似的。这虽是一种形象化的嘲讽语，却一语点出了保守党人的心病所在。撒切尔夫人的一些亲信（如塞西尔·帕金森等人）就曾督促首相在6月份举行大选，说什么6月份全国的经济形势似会比秋季好，而下半年的通货膨胀指数可能上扬。

不过，议会中希利的嘲讽语却把撒切尔夫人给激恼



撒切尔夫妇在保守党总部向人群挥手致意



了，这位“铁娘子”当即反唇相讥，硬说工党害怕选举。第二天，伦敦一些报刊的头版标题都采用了希利的名言：“Cut and Run”（砍了就跑），一时传为美谈。有些报刊还引用了后来希利在广播讲话中说的话，什么撒切尔夫人“歇斯底里”、“铁娘子崩溃了”，等等。

与此同时，“Cut and Run”一时成了工党领袖们的口头禅，拿到处宣扬。富特还为一批从苏格兰徒步进军伦敦的失业工人送行，要他们于6月份到达伦敦，向政府抗议示威，给撒切尔夫人施压，展示力量。紧接着，在21日的议会辩论中，撒切尔夫人接过了“Cut and Run”，向议员们宣称：我正是力求“Cut and Run”，不过不是“砍了就跑”，而是“砍”掉工党的议席，继续治理这个国家。这种反其义而用的辩才的确高明极了，因为英语“run”这个词除作“跑”讲外，还有“经营”、“治理”、“指挥”等等含义。

到了1983年的4月下旬，已到了撒切尔首相当机立断、下定决心的时候了。

5月8日，撒切尔首相在她乡间别墅契克斯召见高级顾问，讨论大选的确切日期问题。这一天，撒切尔夫人在同高级顾问们会商之后，宣布大选定在1983年6月9日举行。

大选日期敲定前，撒切尔首相按照传统，前往白金汉宫请求女王解散议会，并决定新议会定于6月15日举行会议。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女首相对大选结果表现出谨慎乐观的态度。她在谈到她的政府在过去一届任期内所做的工作时，曾信心十足地说：“我认为，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这个国家在国内恢复了它的信心和自尊心。我认为，我们在国外之所以得到尊重和钦佩是基于两件事：一是因为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政策，另一是因为我们坚持奉行了这些政策。”接着，她又顺理成章地补上了一句：“要求人民重新予以授权历来并不是什么

坏事。”

1983年5月18日，伊丽莎白女王正式宣布解散议会。至此，英国大选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冲刺阶段。

5月16日，工党在议会正式解散之前就发表了该党的竞选宣言。该宣言题为《英国的新希望》，这个宣言其主旨实际是一个与保守党相对抗、走向极“左”的宣言，目的在于吸引那些厌弃保守党的选民投到自己的怀抱里来；加上目标定得太高，严重脱离英国的实际。这样，就把相当一部分不支持保守党、同时又对工党感到困惑的选民统统驱逐到了社会民主党或自由党的麾下。以至于工党影子内阁中的一位成员也指责它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份自杀状”。

工党的大选《宣言》一出台，英国选民就都纷纷指出它恰恰是与保守党的现行政策针锋相对、毫无新意的一纸空文。撒切尔夫人干脆斥责工党的《宣言》危言耸听，哗众取宠。

保守党采取的是“后发制人”的策略，静观工党《宣言》出笼后选民的反应而定。果然，5月18日，保守党发表了题为《保守党1983年宣言》。在这份《宣言》中，撒切尔夫人并没有作更多的新的承诺，而只是用温和的语调重申了她的政府4年来所奉行的各项政策，从而与工党宣言的走极端、过于偏激的形象恰成鲜明的对照。

撒切尔夫人真不愧为在20多年英国政坛上拼杀出来的干将，她演讲时善于出奇制胜，攻心为上，语言犀利，用词不凡，蛊惑高超，警劝深刻，都令人叹为观止。把工党的竞选宣言批驳得体无完肤。

尽管她历来对欧洲共同体不感兴趣，但为了攻击工党要英国退出欧洲共同体的主张，这时竟然有介事地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以欧洲共同体的热烈支持者的面目出现了。

总之，工党《宣言》的激进主张给撒切尔夫人的攻击提供



了不少的口实，而她那穷追猛打、深入浅出的抨击，无疑给这位“铁女人”赢得大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当然，工党内部的分裂和矛盾，客观上也帮了她的大忙。但是，在大选的关键时刻，尽管保守党在诸多方面均占有明显的优势，她却丝毫不敢掉以轻心，还是鼓足干劲。此时她虽已58岁，这位夫人的精力却不减当年。大选日期一经宣布，她就忙个不停，不是主持会议，听取汇报，撰写或修改演讲稿，就是进行旋风式的走访活动，发表演讲，会见选民。有时她的助手和随行人员都累瘫了，她却仍然意气风发，精力充沛。事实上在这一个月期间，撒切尔夫人每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选民们都不能不由衷地钦佩她，乐意为她呐喊助威，撑腰鼓气。

正当英国国内的竞选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国际上也传来了支持撒切尔夫人的强大声音。1983年5月28日至29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按原定日程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举行。美国里根总统曾于5月10日致函撒切尔夫人：“我非常希望你在大选中获胜，从而赢得另一届任期，以贯彻你已经开始的富于勇气和坚持原则的政策。”

5月28日和29日，撒切尔夫人决定如期参加例行的七国首脑在美国威廉斯堡举行的会议。她一刻不停地在与时间赛跑。而她的这次赴会，事实上是她另类的竞选方式。当英国广大的选民通过电视，看到自己国家的首相在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的领袖们会晤的情景：撒切尔夫人作为这七大国领袖人物中惟一的女性，在一群男士的簇拥下更显得鹤立鸡群，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是那么引人瞩目；而出席会议的大丈夫们对“铁娘子”则表现出绅士的礼让，一副谦谦君子气派，更增添了撒切尔夫人的韵味。这一切，对保守党赢得大选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工党领袖等人也只有隔着大西洋徒然叹气的份儿。这次参加七国首脑会议，撒切尔夫人不仅为个人形象镀上了一层金光，而

且与会的各国首脑对“铁娘子”颇多赞誉。他们在会议内外一致肯定英国的经济正出现复苏的迹象，认同现行经济政策是维持和支撑经济复苏的最佳政策。来自他国政要的这些肯定、认同、表示和宣布，无异于是其他西方六大国支持保守党继续执政的共同“国际宣言”。

这次“另类的竞选”为撒切尔夫人在民意测验中赢得了好几个百分点。

1983年6月9日，星期四，英国大选的投票日到了。

1983年6月10日，大选结果揭晓，保守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胜利，获得397席；工党209席；自由党17席；社会民主党6席；其他各党派共得24席。

这样，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不仅取得了1983年大选的胜利，而且以绝对优势取得了对下院的控制权。

这样，撒切尔夫人终于如愿以偿，迎来了连任首相的美好的一天。正如此前她对一直跟随她采访这次大选的女儿卡罗尔·撒切尔所说的：“因为这个工作很适合我。我向来习惯于努力地工作——如你所知道的——拼命地去干。不过还远不止这些，我喜欢这个工作，而且这个工作也适合我做，再说，我喜欢这项工作远胜于喜欢做别的任何工作。”



2. 胜出：“针对以上种种问题，我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彻底的改革是必需的。”

大选之后，英国媒体纷纷加以评论，其中褒贬不一。《星期日快报》认为，保守党的胜利在于“它的领导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畏缩”。这里所说的“严酷的现实”，当是特指一个背上了300多万失业大军这个包袱的政党和首相，竟能在大选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简直不可思议！这家报纸接下去又写道：“由于取得了非常漂亮的胜利，撒切尔夫人业已证实，英国决心采取新的、充满信心的方针。”

与此同时，无党派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则发表社论说：“撒切尔夫人现在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妇女，这大概是属实的。如果撒切尔夫人的真实想法是走中间路线，她也许能为国家服务得更好一些。”



1984年12月15日，英国伦敦，撒切尔夫人会见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另一家无党派的《观察家》在社论中指出：“撒切尔夫人主宰一切的准国王作风，她对哪怕是最温和的反对派也不耐烦的态度，将使得她自己在党内的影响不会提供所有良好政府所需要的那种节制作用。有迹象表明，她将为人们的逢迎谄媚而作茧自缚，甚至会粗暴地把建设性的批评也排除在外。”

除了媒体褒贬不一的评论外，西方世界的头面人物也给撒切尔夫人纷纷发来贺电。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就祝贺说：“这次胜利是对你个人的尽心尽责以及你在政治上的勇气和明朗态度的报答。”美国政府官员则公开宣称，他们对撒切尔夫人取得的胜利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她在北约中是美国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总之，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大选中的第二次胜利，对她本人的政治生涯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没有第三次连任，她那首相任期也已破了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位“铁娘子”已成为英国政坛上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活动家，这是铁定的事实。不过，她在本届任期内领导政府工作中的专断作风，却是有增无减，有人抨击这是反民主的，甚至斥责她遵行的是“半帝王式”的“一言堂”。

说来也有几分道理。大选的胜利进一步强化了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内的权力。她如今大权在握，决心“新官上任三把火”了。

她烧的头一把火，就是彻底重组她的内阁班子。在第一任期内，这位女首相虽然通过一次清洗和两次改组，把内阁中的“反对派”人士清除出去，但她却始终未能彻底控制住内阁。据说她曾私下埋怨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屠夫”，而仅仅学会了“剔肉”。如今她就要挥舞屠刀，游刃有余地大肆“剔肉”了。

头一个遭“剔”的，就是1961年进入下院，历任保守党总督导员、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国防大臣、上院议长和外交大臣等显赫官职的弗朗西丝·皮姆。大选结束后的第二天，撒切尔



首相便开门见山地对他说道：“弗朗西丝，我需要一位新的外交大臣。”皮姆就这样被解除了外交大臣一职，无可奈何地被撵到了有名无实的后座议员席上。新内阁中的外交大臣改由原财政大臣杰弗里·豪担任。本来，皮姆曾经大力支持过撒切尔夫人，也给她帮了不少的忙，立过汗马功劳。但此公却一直反对撒切尔首相的“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又曾经倾向以和平方式解决马岛争端，平时出言不逊，经常冒犯权势熏天的女首相。例如，撒切尔夫人曾公开批评皮姆优柔寡断，皮姆则不思改进，反而恶语相向，说：“不幸的是，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是一名下士，而不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又例如，1983年大选胜利后，皮姆不仅不与正沉浸在大喜中的撒切尔夫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反而公然宣称，保守党所取得的压倒多数并不是什么好事。言下之意是首相将不受制衡，更会独断专行。这令撒切尔夫人大为恼怒，因而决心把这个自恃劳苦功高桀骜不驯的皮姆头一个“剔”出内阁，去掉自己的眼中钉和肉中刺。



1984年英国作为东道主举行第十届八国首脑会议

杰弗里·豪出任外交大臣后，他原来的职位财政大臣一职由奈杰尔·劳森接替。此人很有才干，曾设计出“中期金融战略”，颇为首相赏识。

原保守党的副领袖、首相执政的元老重臣威廉·怀特洛让出内政大臣一职，改任上院议长。其原来职位由年轻人接任。从此，怀特洛也就逐渐远离撒切尔夫人的权力中心。被撒切尔首相提拔起来接替怀特洛的年轻人是布里顿。此人是首相重点栽培的青年政治家之一。在英国的政治体制中，首相对阁员的任命或罢黜都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次撒切尔夫人通过对布里顿这位年轻人的擢拔一事，向人们表明，凡是对她忠心不贰且在工作中脱颖而出的人，不管资历多浅，也不管舆论作何反应，她都可以破格提拔，予以重任。

奈杰尔·劳森出任财政大臣后，他那能源大臣一职由彼得·沃尔克接任。另国防大臣约翰·诺特早在马岛战争之后即已辞职，现由迈克尔·赫塞尔廷接替。其他职位均照旧：基思·约瑟夫仍任教育大臣，台比特仍任就业大臣，詹姆斯·普赖尔仍任北爱尔兰事务大臣。

总之，撒切尔夫人这次重新组阁，刻意遴选较为年轻的“强硬派”，尤其是改变了右翼只掌管财经部门、“温和派”则掌控国防



1984年在保守党会议期间发表演说

与外交部门的局面。在新内阁中，撒切尔夫人及其支持者终于



控制了内政、外交、国防和财经等要害部门。这样，内阁中忠于她的人占了多数，而且都雄踞重要职位。她再也用不着担心像1981年7月23日那次内阁会议上，由于自己的人马在内阁中居少数而遭到围攻了，将内阁改组完毕，撒切尔首相信心十足，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

撒切尔夫人蝉联首相后烧的第二把火，就是下令解散爱德华·希思任首相时组成的首相“智囊团”。这时保守党内的“温和派”虽没构成有组织的力量，但多数仍尊崇希思，把他当成自己的“精神领袖”。虽然自80年代以来，希思已不大可能、他本人也并不打算去重组自己的人马，积极培植自己的力量。但是他的声望和影响仍是陆危之域，不可等闲视之的。一举解散前首相的“智囊团”，不能不是撒切尔夫人审慎而果敢的行动，表明她决心摆脱掉希思过去对首相府的影响，把新内阁成员从过去的阴影中拉出来。这样，首相府和新内阁就面目一新，彻底“撒切尔化”了。这当然也体现出了撒切尔夫人的所谓“组织路线”。

撒切尔夫人连任首相后烧的第三把火，就是使她的政策更具威力，同撒切尔夫人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政策将更加系统化，“撒切尔主义”这个词已更多地见诸报端。

事实上，撒切尔新政府的政策，决不是前一任期的简单延续，而是在某些关键环节上更为强硬。

在国内政策方面，撒切尔首相会更加有力地推行私有化政策、大力鼓励私人投资。她还会继续执行以反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货币主义”政策，尽管这样的政策定会加剧失业，她也在所不惜。这位“铁娘子”曾反复强调，抑制通胀和解决失业两大问题实无“两全双利”的良方，她只能先顾一头。因此，撒切尔政府将进一步限制工会权力，反对工人运动。

在外交政策方面，撒切尔政府将继续奉行强化同美国的

“特殊关系”，加强西方联盟以抗衡苏联的威胁，主张增加军费、发展英国的独立核力量；在美苏日内瓦谈判中，支持美国立场；主张英国是“欧洲共同体的一员”，同时大力促进共同体的财经制度与农业政策的改革，强调活化金融服务等在共同体内的自由流动，便于英国的金融资本进入欧洲共同体国家。与此同时，撒切尔政府还要加强在第三世界的活动，以提高英国对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的事务性影响。

总之，权衡大选和连任中的得失和国内外的诸多因素，使撒切尔夫人统治英国的自信心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她在回忆录《唐宁街岁月》里写到第二次蝉联首相席位的情景时，用了一个“恢复常态”的章节名，她冷静地分析了接下来的工作重心：“针对以上种种问题，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彻底的改革是必须的。”



3. 未雨绸缪成功对抗英国煤矿业罢工

新政府组成之后就接二连三出问题。有论者指出,1983年的下半年,撒切尔夫人是在危机迭起中苦撑过去的。

失业率的持续上扬,始终是对英国社会的一大压力。英国人民总也忘不了4年来失业大军的总人数已飙升到了300多万这一可怕的事实。南富北贫的英伦三岛的不平衡现状,也颇令撒切尔首相深感头痛,不可能使她领导下的保守党的支配作用遍及全国。而最令“铁娘子”寝食难安的,是各行各业的罢工风潮有增无减,此起彼伏,并由此带来许许多多的社会动荡。

但“铁娘子”一贯的强硬作风和钢铁意志使得她在面对这一系列危机中挺了过来,尤其是在与1984年英国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的对抗中,其智慧和强硬手腕表现得淋漓尽致。



1984年煤矿工人大罢工

英国煤矿工人共计17.5万人。英国煤矿工会在历史上素以战斗性强而著称,而矿工的斗争又经常能直接影响到国家政局的发展。1984年英国煤矿工人的大罢工,就其参加人数之多和延续时间之长来说,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当时的西方报刊曾把1984年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同本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矿工大罢工相对比,认为1926年的大罢工是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前奏。人们也都记得,1974年煤炭工人大罢工曾促使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政府辞职;

1979年的罢工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卡拉汉的工党政府倒台。而1984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其声势和规模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撒切尔政府却不仅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一危机，而且在别人栽跟头的考验面前取得了胜利，在别人退避三舍的事件中反而搏浪前进，百折不挠。这位“铁娘子”把挑战和斗争作为坚定她意志的实战锻炼，而实战胜利后又大大增强了她的使命感和自信心。

在1983年，撒切尔政府鉴于全国175座煤矿中的20座矿井不仅没有经济效益，而且耗费了政府的巨大投资，亏损严重，于是决定关闭它们。关闭这些矿井涉及到大约两万名矿工的失业问题，尽管政府表示将对这些矿工加以妥善安置，但这一关闭矿井的强行措施却是引发1984年矿工大罢工的导火线。

3月6日，全国81个矿井的9.6万工人（约占全国矿工总数的一半）率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有的矿井的罢工工人甚至同警察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



英国煤矿工人

3月中旬，罢工扩大到了132个矿井。全国停产的矿井计有3/4，而卷入罢工浪潮中的煤矿工人约占矿工总数的90%。作为罢工领导人和煤矿工会主席的阿瑟·斯卡吉尔立即成为政界和



媒体的热点人物。他奔走于各大煤矿之间，号召工人团结斗争，直到迫使政府收回关闭煤矿的成命为止。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次声势浩大、迅速扩大的罢工已不限于关闭煤矿这一事件本身，其深层意义是对抗政府 1980 年颁布的“工会法”，是为了提高广大工人的权益。斯卡吉尔就公开宣称，如果听任政府关闭 20 个矿井而无动于衷，默不作声，工人的权益将会受到更多的侵犯，工会的威信也将颜面扫地，撒切尔政府就会肆无忌惮地镇压工人运动了。



1984 年 6 月一名警察与聚集在英国国会大厦外抗议的矿工对峙

此外，舆论也认识到，撒切尔政府已到了与工会摊牌、一决雌雄的时候。这是因为，制服工会将是“撒切尔式的革命”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一步，也是这位“铁娘子”延长其首相生涯、强化其政治权威的先锋战。她清醒地意识到，面对咄咄逼人的矿工攻势，她是不能也不应该小觑的。

4 月 1 日，国家煤炭工业局局长伊恩·麦格雷戈强调指出，这次煤矿罢工是有其“政治目的”的。

4 月 9 日，罢工工人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沿途阻拦上班

的工人，从而和保护工人上班的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逮捕了80名工纠队员。罢工开始后一直保持沉默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于同一天在电视中露面，她大声赞扬了警察的行动，说：“他们干得很出色。警方真了不起！”

这样，在以后罢工的整个过程中，警察与罢工工人的冲突时有发生，有时罢工工人和反对罢工的工人也发生“内讧”，甚至出现斗殴。

5月上旬，煤矿工会和国家煤炭工业局开始了时断时续的谈判，但每次谈判均以失败而告终。罢工进入了对峙阶段。这时撒切尔夫人即宣称，政府不会去干预煤矿工人罢工的事，并指出这类事宜由煤炭工业局全权处理，不必闹到唐宁街来。

5月14日，斯卡吉尔就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撒切尔夫人，撕下了她幕后操纵的假面具。他说道：“你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是胜利了，但是你不会赢得这次战斗。”他强调说，如果罢工坚持到11月至12月份，就可以打败煤炭工业局和本届政府。撒切尔夫人对此立即作出了反应，表示政府不会为解决罢工一事开会研讨对策，也不会同工会进行谈判，她在首相府不无幽默地说：“唐宁街10号将没有啤酒和三明治。”面对这样紧张的形势，撒切尔夫人以其一贯的坚定立场与强硬作风来对抗，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退让和软化迹象。

6月19日，6000名矿工在北部南约克郡的奥格里夫炼焦厂门外与3000名警察发生冲突，当时工人“飞行纠察队”阻止官方向炼焦厂和钢铁厂运送煤炭。在这次冲突中，28名警员和51名工人受伤，在场领导工人斗争的斯卡吉尔也受了轻伤。事后撒切尔政府把这一事件称为“劳工暴力事件”，首相表示决不屈服于“暴徒统治”，决心维护“民主和自由”。

7月2日，英国詹姆斯·卡佩尔公司公布了一份经济形势的预测报告。根据这个报告的估测，如果这场罢工继续到年底，



英国金融业将会出现 16 亿英国货币单位的逆差。

7 月上旬，形势变得更为严峻。码头工人罢工声援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罢工从 7 月 10 日持续至 20 日，每天均造成 3000 万英镑的损失。

在罢工浪潮汹涌袭来的时刻，撒切尔夫人仍镇定如常，但她对工会的谴责也如连珠炮似的倾泻出来。7 月 19 日，她对保守党“1922 年委员会”发表了讲话，说罢工的矿工和他们使用的暴力，是“国家脸上的一道伤痕”，她大声疾呼以唤起“民族精神”，严词指出：“我们曾不得不在外部世界、在福克兰群岛去抵御外敌。现在我们则必须时刻意识到我们内部存在的敌人。他们将更难对付，他们是对自由的更大威胁。”最后，她杀气腾腾地表示，“将动用《紧急权力法》来镇压罢工”，说：“哪一个政府也不会替纳税人接受这样一张空白支票。”“谁也不能不管煤矿是否盈利而让它们开着。”

8 月 1 日，撒切尔首相再次公开宣称，对罢工行动必须绳之以法，实行“法律制裁”。8 个来月的罢工，已使国家电力局每星期多支付 2000 万英镑。国家煤炭工业局局长麦格雷戈 6 日对电视台记者表示，煤炭工业需要两年时间才能从罢工中恢复过来。

面对日益紧张的国内形势，撒切尔政府及其本人都全力以赴，集中力量对付工人的罢工，没有显示出有丝毫的退让。9 月初，她到全国各地巡视，还深入到了一些正在罢工的地区。有时尽管在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的护卫下，却也难免不受罢工工人的层层包围，甚至挨一两下从群众当中扔过来的西红柿。她对罢工工人说：“罢工进行多长时间都无所谓，赔本的矿井业已关闭。赔本的矿井必须予以关闭，今后将永远如此。”

10 月 25 日，英国高级法院下令没收矿工工会的全部财产，

其理由是矿工工会拒付所谓“蔑视法庭罪”的20万英镑罚款。

10月31日，撒切尔政府的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在议会作证时说，政府的财政赤字因持续8个月的矿工大罢工而激增，已从3月份预定的72亿英镑跃升到了目前的85亿英镑；政府的国际贸易也蒙受了近15亿英镑的损失。劳森还说，如果不制止大罢工，听令其发展到年底，则英国必将损失15亿英镑；而由于发电站因缺煤而亟须购买额外用油，加上社会治安和警局开支等项费用，政府负担将日益加重。

在这一期间，各行业的声援性罢工也此起彼伏，如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发电厂的工人等，甚至连煤矿监工工会也来凑热闹，于9月20日投入了矿工的罢工行列。

但是，进入11月之后，罢工浪潮已开始呈弱势走向，复工的人数逐渐增多。事件起因是8月份一起英国女警察在利比亚驻英使馆门前遭枪击身亡事件，有媒体披露英国矿工工会主席斯卡吉尔与办公室主任温莎曾经同利比亚政府代表有过秘密接触，而且明确指出是在巴黎，还说随后温莎即飞赴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与该国元首卡扎菲会晤，呼吁利方给予财政援助。在媒体披露之后的第二天，斯卡吉尔被迫向记者坦承了这事。这样一来，工会组织在舆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内部分化矛盾也十分严重。

撒切尔政府的内政大臣布里顿这时在英格兰北部利兹召开的青年保守党人大会上说，煤矿工人的罢工已经开始瓦解了，他们的斗志也大受挫折。

1984年12月圣诞节之前，撒切尔夫人在伦敦接见了访问英国的苏联戈尔巴乔夫及其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娃。随后，这位“铁娘子”先是飞赴北京与中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归还中国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英《联合声明》，接着又飞抵华盛顿与里根总统讨论美苏和美欧关系问题。这一来，撒切尔夫人似乎成



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大明星，成为东西方超级大国之间“手挽三方”的政治活动家。这一切，自然给英国的罢工工人及其领导人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1984年的圣诞节终于来到。新年的欢乐氛围早把矿工们最后的一点斗志也给冲刷得一干二净。

1985年到了，英国的罢工虽还在继续进行，但远远没有1984年4、5月间那样的势头，用“强弩之末”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到了1985年的3月，持续一年多一点的英国罢工斗争以失败而告终，它没能阻止英国政府关闭部分煤矿的决定。

仔细分析铁娘子的斗争策略，我们不难发现，赢得这场旷日持久拉锯战对抗的胜利，“铁娘子”并非是打无准备的仗。早在罢工刚露出苗头之际，政府就未雨绸缪，预先做好了相应准备。例如大量储存煤炭：当时全国存煤总量多达5700万吨，相当于英国煤炭年产量的1/2。加上全国第二大煤矿诺丁汉郡和兰开夏煤矿一直维持着正常生产，没有中断过。又例如大量进口原煤和燃油：罢工期间，政府从美国、荷兰、波兰等国就进口了大量燃料。所以，有了足够的资源储存，又有煤炭进口，政府手里掌握着这些东西，就有恃无恐，不怕矿工“造反”，可以使发电站正常运行到下一年的2月，使工业在当年11月之前不会因能源短缺而遭受致命性打击。此外，撒切尔夫人还采取诱降、打压相结合的策略，不断用金钱诱惑工人，一面派遣大批军警对罢工工人进行镇压，两手交替，分化瓦解，直到促使罢工的形势大幅度受挫、回落。

其次，煤矿工人缺乏有力的团结，是这次罢工的一大弱点。

第三，撒切尔夫人在对付工会、工人运动和罢工浪潮时，总是反复强调保守党的传统口号：“法律和秩序”。这是她从容地安渡这一危机的惟一武器。总之，这场对矿工的挑战所赢得的胜利大大增强了这位“铁娘子”的使命感，而强硬最终又是她胜利的资本。

4. 布莱顿爆炸案：“那些想杀我的人 把炸弹放错地方了。”

1984年10月，英国保守党年会在布莱顿的一家大饭店举行，会期一周。



1984年10月12日，撒切尔59岁生日前一天，布莱顿爆炸案中
被炸毁的大楼

布莱顿是英国南部的一座沿海城市。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不愧是旅游、度假的胜地。

10月11日晚，开过一天会之后撒切尔夫人还在灯下忙个不停：修改她那领袖演讲稿，批阅政府文件。助手们都跟着忙碌到了12日凌晨50分，任务完成后，就都纷纷回房休息去了，只留下首相一人继续开夜车处理政事。

时针指向12日凌晨2时54分，正当撒切尔夫人看完最后一页文件，正准备就寝时，一声沉闷的巨响把布莱顿市的居民从睡梦中惊醒，也把撒切尔夫人的起居间震得摇摇欲坠。几秒钟的沉寂过后，紧接着又是持续了约莫一秒钟的墙壁坍塌的轰隆



声。撒切尔夫人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一枚炸弹的爆炸。玻璃碎片从窗户外边倾泻到了她那起居室的地板上，纷纷扬扬，下雨般洒了一地。这时，她还惊魂甫定，以为是饭店外的炸弹引爆所致，而不知道爆炸就发生在自己的头顶上。与她那起居室仅一墙之隔的浴室已被炸得一塌糊涂。丈夫丹尼斯从睡梦中惊醒，大惊失色地穿了件睡衣、光着脚板赶来看妻子是否无恙。待眼见为实后，丹尼斯先生才战战兢兢地回去穿衣着鞋。慌乱中他竟穿错了鞋，原来另一只鞋被当时也在大饭店投宿的美国大使普里斯外逃时给穿跑了。好在供电线路完好无损，撒切尔夫人及其随员们当即被迅速转移到一所警察学校歇息。这一宿，“铁娘子”失眠了。



布莱顿爆炸案后，撒切尔夫妇乘车离开，当时车内还有她的朋友及助手辛西亚·克劳福德

第二天，撒切尔夫人更为震惊的是，她宠信的大臣罗伯塔·韦克海姆和安东尼·比利已经被炸身亡；就业大臣诺尔曼·台比特则幸免于难，从瓦砾堆中被扒出，已是重伤在身，奄奄一息；还有许多人埋在废墟中，生死未卜。

毫无疑问，这是又一起爱尔兰恐怖分子的炸弹谋杀案，而

且是直接冲着撒切尔首相来的。只因恐怖分子的判断发生了一点误差，撒切尔夫人总算毛发无损，从死神手里逃脱出来。这起爆炸案引起了全英国人民的极大关注。人们又一次地清楚认识到：爱尔兰共和军经常地、直接地威胁着英国正常的政治生活，威胁到广大民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看来政治家、尤其是作为大不列颠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已经成为爱尔兰恐怖分子暗杀的对象了。

布莱顿大饭店遭到炸弹袭击后，撒切尔夫人仍坚持年会照原计划进行。上午9时30分，这位“铁娘子”沉着坚毅、泰然自若地出现在主席台上。她沉稳有力地大声宣布：

“这次恐怖活动不仅旨在破坏和中止我们的会议，而且企图使我们经过民选产生的政府陷于瘫痪。这次暴行的后果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我们震惊，但我们却已镇定自若而且意志坚决。现在，我们大家站在这里，就说明不仅是这一次恐怖活动失败了，而且所有旨在破坏民主的恐怖主义的尝试都终将失败。”



布莱顿爆炸案发生的当天下午，撒切尔返回炸弹爆炸地点



紧接着，撒切尔首相又去医院看望受伤官员和罹难平民。当时，医院里又有4人丧生，保守党首席督导仍然昏迷不醒。从瓦砾堆中扒出来的就业大臣诺尔曼·台比特这时伤势严重，卧榻不起。他的妻子也身负重伤，只剩一丝气儿。首相望着她那双绝望的眼神，不禁忧心如焚。

去医院慰问完毕，撒切尔首相在严密警卫下，驶返伦敦郊外的克斯别墅。一场以谋杀撒切尔首相为目标的炸弹袭击事件至此尘埃落定。但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极端恐怖活动却震惊了整个英伦三岛和全欧、全世界。

爱尔兰共和军恐怖活动由来已久：

从1956年至1976年这20年间，英国人死于共和军之手的计有2700人。

而从1972年到1976年，平均每年都有285人在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爆炸声中丧生。

1979年3月31日，正当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在她的芬奇莱选区主持一个儿童游园会，与天真烂漫的儿童共享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之际，一颗北爱尔兰共和军在下院停车场安置的炸弹爆炸了。撒切尔夫人的最得力谋士、影子内阁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艾雷·尼夫是这次炸弹袭击的对象。当这个牺牲品被从下院地下停车场那浓烟滚滚的小车子中拖出时，已经昏迷不醒，气息奄奄。他被送往医院，惨死在手术台上。艾雷·尼夫当时还是反对党领袖，撒切尔夫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而且是她生活中除丈夫丹尼斯之外最重要的人。这位擅长地下活动的传奇式英雄、这位为撒切尔夫人立过汗马功劳的男子汉，在和平时代惨死于恐怖分子的手中。显然，这名恐怖分子事先潜入了下院停车场，把爆炸装置偷偷地塞进了他的汽车底部。

1979年8月27日，撒切尔夫人刚刚成为英国首相才三个月，英国女王丈夫的叔父、又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蒙巴顿伯

爵在爱尔兰共和国度假时被爱尔兰共和军炸死。蒙巴顿不幸死于非命时，已是79岁高龄。他当时正在一艘游艇上，游艇也给共和军暗设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面目全非。这位伯爵不仅是英国女王的亲戚，而且还是国际上的知名人士，是著名的军事统帅和重要的政治家，毕生战功赫赫。他在二战期间曾担任过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战后一度出任印度总督，主持了印、巴分治的工作。他曾历任北约地中海舰队总司令、英国海军元帅、国防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主席等要职。这位海军元帅还是来华访问的第一位王室成员。他的不幸遇害，不仅举世震惊，也给刚刚成立不久的撒切尔内阁罩上了恐怖的阴影。

同蒙巴顿元帅一天遇难的，还有18名英军官兵，包括女王私人的苏格兰高地联队司令，在唐恩郡被爱尔兰共和军引爆的地雷活活炸死。这一系列恐怖活动都构成了对撒切尔政府的严重挑战和巨大威胁，也是对这位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铁娘子”的无端羞辱。

1980年10月，英国北爱尔兰共和军又创“新高”，为英国政坛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不过这次可不是共和军夺去别人生命，而是妄图以自杀（绝食）方式来使“铁娘子”屈服。撒切尔夫人的强硬作风和钢铁般的意志力又再次面临了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挑战。

1990年5月，爱尔兰共和军的一位发言人曾在接受《独立报》记者戴维·麦基特里克采访时说过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就个人而言，从1984年以来她显然吃了不少的苦头，但我并不认为她处理爱尔兰共和军活动的方式是合乎情理的。她几乎被杀，我认为我们在布莱顿之后追猎她的誓言仍然有效——‘今天我们不够幸运。但是请记住，我们只要幸运一次就够了，而你则必须永远幸运才好。’在她的年龄上，你应该期盼离休，坐下来吃老本。身旁必须跟着一个永久的保镖来享受



你的退休生活将是十分困难的。”这充满杀机的威胁就登在1990年5月22日英国的《独立报》上。

1981年10月10日，即在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停止绝食后的第七天，恐怖分子便在谢尔西·伯莱克斯郊外爆炸了一枚炸弹，把一辆满载士兵的长途汽车炸了个底朝天，死亡一人，伤者无数。

1982年6月20日，即在撒切尔首相取得福克兰群岛胜利之后的第6天，爱尔兰共和军在伦敦著名的海德公园和摄政王公园各引爆了一枚事先设置好的炸弹。这两次炸弹爆炸事件是针对英国皇家禁卫骑兵和皇家绿色卫队。当场有8人被炸死，53人身负重伤。当时撒切尔夫人及其内阁成员正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开会，都被这一声巨响惊得目瞪口呆。

1983年12月17日，爱尔兰共和军又在哈洛兹郊外制造了一起汽车爆炸事件。撒切尔夫人当时正参加一个音乐会，闻讯立即赶赴爆炸现场。待她赶到时，伤亡人员大都被送往医院，现场仅遗下一具肢体分离、血肉模糊的小女孩尸体，令人不寒而栗，恐惧之余更多的是义愤填膺，这种滥杀无辜和残害妇孺的行径是罪恶滔天的。总之，自1981年绝食斗争失败后，爱尔兰共和军每年至少都要制造一起震惊全世界的炸弹恐怖事件，以此向“铁娘子”施加压力。

1984年，在一切努力失败后，爱尔兰共和军终于把暗杀目标直接指向不为他们的恐怖所动摇的首相本人。好在“铁娘子”最终躲过了这次刺杀。

但是，恐惧和头痛并不能消除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撒切尔夫人作为行政首脑，必须把它优先摆上唐宁街10号的议事日程，她必须寻求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以便使恐怖活动得到收敛或最好停止下来。

布莱顿大饭店爆炸案之后，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关于北爱尔兰

兰问题的谈判又开始了。

1984年11月，撒切尔首相与爱尔兰总理菲茨杰拉德在契克斯别墅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果。《英爱协定》从1984年下半年起即已开始酝酿着。到1985年6月29日，撒切尔夫人与菲茨杰拉德再次会谈时，形势出现了转机。1985年11月15日，撒切尔首相和菲茨杰拉德总理在北爱尔兰希尔斯堡签署了《英爱协定》。根据这项《协定》，除非获得北爱尔兰大多数人民的同意，北爱尔兰的地位将不会改变。这样就满足了北爱尔兰反自治主义者（按：此指北爱尔兰境内一部分赞成留在英国之内的居民，他们坚决反对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的要求。尽管对爱尔兰共和国而言，这样做实际上是放弃了建立爱尔兰联邦国家的努力，但本协定也规定，在北爱尔兰事务上爱尔兰享有发言权。两国政府将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安全、政治、法律和跨边界的合作等问题。此外，两国政府将联合组成一个秘书处，作为合作性机构，这一秘书处将不侵犯双方的主权。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协定》签署之后，爱尔兰共和军并没有收敛自己的恐怖活动，相反，在1988年之后，这种恐怖活动似有死灰复燃之势。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全力以赴，把对付爱尔兰共和军作为她的最重要的任务。她对汤姆·金指示说：“必须拟定一个文件，使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一个也不能漏掉。”于是，许多更严密、更先进的侦察方法都应用上了，作为排除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的严厉举措。这样，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便呈现出螺旋状上升的趋势。

舆论的评价是，撒切尔首相在其前两届任期内，在内政、外交、军事三方面都取得了赫赫政绩，但在北爱尔兰问题上却毫无建树，未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突破，连她本人也险遭暗算。

第六章



三主唐宁街



1. 上演三连任的“帽子戏法”

撒切尔夫人第二次执政在许多方面给她带来了更高的权威。雨果·扬在《星期日时报》里写道，她已从“狂热的激进分子变为让人生畏的政治家”。她讲话仍然非常激进，但是实际上最了解她的人都说她很清楚做一个激进分子的危险。



1987年6月11日第三次任期开始之际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与民众聊天

她的性格一如继往，生活方式也没发生变化。尽管她说过如果再一次连任的话，她在唐宁街将需要更多的帮助，但她并没有这样做。她虽然在大选前已经有所预感，但是私下里她对自己的命运还是很满意，并越来越陶醉于她的名望了。

玛格丽特已经学会如何调整自己，1983年底她已从疲劳和挫折中恢复过来，尽管她的日程仍旧安排得满满的。格林纳达事件后，她花了七天的时间去闷热的新德里参加11月份在那里召开的英联邦大会。回国后她便迎战在沃林顿举行的国家绘画

协会的辩论，在纠察线上的暴力行动和骚乱以及议院对她的责难。

女王和玛格丽特之间一直存在着小小的隔阂。玛格丽特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她当首相前有一次写信给女王，在信尾她写道“你诚挚的玛格丽特”。可是信给退了回来，女王向她指出写信给君主一般不用诚挚一词，而应当这样写：“女王陛下，我是你谦卑恭顺的臣仆。”

在每周的会见中，她们始终以礼相待。有一次在早餐时玛格丽特示范女王接见仪式的礼节，并站起身来做要求她完成的仪式的三道程序：进入房间；和女王握手；退出房间。她除了喝一杯茶其他什么也没有吃。

1987年5月11日，经过长达一年多的酝酿和准备，撒切尔首相决定把1988年应届大选提前到1987年6月11日举行。按照惯例，女王于同日将大选日期谕知全国人民。这次有别于撒切尔夫人的第二次连任，国内经济形势的持续好转和她在国际舞台上那十分活跃、牵挽三方的大国领袖形象，为她创下了连任第三届的异常有利的条件。

80年代以来，英国的经济情况确实有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转机：国内的经济增长率是2.6%，英镑走势稳中有升，股价一直上扬，利率开始下降，通胀率几年来基本控制在3.9%左右，制造业形势大好，购销两旺，生产率的提高居西方各国之冠。经济情况明显改善，就业者的实际收入平均增长了4.2%，国内市场上出现了“借贷繁荣”到“消费繁荣”的双喜景象。英国政府于1985—1986年财政年度的税收总额超过了上一年度的8个百分点，私有化政策为政府广开了财源，净增了50多亿英镑。总之，从1982年起，英国经济摆脱了“低谷”徘徊的怪圈，其增长速度超过了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仅次于远东的日本。尽管经济发展还存在着一些负面因素，诸如：失业人数始终居

Margaret Thatcher | 铁娘子撒切尔
二战后英国中兴之魂

高不下，全国维系着 300 多万的失业大军；制造业虽然欣欣向荣，但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0%；南富北贫，国家经济的发展颇不平衡，等等。但是，从发展情况来看，撒切尔夫人在第二任首相期间的总的经济形势，的确是逐年看好的。

在国际舞台上，撒切尔首相以其精明和胆识拓宽了英国的活动空间，尤其是以其直来直去、不屈不挠的外交风格，在欧、美、苏三方关系中扮演了一名独特的、不可取代的沟通与协调角色，发挥了新时代中不同凡响的影响。论者以为，这是自丘吉尔以来，任何其他首相都做不到的。



1987 年 7 月 18 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
美国华盛顿白宫发表声明



早在1986年保守党在伯恩茅斯举行的年会上，撒切尔夫人在准备演讲稿时，就着眼于来年的大选而颇费精力。她对自己的幕僚说道：“我必须总结以往历次演讲，但又不能简单地加以重复；我必须提出一个能在下几个月中燃起人们心中希望之火的主题。而什么才是‘燃起人民心中希望之火的主题’呢？”

其实，这个主题也就是在大选中锁定的基调。经过撒切尔夫人的仔细斟酌及其同僚们的精心设计，最后商定了两个核心主题：其一是全面讲深讲透保守党经济政策所结下的硕果，即国内经济的逐年繁荣；其二是坚持英国要有自己独立的核武库，猛烈抨击工党的片面核裁军政策。



1986年1月20日，英法两国宣布建设海底双轨隧道，新闻发布会上
法国总统密特朗（左）与里尔市市长，撒切尔夫人与法国总理
洛朗·法比尤斯分别交谈

进入1987年后，英国国内的竞选气氛日益浓重。但保守党正式拉开竞选架势则是在当年的5月15日之后，即在宣布全国大选的4天之后。为了有效地推动大选工作的顺利进行，撒切尔首相于5月23日成立了“一级策略组”，把前两次大选中与她一道战斗过的亲信和高参们（如戈登·里斯和塞西尔·帕金

森等)召集过来,开了个“紧急会议”,制定了有关“控制这次大选局势”的策略。

5月24日,撒切尔夫人终于找到了大选中的头一个突破口,因为这一天工党领袖金诺克在一次早间电视谈话中说漏了嘴。他说面对苏联武器的威胁和核恐怖的阴影,英国别无选择,只能用游击战来抵御。于是保守党立即抓住他的这一失言,不失时机地展开了火力凶猛的攻坚战,从而扭转了前一阶段竞选时两党相互拉锯的局面。撒切尔首相进一步阐述她在上一年保守党年会上演讲的核心主题之一——用密集火力攻击工党的无核防务政策,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位“铁娘子”痛斥了工党的防务政策是“向苏联摇白旗的政策”,指责“工党的英国将是中立主义者的英国,这恰恰是40年来苏联蓄意谋求的最大利益”,金诺克将使苏联轻易得手,“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得到它”。

为了找出对策,变被动为主动,工党于5月28日随即转换辩论主题。他们把火力集中在人身攻击上,企图从这里打开缺口,来贬损撒切尔夫人的人品。金诺克攻击撒切尔政府压缩公共开支,造成社会福利经费的不足,以致某些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医疗保健、教育和公共交通等部门的服务质量下降,他抓住这些事实大做文章。他们挖空心思,终于找到了一名手疾患者,此人去年夏天不幸罹患的手疾与撒切尔夫人的手疾完全类似,但首相的病很快就给治好了,而这一平民却还在耐心地等候动手术。按照预定计划,工党准备在大选将剩下一周多一点时间内就这一问题对现任首相大兴问罪之师,给她的“仕宦人格”进行一次大曝光。不想工党的这一招反而弄巧成拙,在这次大选中,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似乎引不起广大选民的兴趣,反而招致了他们的反感。选民们最关注的,是未来首相人选的个人魅力、国内政绩和国际形象,而这三方面撒切尔夫人都兼



而有之，而且高居榜首，因而工党这“黔驴技穷”的最后一招，也只落得个石沉大海、掀不起大浪的结局。



1987年在布莱克浦发表保守党大会闭会演讲，撒切尔赢得长达11分钟起立鼓掌。当年，撒切尔第三次当选

针对工党的这一人身攻讦，撒切尔夫人初闻之下，虽然十分恼怒，但从大选的这一“大局”出发，她还是强忍于心，不予计较。但在爱丁堡的一次集会上，“铁娘子”总算找到了机会来“后发制人”了。她在集会上大声疾呼道：

“工党正打算使用人格攻击，这确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可是，人格攻击代替不了政策，它只能暗示对方的慌成一团。不

管怎样，这种攻击对我毫无影响。恰如哈里·杜鲁门所说：‘如果你受不了热度，那就请离开厨房。’主席先生，经过了8年热炉的历练，我想我完全可以说：我将能更全面地把握和协调，这个热度我也完全可以忍受。”选民们从“铁娘子”的这次演说中不难看出她那政治家的宽博胸怀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其实这也是对工党攻击的最有效回答——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总之，1979年以来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表演，赋予了撒切尔夫人更为有利的条件，为她在即将到来的大选角逐中大吹了“东风”；相比之下，工党领袖金诺克就相形见绌了。

在西方民主政治和经贸发展中，舆论传媒一直起着不容低估的作用。撒切尔夫人自1979年执政以来，对新闻界始终十分重视。在第一届首相任期内，她曾将英国的几家大报（如《每日邮报》、《星期日快报》和《太阳报》等）编辑给女王提名，为他们晋升爵士封号。平时，“铁娘子”也很注意与报界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在面临大选的关键时刻，报业托拉斯和电视频道就都站到了现职首相一边，给她以最密切的配合。这一切，对撒切尔夫人赢得第三任首相大选的胜利，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过紧锣密鼓的对垒拼杀后，保守党显然雄踞上风，取得了民意测验中的稳定优势。1987年6月11日，英国大选结果揭晓：保守党在下院的650席中夺取到了375席的多数，虽说比上次大选的1983年减少了43席，但还是一马当先，独占鳌头。

在大选结果揭晓的那天早晨，撒切尔夫人和她的丈夫丹尼斯双双出现在保守党总部大楼的正面窗口。在窗外欢呼人群的注视下，喜出望外的“铁娘子”从窗口伸出右臂，叉着3个手指，向欢呼雀跃的支持群众致意，表示这是“第三次连任”。楼下群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又一个五年”的欢呼声也如春雷滚



滚，响彻云霄。



1989年，撒切尔夫妇共同庆祝保守党第三次大选获胜，二人伸出三根手指表示三连任

2. 超出预期的大幅度社会改革

1987年英国大选才揭晓几小时，撒切尔首相就在唐宁街10号的办公室里接见了第一位外国记者——美国《时代》周刊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克里斯多夫·奥格登。“铁娘子”着重谈到了两点：一是国内方面将在第三届任期内继续推动“私有化”政策向纵深发展，要使在私营企业工作的人都能享有购买本企业股份的权利，使“每一个挣钱的人都成为产权人”；二是国际方面将在第三届任期内继续奉行“亲美”政策，因为她“倾向于把美国看做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因为她赞赏“美国人民的慷慨和他们对自由的热爱”。

当奥格登问到她：“是否在考虑第四次连任”时，她的回答是：“四五年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还拿不太准。”表示，“要把在选举中提出的政策付诸实施。”

而当奥格登问到她希望人们如何“评说”她时，撒切尔夫人的答复是：“希望人们说，我们有勇气处理其他政府绕开的问题，并且因此而把一个走下坡路的国家变成一个能再度为自己的创业精神而自豪的国家，变成一个可以信赖的盟国和有影响的民族足以引为自豪的国家。换句话说，我们使英国的特点重新恢复了活力。”

在这里，撒切尔夫人自己勾勒了一个宏伟的蓝图。

要实现这一宏伟蓝图，撒切尔夫人还必须准备走一段漫长的道路：她还要再接再厉、寸步不让地同工党对着干，用她的



话说便是“使工党作为一支选举力量从英国政治中消失掉”；她还要继续限制英国工会的活动，通过进一步立法，规定工会领导人每隔5年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改选一次，并建立专门机构来管理工会。

的确，第三次入主唐宁街10号的撒切尔夫人在一阵欢呼声浪过后，有理由为自己的宏伟蓝图而自豪：她觉得在这个多事的地球上，还有许许多多事情等着她去做，还有不少的挑战等着她去应付。



1989年10月13日，撒切尔夫人在黑泽的保守党会议结束后接受大家的掌声

撒切尔首相在赢得第三次大选胜利后，既深感自己的未来任重而道远，也为第一和第二任期内经济改革所结出的硕果而自豪：从1975年她当选为保守党的领袖算起，到1988年，她作为一个全英国和世界级的政治家已整整13年了，而1988年又是英国经济自1981年5月处于“低谷”之后，进入持续增长的第八年。这一年英国经济的增长率为3.8%，而当时欧洲共同

体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 3.5%。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头一次。有人据此认为英国再次成了“西欧经济的火车头”。此外，一直困扰着撒切尔夫人的失业率也有大幅度的降低：1988 年英国的失业率降到了 7.5%，是 1981 年 3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加上 1987—1988 年财政年度实现了 18 年来的第一次盈余，更使撒切尔政府的经济政策大获全胜。1988 年的通货膨胀率是 4.4%，比 1985 年高出了一个百分点，不过同 1980 年的 18.1% 相比，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1989 年 4 月 6 日，唐宁街 10 号外，戈尔巴乔夫倾听撒切尔夫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

第三次蝉联首相一职之后的第二天，撒切尔夫人去了白金汉宫，向女王呈上了她那新内阁成员的名单。这次内阁人事变动有 5 位大臣离职，据撒切尔夫人回忆录中说，其中的两位是应他们自己的要求请辞。其中赛西尔·帕金森在离开后不久又重新回到内阁担任能源大臣。教育大臣肯尼斯·贝克的表达天



赋可以弥补他对细节的疏忽。环境大臣尼克·雷德利则是最适合来实践他自己构想的住屋改革计划的人，学校和住屋是保守党提案中最具有改革性的两个事实。不过，撒切尔很快就发现全民健康保险也需要大幅改革。她任用约翰·墨尔为健康暨社会安全部大臣，于是撒切尔内阁里又添了一个“偏激”型的政治人物。约翰·墨尔等不及地想彻底改善他所接手的这个已僵化的系统。几位主要大臣依然留任，他们是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内政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和国防大臣乔治·扬洛。而耐人寻味的是，原罢黜的阁员塞西尔·帕金森又被重新延揽入阁，被任命为能源大臣。这是因为帕金森很有才气，又是在政见上坚决支持撒切尔夫人的重要亲信。这一系列的调整预示着：“政府在不知不觉间开始了我们原先没有预期到的大幅度社会改革。”

组建新内阁之后，撒切尔夫人又着手执行她那雄心勃勃的第三任首相期间的重大使命了。

大选时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其出发点来自于对英国教育水准的不满。教师对儿童的比例，以及每个孩童平均所得到的教育经费均已有所改善，但政府在教育经费上支出的增加却没有相对地提高教育水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左翼掌权的伦敦教育主管当局管理之下，平均每个小孩所得的教育经费比其他地方都多，但所得的结果却是最糟的考试成绩。究竟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可创造出好学校呢？这确实是一个令人争议的问题。

撒切尔夫人认为：比较起来，小型的学校比那些大型的综合学校来得好。现在的老师比从前的老师差，又太偏重理论。撒切尔夫人觉得她不能信赖所谓的“以孩子为中心”的新教法，因为这样一来就强调了太多想象空间而忽略了事实的学习，而

且本来范围清楚的各种科目往往被类似“人文科学”这种笼统的名称涵盖而变得意义不明。撒切尔从许多家长、学校职员和学生身上得知，有许多人在念完书之后却仍然没有基本的阅读、写字、算术能力。

但要改变现况并非那么简单。理论上有一个方法可以改善现况：将部分教育权限收归中央政府掌理。因为英国全国学校的教材，至少在一些重要的科目上应有连贯性。国家不能忽视了小孩子所学的内容，他们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而且政府有教育他们的义务。此外，当一个小孩由某区域的学校搬至其他地方的学校，却发现新学校与原先习惯的课程相冲突时，这将对这个学生造成十分负面的影响。除了全国教材和课程的统一外，亦需一个由国家所认定及可信赖的考试制度，以测验学生不同阶段的学习成果，并使家长、老师、当地的教育单位以及中央知道教育制度上哪些是合宜的，哪些是不好的，或者是需要修改的。

另外一个改革方式，则是分散中央所掌管的教育权，给予家长部分选择权利。凯斯·约瑟夫和我都很认同“教育凭单”的构想——由中央政府发给父母一份就学凭证，父母可以持此凭证将子女送往他们认为适合的公、私立学校就读，政府再将教育补助经费汇入该校使其子女接受教育。

在1988年教育改革方案中撒切尔政府作了更大刀阔斧的革新。撒切尔政府实施了开放入学的政策，家长自此可以自由选择学校，并且一些较受欢迎的学校也可以依据学生人数来申请硬件设备的增加。这明显地增加了家长选择的空间，也避免地方单位为了让不好的学校不至于因没人注册而关门，而对好的学校百般设限。



1989年10月13日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大会上手指天空

另一个主要的改革重点便是每个学生的补助基金——小孩上哪一所学校，国家都会补助，因此家长可以较无顾虑地为小孩作选择；而另一方面，学校所获得的经费会和注册人数成正比。反之，不好的学校如果不改进，便会遭到强制关闭的命运。藉由这些教育方面的改革，撒切尔政府已达到在公立学校实施“教育凭单”的目的，但最终却没有机会可以继续执行这项任务。

构成国家三大主要社会单位：教育、健康保险和住房，在撒切尔夫人看来，住房问题可能是英国社会问题中最大的。1986年秋，雷德利开始致力于住屋问题的改革工作。并于1987年1月底提出草案，经过几次的修改后，撒切尔政府在1987年大选的政见中宣布这个方案。首先，新的住屋法案是通过“住屋信托基金”的设置，重新开发已没落的郡营房屋，转移它们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第二，针对所有权归于地方的房屋，要求郡提高房租以增加修复房子费用的来源，同时促使地方将库存

已久的房子所有权让给住屋协会、其他的房东甚或租赁者。第三，放宽租赁的法令，借由开放短期出租及房客限制以恢复私人租屋的景气。雷德利同时也强调必须有其他的规定来平衡法令放宽所可能造成的问题。最后，在“房客选择”计划之下，让房客有机会通过“合作社”或“共同信托”的方式，共同经营与管理房子，甚至选择房屋的所有人，来减少地方当局在住屋问题中的干涉。

这些改革需要一段时间才看得见成果，不过短期内的好处也不难看出，特别是方案实施后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有相当有效的约束力；而且由于反对声浪逐渐变小，租赁法令的放宽确实渐渐地增加了市场上租屋的供应。

另外，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唐宁街岁月》中，对她第三次连任时，政府推行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一直很引以为自豪，因为它为英国人民提供了高品质的医疗待遇，其医疗费用比起一些医疗健康保险制度也合理得多。



3. 货币政策：浮动与固定利率之争

撒切尔夫人在第一个任期中（1978 ~ 1983 年），经过长期努力和奋斗，终于使内阁、保守党、金融界、企业界乃至新闻界的观念大为扭转，能认同在经济活动中政府应扮演较次要的角色。至于对企业的规范，大家也一致认为应以减低税赋、减少控制与干预为目标。

由于对货币供给控制得宜，撒切尔政府在第一个任期便成功地将通胀率由不断上升的 10%，降到 4% 以下。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减少政府负债、活络民间投资及引导利率下降。为了振兴英国经济，撒切尔政府采取了以“货币主义”为主的经济政策。她说：“我一再强调的一个观念是，你只能选择以货币供给或汇率为控制的重点，但不能二者并重。这是很实际的问题。要抑制通胀唯一有效的方式是利用利率来控制货币供给。如果相反的，你调整利率是为了维持汇率在一定的水平，恐怕走的是比较危险的另一条路了。”

她的这套政策推行以来，对英国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引起英国朝野强烈的反响，褒贬兼有的评论，始终没有平息。

回顾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像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经过头几年的经济恢复，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相对繁荣时期，生产有所发展，失业率显著下降。当时用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话说：“英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滞胀”阶段。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帝国，这种衰落显得尤其明显。

“英国经济何去何从”，成为人们经常议论的题目，为此开出了各种各样的药方。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明确宣布要改变战后英国经济政策的方向，推行“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这是英国统治集团对凯恩斯学说感到严重失望，为扭转英国长期经济颓势所作出的一种新的尝试。



1990年初与布什，同年11月撒切尔夫人国内大选失势

撒切尔的“货币主义政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张缩小政府决策的范围，把经济决策的权力从官员手中转移到企业家手中，让市场力量来平衡经济，减少国有化的规模，政府不应该用行政手段来控制物价，而应该促进竞争来平抑物价，不应该控制工资，而应该调节货币供应并安排需求。

二、政府开支太大，财政赤字太高，是导致滥发钞票和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并已成为英国社会的主要危险，照此下去，势将毁灭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主张今后应该量入为出。缩减公共开支，削减财政赤字，建立“必要的货币纪律”，以便重新出



现“坚挺的货币”。

三、削减社会福利。认为现行社会福利范围太广，不搞全民福利，只有老、弱、病、残才能享受社会福利待遇，减少国家财政的负担。

四、主张改革税制，降低税率，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里，英国的所得税率最高，打击了个人劳动的积极性。打算按照消费支出多少来纳税，而不是按挣钱多少来纳税，希望通过税制改革来奖励工作努力的人，并借此刺激私人增加投资，开办私营企业。

五、抑制工会权力，认为英国工会的权力过大，它不仅垄断了劳动力市场，还干预政府的财经政策。主张让工会在权力和义务之间保持适当平衡，决不能让工会凌驾于法律、议会之上。



1989年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老布什在唐宁街10号外

根据以上政策的宗旨，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了以下

措施。

(一) 控制货币供应量，提高银行利息率，紧缩信贷；

(二) 削减公共开支和减少财政赤字；

(三) 减少国家干预；

(四) 降低主要由富人负担的所得税的税率，提高主要由劳动人民负担的增值税的税率；

(五) 取消工资和物价管制。规定企业可以自由定价，工资由劳资双方自由谈判；

(六) 限制工会权力。制定了“就业法”，限制工会罢工时期设“纠察线”的范围，并计划在今后一两年内继续通过有关立法，进一步限制工会的权力；

(七) 取消外汇管制，允许英国资本自由地向海外投资，以牟取高额利润。

撒切尔的“货币主义”政策实行以来，英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已有所提高。据报道，1981年上半年英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比1979年同期提高了5%，其中机械工业提高11%。这表明，保守党政府通过“淘汰”陈旧工业，竞争能力有所改善。然而事物都是两方面的，有其光明一面，必有其阴影一面。

保守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影响着英国的政局。最初政策实行的两年半来，经济情况的恶化，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和破产，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激化着英国社会的各种矛盾。

首先，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在增长，阶级矛盾在发展。英国300万的失业大军，连同家属在内牵涉到英国近1000万人，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影响面宽，已成为社会不安的严重因素。

其次，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加剧了保守党内部的矛盾。



1988年11月16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
美国总统里根在美国白宫跳舞

1987年8月撒切尔政府将利率调升10%，其目的是想在下次大选前抑制住通胀。然而1987年10月19日，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这是个“黑色星期一”。撒切尔夫人敏锐意识到这个现象会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浮动与固定汇率之争。将来人们是否会为了弥补在股票上的损失，多储蓄少花钱，导致经济衰退？撒切尔接着又将利率调降2个点，以恢复企业的信心。

5月17日因撒切尔夫人与她的财政大臣在关于英镑和德国马克汇率问题上出现分歧，利率再一次降到了7.5%，事后撒切

尔对这一让步后悔不已。她始终主张应该维持高利率。从1988年6月起，利率便稳定上升。撒切尔试图通过这一举动向市场传达这样的信息：政府确实重视国际收支平衡表所显示的意义：经济成长太快速，而货币政策却太宽松。

1989年，是劳森任财政大臣的最后一年，也是撒切尔夫人任在其政治生涯中难关重重的一年。

1989年党大会前夕，撒切尔政府因德国利率提高而不得不跟着调高利率为15%。没过多久，劳森辞职，梅杰继任。劳森的离职对撒切尔夫人的打击很大，但撒切尔夫人也略带一丝庆幸地说：“从另一方面来看，劳森的离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次撒切尔政府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控制通胀，当然也必须维持适度的控制，以免造成经济衰退。第二，汇率机制这个棘手的问题已经对政府的团结和公信力造成莫大的伤害，必须尽快解决。第三，必须避免被拖入欧洲经贸联盟。



1989年撒切尔在唐宁街10号宣布：我已经光荣地成为祖母了

在这个时候，利率走高已经不能受人控制了，虽然利率一直以来都偏高，但其真正的底线谁也不能确定。因此撒切尔政



府在接下来的利率机制中宁可采取谨慎态度。1990年10月加入汇率机制前，撒切尔坚持调降利率4个点，理由是货币供给急剧下降。

在关于英镑加入汇率机制这一问题上，除了考虑与经货联盟的谈判策略以外，同时要考虑的是加入汇率机制的时机。撒切尔政府认为英镑对马克的基准汇率维持多少，需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要：第一，须考虑最近的汇率变化。第二，不能低到必须以低利率来维持，以至影响对通胀的控制。第三，另一方面也不能高到使利率太高，企业贷款不易，或汇率太高，使产品失去竞争力，这都会对产业造成不必要的压力。

但是撒切尔表示愿意加入汇率机制是附带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绝不能牺牲英国国内的货币政策去维持一定的汇率。撒切尔坚持绝不能大量干预，如抛售英镑、大幅升降利率或动用到宝贵的外汇储备。

财政大臣梅杰原希望在7月加入汇率机制，但被撒切尔拒绝。她认为必须等到国内通货膨胀开始好转，才可能维持住基准汇率。这样直到10月4日才宣布进入汇率机制，同时宣布再次将利率降低4个点。这样表明了撒切尔夫人在订定利率时，考虑的是货币因素而非汇率。

4. 对欧盟：“NO! NO! NO!”

撒切尔夫人经济政策本身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石。当在讨论英镑是否应加入汇率机制，以及更具争议性的：英国是否应接受欧共体（欧盟的前身）的提议加入经济货币联盟时，还牵涉到更重要的主观问题。在当时政界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英镑一定要加入汇率机制，才能证明英国人是“优秀的欧洲人”。撒切尔对这一结论是十分反感的，她毫不留情地予以讽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英国加入经济货币联盟，就表示英国政府必须放弃自己的货币政策，听命于德国联邦银行。



1984年6月25日撒切尔夫人在法国城市枫丹白露出席欧共体峰会

撒切尔夫人自己做总结说：“如果我们要讨论1987到1990这段期间的经济发展带给我们的教训，可以用我在下院报告时



的一句话作总结：‘没有人能驾驭市场的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妄想骑上市场这四匹马的人，必被重重摔落。如果自以为聪明的人就可以左右经济学的法则或市场的原理，其实是很愚蠢的。如果自以为聪明的人就可以在不同的国家背景、语言、经济等基础上，建立起《圣经》中所说的巴别通天塔（比喻空想的计划），这种观念更是危险，目前这幢危楼还在持续建筑当中。”她讽刺道，“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我们的政策要有公信力，就应该‘锚’住马克，‘锚’这个用词虽然奇怪，但很恰当；一艘船抛锚以后，到涨潮时如果你不放出更长的缆绳，船首一定会往下沉。在汇率机制里，一种货币要升值一定不受欢



1990年3月31日英国实施新税收政策，伦敦发生骚乱，
133人受伤，341人被捕

迎的，也就是说你再没有缆绳可以抛出来了。而经货联盟就是从这种逻辑推衍出来的。”她指出欧共体与其他欧洲国家都视进入汇率机制为形成经货联盟的途径，这和汇率机制原来的目的相比较，已有了微妙的转变。因为所谓经货联盟即表示加入的这个国家就再也不能发行自己的货币，而必须接受一种统一的欧洲货币、一家中央银行和同一套利率，这意味着一国将丧失

其经济的独立性，其议会政治也就愈来愈不重要，因为原来浮动与固定汇率之争控制经济的是必须对议会及选民负责的民选政府，现在则要转移到不需为任何人负责的超国组织。

在撒切尔夫人第二任首相任期内，欧共体中一些有害的特质及倾向已逐渐明朗化。欧共体内部成员渐趋疏离，甚而时常充满敌意。争端不再起自策略或短期的问题，而是关于欧共体未来的大方向，以及欧共体与瞬息万变的广大世界间的关系。法德轴心愈来愈明显；随着德国的统一，情况更是一面倒，德国的主导力日增。但撒切尔夫人出于种种顾忌，并没有表示要与欧共体“一刀切”，她采取与欧共体多数成员国都截然不同的路线，高举国家自主权、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的大旗。

撒切尔夫人不仅深信自己对于欧洲未来的主张是正确的，也相信若是她所领导的政府和政党能坚持到底，未来的发展和国际局势必会证明她和她的政府和政党是对的。

1988年初起，欧洲政坛情势越来越不和谐。1988年6月18日撒切尔夫人飞抵多伦多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主席穆隆尼要求撒切尔夫人就经济议题发表开场引言时，她利用手边充分的事实和数据将目前即将结束的第二阶段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拿来和第一阶段比较，提醒大家注意第二阶段的成功：自从1981年的蒙特贝罗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以来，我们已目睹经济成长，通货膨胀率降低，以及就业机会增加；因为我们坚持正本清源，而非汲汲于调节需求面。

1986年6月的汉诺威理事会以及1989年的马德里理事会都提到，单一欧洲法的目的之一是“经货联盟的进一步实现”。因为其意义仅止于共同运作。欧洲国家的领袖很高兴，撒切尔夫人也对此表示容易接受一点。因为以他们的诠释，这表示要朝欧洲中央银行以及单一币制进发。

但随着撒切尔夫人对欧共体的运作方式了解愈多，对货币



整合就愈反感。提案里虽然有“强势的欧洲币”，发行以“欧元”为面值的公债。虽然是为了本身的利益，而非为了取悦欧共体内的欧洲伙伴，但最早抛弃汇率管制的还是这些欧洲国家。因此，从那以后，每当有人批评撒切尔政府拒绝进入汇率机制，撒切尔夫人就举出上列事实，来证明自己并非不唯欧共体马首是瞻。



欧共体总部

然而推动完全经货联盟势在必行，撒切尔夫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举动一旦成功，也就等同于政治整合。欧洲执委会还会通过各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和力量将影响深入到诸如文化、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险等领域。在环保问题，以及后来在医疗和工时问题上，那时的英国政府将很难向民众解释清楚他们为何反对执委会主张的特定方法。因为欧共体执行委员会在发布超越权限的命令时，总会小心选用为其会员国内压力团体所喜欢的理由，以表示他们才是占人群大多数的英国劳工、老人以及环保人士真正的盟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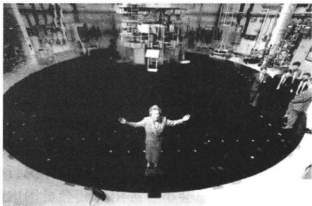
种种深思，令撒切尔夫人感到万分沮丧及愤怒：难道英国

的民主制度、国会的至高权威、习惯法、我们固有的正义感、以及我们处理自家事的方式，都要受与本国传统相异的欧洲官僚左右？她觉得让欧洲成为一个大家庭，其中成员互相了解，互相欣赏，互相合作，但不要为了共同的欧洲而忘却各国原来的身份，大家要的是在世界舞台上担当举足轻重角色的欧洲，一致对外，维护大家珍贵的遗产，横跨大西洋两岸，强大的大西洋共同体。这是撒切尔夫人在布鲁吉斯的演说内容。这次的演说激起了热烈反应。英国热衷于欧洲联邦的分子、原本深信联邦主义的反对者已在嘲讽和恐吓之下噤声，结果撒切尔夫人的演说受到英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令他们大惊失色。这次的演讲在保守党大会上，也获得了满堂彩。

这时英国政治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欧洲议会选举；另一个则是撒切尔夫人已经就任十周年。党内以及社会舆论偏向于对撒切尔执政这10年做个回顾，而且随着民间支持率的降低，撒切尔夫人也意识到很多人期待着她的下台。反对派工党甚至声称1989年的欧洲大选是对“撒切尔主义”，尤其是对布鲁吉斯演说的“公民复决”。

欧洲选举结束后，国内对撒切尔夫人的不满情绪升高，执政届满10年的首相此时决定更动内阁人事，在各阶层皆空出职位，引进新鲜血液。

就在此时，撒切尔夫人已经预感到自己在这个位置上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1990年英国爱丁堡附近托尼斯核电站建成



她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也在考虑自己的未来；我自知还有余力可以再多服务几年，并打算亲眼目睹英国重建经济力量、社会改革完成，以及在布鲁吉斯演说中提及的欧洲重整。我希望在离职时留下几个人格和经验都获得证明的继任人选。”但这些愿望都未能实现，后来成为她的终身遗憾。

这次的人事调动因为种种原因而悬而未决，也为后来的内部矛盾埋下隐患。欧共体的“政治统合”和“货币统一”已经被提上日程。单一币制和单一经济政策强烈暗示着单一政府。但在披着“政治整合”的外衣之下，撒切尔夫人认为法德两国各怀鬼胎：法国想要约束德国的力量，为此他们希望有个更强势的欧洲理事会，开会时常以表决的方式解决争议问题，但他们又不愿见执委会或欧洲权力太大。法国之所以成为联邦主义者，与其说是出于信念，不如说是因为战略因素。德国为了不同的原因，想以不同的方法达成“政治统合”。对他们而言，这是为早日以他们的方式与东德统一，以及要得到欧共体会员国身份所带来的好处，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为了表明新的德国与有俾斯麦和希特勒时代的老德国不同，为此，他们准备让执委会权力扩大，而加重欧洲议会的权力与权威更是至为重要。法国对政治整合推动较有力；但真正主导的力量是在法德轴心中份量越来越重的德国。

在撒切尔夫人看来：经货联盟所带来的威胁比政治整合更大，但她这种反对意见在欧共体成员国内显得孤掌难鸣，就算有持反对意见的也保持沉默，只有撒切尔夫人一人独自面对批评，这令她沮丧。单一币制将会毁掉一些较不稳固的经济体系。但他们希望获得足以弥补损失的补贴。希腊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无论德国提出多么富有野心的案子，希腊都会随声附和。幸好随后而来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召开，对于能够摆脱欧洲理事会的狭隘地域性认识的撒切尔夫人来说是一种解脱。7月的休斯

敦会议，美国布什总统首度出任主席，这些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早已不再局限于“经济”层面，毕竟这是个政经局势瞬息万变的世界。大会讨论的主要话题是自由贸易，撒切尔夫人支持穆隆尼的看法：关贸总协定一旦失败，损失最大的会是较低度开发的国家。事实上，休斯敦公报关于贸易议题的部分是各主要经济国在此方面有史以来最高明且最强硬的陈述。但可惜的是欧共体对自由贸易只做肤浅的表面工作。

10月27日撒切尔夫人飞抵罗马，这次“非正式”会议的用意，据说是为了即将举行的欧洲安全暨合作首脑会议预热，讨论对苏联的关系。而实际上却是意大利想要预先取得就经货联盟及政治整合而召开的两次政府间会议的成果，也没有人解释在政府间会议有结论之前为何必须先召开一次特别理事会。

然而撒切尔夫人关于欧洲共同体的“政治整合”反对意见无效，3年之内，欧洲共同体从实际地讨论如何恢复欧共体内的金融秩序，转而讨论浮夸不实的货币及政治整合；不可动摇的时间表已经出炉，但整合的实质意义仍莫衷一是，且不论在各国或欧洲皆未就其原则进行开放的公民辩论。就此，撒切尔夫人在关于欧共体未来的关键性一役中败北，但已经没有时间让她继续沮丧，她必须立刻赶回伦敦去打贏另一场攸关英国前途的战争——为执政的保守党魁而战。



5. 泪别唐宁街：“我永远不会原谅那些人。”

撒切尔夫人关于欧共体的矛盾而僵硬的立场激化了保守党内的矛盾和分裂。紧接着内阁进行了第一次调整，1989年7月，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因与首相在欧洲货币联盟方面的意见相左而被调出外交部。同年11月，财政大臣劳森也由于同样原因而辞职离去。1990年11月杰弗里·豪又由于反对首相在欧洲问题上的观点而主动辞去了副首相的职务，由此触发了撒切尔夫人的领导危机。这位对首相一贯言听计从，对工作任劳任怨，但仍保留着副首相头衔的杰弗里·豪已经为撒切尔夫人效忠了15年之久，这次之所以拂袖而去，坚决辞掉副首相一职，有分析认为是因为撒切尔夫人于1990年10月30日在英国下院答辩时，曾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说：“如果有人要求我们放弃英镑，那我的回答是：‘NO! NO! NO!’”这三个“NO”字，使一贯忠诚顺服但却在欧共体货币统一政策上持赞同态度的杰弗里·豪忍无可忍，便于11月1日向首相正式递交了辞呈。

副首相杰弗里·豪的辞呈固然震动了撒切尔夫人，但这还不足以构成对“铁娘子”权威的挑战。要命的是这位在撒切尔内阁中历任财政大臣、外交大臣、下院领袖、枢密院长和副相等要职的老臣，在撒切尔麾下立过汗马功劳，如今他也开始了“背叛”。他在11月13日发表的辞职演讲中说了这么短短几句发人深省的话：“我为党和国家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现在该轮到其他人考虑他们对忠诚的悲剧性冲突作何种反应了。我本人与忠诚较量的时间也许太久太久。”他最后还吁请大臣和议员们把国家的利益摆在对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忠诚之上。

杰弗里·豪这样振臂一呼，虽然还没到应者云集的地步，但至少保守党和下院内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动摇了撒切尔首相的根基，也震撼了英国政坛。从此，撒切尔夫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已是江河日下，颓势难挽。

就在杰弗里·豪发表辞职演讲的第二天（11月14日），素怀异志且在1986年初在韦斯特兰事件中敢于跟首相分庭抗礼的前国防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即抓住有利时机，正式宣布了竞选党领袖的声明。他由尼尔·麦克法伦提名、彼得·塔普尔担任副手，向由道格拉斯·赫德提名、约翰·梅杰担任副手的撒切尔夫人挑战，竞选保守党领袖。双方决定11月20日为第一轮投票日。



1990年，撒切尔宣读辞职辞呈

可是，撒切尔夫人大意失荆州，她万万没有料自己在阴沟里翻了船。“铁娘子”与赫塞尔廷的第一轮决战，就为她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终止符。

此时的撒切尔夫人应该说是祸起萧墙。在保守党领袖的第一轮选举中，这位“铁娘子”犯了两大错误：一是她把首轮大选安排在欧安会期间，她远在巴黎，鞭长莫及，不仅无暇顾及国内竞选的准备活动，而且对下院中的幕后变化也全然不知；二是她对竞选小组的成员挑选不力，行动无方，远不如赫塞尔廷一方的竞选小组那么得力，尽是些“精兵强将”。撒切尔夫人甚至认为“要一名执政11年半的首相像首次入闱的政治家那样去拉票是荒唐的”，“只能‘托付’别人去代表我进行”。也许在第一轮选举时，“铁娘子”压根儿就没有把挑战者放在心上，

满以为小喽啰翻不起大浪来。到头来她却栽在对方手里，已是悔恨莫及，徒呼奈何了。这也不难看出一连三次的连任，令她的自信心过于爆棚，一贯以来的强硬和坚持，固然能令她一往无前，但也助长了她专横独断，听不进劝告的致命个性，以至于骄傲蒙蔽了双眼，令她看不清眼下的形式。



1990年11月22日撒切尔辞去首相职位离开唐宁街10号前往下议院

11月19日，当伦敦威斯敏斯特宫中的两派保守党人正在为竞选保守党领袖而厉兵秣马，随时准备拼杀之际，撒切尔夫人却在爱丽舍宫门前与法国总统密特朗握手言欢。11月20日，巴黎欧安会如期举行，撒切尔夫人端坐在克莱贝尔会议中心，正在侃侃而谈、滔滔雄辩、满面春风的时刻，在伦敦唐宁街下院12号会议室里，选举保守党领袖的投票作业即将开始。选举工作由“1922年委员会”主持。在投票箱前敛声屏气地端坐着主席翁斯洛和3个选定的监票人。上午10时，保守党议员们鱼贯入场。由于撒切尔夫人与外交大臣赫德远在巴黎与会，特由其指定的代表代行投票。当天下午6时投票结束，议员们悉数退

场。会议室双门密闭，翁斯洛及3名监票人开始计票。半小时后，议员们又鱼贯进入会议室，翁斯洛朗声宣布选举结果：“撒切尔：204票；迈克尔·赫塞尔廷：152票。16票弃权。第二轮投票定于27日进行。”

按照保守党选举制度的规定，撒切尔夫人必须以超过第二位候选人15%的保守党议席的票数才能在第一轮决选中获胜。亦即在赫塞尔廷得到152票的情况下，撒切尔夫人的得票数应不少于208票，如今她还差4票才能达到标准。如果投票前“铁娘子”不是远隔英吉利海峡，而是亲临议会督战或在投票前能将支持赫塞尔廷的下院保守党议员再争取过来哪怕两个，她就足以渡过难关，稳操胜券了。可惜这已成定局，将是一个永远的遗憾了。



1990年，撒切尔离开唐宁街——最后的谢幕

这关键的4票在两天后便结束了撒切尔夫人15年党魁和11年半的首相生涯：由于投票之后反对首相的声浪高涨，冲击着保守党的后座议员，以及“撒切尔时代已经结束”的观点在他们中间日益传播，加上昔日忠于首相的内阁大臣纷纷背叛或多



持保留态度，她曾经的内阁成员肯尼斯·克拉克在她提及对第二轮投票选举她将尽力而为时，毫不留情地指出：她将必败无疑。撒切尔夫人指责他这种失败主义论调，克拉克说是因为她面临着失败，所以她才成为失败主义者。

由克拉克开始，接下来内阁成员的14位同僚在与首相的会晤中，彻底地打击了首相的自信心。可以想象撒切尔夫人在面对这样的背叛时，心情是多么的痛苦和耻辱，然而政治本身就是残忍的，曾经的胜利和辉煌，映衬在此刻，只是更增颓丧和悲凉。撒切尔夫人在事后也不愿意提及当时她被她曾视为最亲密的战友同僚背叛时的情景，但这样的伤害已经造成。许多年后，藉由她的女儿卡罗尔之口说出：“母亲永远不会原谅那些人（那些党内的背叛者）。”



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终于没有再压抑自己的感情，
目中含泪告别了唐宁街10号

眼看大势已去，撒切尔夫人被迫在1990年11月22日召开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宣布退出竞选，同时宣布辞职，并提名梅杰参加竞选。当时的她默默地走向会议室，大臣们全都静静地跟在她后面。在宣读辞呈时，终于，她忍耐了许久的感情宣

泄了出来，声音颤抖，热泪盈眶，几乎无法读完她的辞职声明。然而在大法官詹姆斯·麦基走过来安慰她并表示替她宣读时，她坚定地拒绝了，铁娘子永远不愿意让人看见她脆弱的一面。她停顿了一会儿，声音变得平静，继续念着她的辞职声明，此时，同僚当中却有人忍不住热泪纵横。

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是她离职前的最后一次演讲，因为特殊的情境，而令这次演讲变得更加激动人心。这位铁娘子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永远能以胜利者的姿态面对灾难。二战以来，还从来没有谁的演说能像她这样长时间地吸引议院的每一位听众。演讲完毕，她回到唐宁街10号开始收拾行装。

在世人以为撒切尔夫人就此淡出众人视线时，在这场“宫廷政变”中被迫辞职的她很快又振作起来，全力支持梅杰参选。在11月27日梅杰、赫德、赫塞尔廷三马并逐的第二轮决选中，梅杰最终以185票的多数票击败了另两位竞争对手。当结果出来后，撒切尔夫人与约翰·梅杰的夫人诺尔玛·梅杰热烈拥抱以示祝贺，或许在她的心里，这是对她大意失荆州转而寻求弥补的另类安慰吧。

尽管撒切尔夫人是如此憎恨迈克尔·赫塞尔廷，因为她的这次竞选失败，是由于一场阴谋，她就是这场阴谋的直接受害者。更因为这个在背后捅刀子的人是她亲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她的愤恨也是可以理解的。

几年以后，撒切尔夫人的传记回忆录《唐宁街岁月》出版，她说这本书是“对我离开唐宁街方式的回敬”！书中以撒切尔夫人一贯犀利和敢做敢言的风格对最后变节的人及当时的场景进行毫不留情地揭露，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撒切尔不会因为某些人不舒服，踩到了某些人的痛脚就妥协退让，因为，她仍然是“铁娘子”撒切尔。

第七章



“铁娘子” 中国之行



1. 挟马岛凯旋之威初访中国

历数撒切尔夫人曾经的五次访问中国，两次均与香港问题有关。在她政治生涯中，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2年4月，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访华，与邓小平达成了谈判的意愿。同年7月18日，马岛之战一结束，撒切尔夫人立即在首相府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香港前途问题。会前，她早已获悉中国领导人与希思等人的谈话内容。但是，她要挟马岛胜利的余威，拒绝接受中国的建议。

为了解决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决定9月下旬访问中国。这是她第二次访问中国。1977年，撒切尔夫人曾作为反对党领袖访问中国。那次的远东之行进行得很顺利，撒切尔夫人受到的是对一个国家首脑而不是对一个在野党领袖的正式的接待。中国因她一直非常爱好中国的艺术而给了她很高的礼遇。她在斯考特尼住处的餐厅里的摆设全是中国式风格：地板铺的是中国小地毯；墙上挂的是中国画。在弗勒德街住处的卧室里中国画更多。她另一个重要的爱好是陶瓷，她的两处寓所也都摆满了她多年来收集的中国盘子和和其他中国艺术品，有些是她在1977年的那次访问中收集到的。

1982年9月22日，撒切尔夫人开始了她作为首相以来的第一次访华。撒切尔所乘坐的英国皇家空军专机在中国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撒切尔夫人仪态万方地走下了飞机舷梯，与前来机场迎接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夫妇、西欧司司长王本祚、港督尤德爵士、船王包玉刚等人握手问候。这次的访华，撒切



尔夫人目的在于按照她的意愿来解决香港问题。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香港问题的由来。



1982年4月24日邓小平接见访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香港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先后在南方建立了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香港隶属南海郡番禺县，从此时开始，香港便置于中国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汉代时香港隶属南海郡博罗县。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香港隶属东莞郡宝安县。隋朝时香港隶属广州府南海郡宝安县。唐朝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宝安县为东莞县，香港仍然隶属东莞县。宋元时期，内地人口大量迁至香港，促使香港的经济、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明朝万历年间从东莞县划出部分地方成立新安县，即为后来的香港地区。香港岛自此由明神宗万历（公元1573年）起，一直到清宣宗道光21年（公元1841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为止，该地区一直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

从地理位置上看，香港是一个优良的深水港，曾被誉为世界三大天然海港之一，英国人早年看中了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有

成为东亚地区优良港口的潜力，不惜以发动鸦片战争的手段来从满清政府手上夺得此地以便发展其远东的海上贸易事业，从而展开了香港成为殖民地的历史。香港全境的三个部分（香港岛、九龙、新界）分别来源于不同时期的三个不平等条约：

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事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皇帝为此下发多道谕旨，但清朝始终不能捍卫领土完整。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

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条例》，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262个岛屿，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结束）。

香港在近代中国史上的遭遇可谓是多灾多难，除了被英国以三次不平等条约强行割让给其进行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地统治以外，二战期间，香港也屡遭兵燹，惨遭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1941年12月25日，日军进犯香港，驻港英军无力抵抗，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无奈宣布投降。香港被日本占领。1945年9月15日，日本战败后在香港签署降书，撤出香港。

关于香港的地名由来，一说香港的得名与香料有关；再则就是香港因作为海上往来船只停泊补充的天然深港，这里有丰富的淡水资源，岛上有条溪流，溪水甜美被称之为香江，久之香江入海冲积成的小港湾，也就开始被称为“香港”。近代有一批英国人登上香港岛时就是从这个港湾上岸的，所以他们也就根据当地人的地方口音，取了个“HONG KONG”的名字来命名整个岛屿。直到今天，“香江”仍然是香港的别称。

香港属亚热带气候，全年的气温较高，年平均温度为



22.8℃。夏天炎热且潮湿，温度约在26~30℃之间；冬天凉爽而干燥，但很少会降至5℃以下。五月至九月间多雨，有时雨势颇大。夏秋之间，时有台风吹袭，七月至九月是香港台风较多的季节。由于地域上的限制，使香港自然资源匮乏。香港食用淡水的60%以上依靠广东省供给。矿藏有少量铁、铝、锌、钨、绿柱石、石墨等。香港邻近大陆架，洋面广阔，岛屿众多。有得天独厚的渔业生产的地理环境。香港有超过150种具有商业价值的海鱼，主要是红衫、九棍、大眼鱼、黄花鱼、黄肚和魷鱼。农业主要经营少量的蔬菜、花卉、水果和水稻，饲养猪、牛、家禽及淡水鱼，农副产品近半数需中国内地供应。

香港是一个奉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其经济的重点在于政府施行的自由放任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佛利民更视香港为自由放任经济的典范。商业规管精简、政府廉洁而高效率、简单低税制、法制健全、产权观念牢固、货币稳定等因素，令大部分经济学家均相信香港是市场经济运作的佼佼者。香港经济以全球最自由开放而知名，美国传统基金会1995年起、以及加拿大费沙尔学会（Fraser Institute）1996年起发表的自由经济体系报告，一直将香港评定为全球第一位。优秀的地理位置、资讯流通、高效率的配套设施及服务，都对香港的经济作出了贡献。

2010年3月发表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七次评分，香港位居第三名，仅次于伦敦与纽约。于2011年，在世界经济论坛的《金融稳定指数发展报告》中，香港排名亦是首位。并且连续18年获得评级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第一。

1982年9月22日抵达北京的撒切尔夫人在首都机场只受到一个副部长级别的外交官员接机相迎，当时媒体纷纷揣测，这是否是中方对于撒切尔夫人在马岛战争胜利后挟威而来的一个

下马威。虽然有在场官员解释并非如此，而是中国近年来改革了礼宾制度，正式的欢迎仪式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届时国务院总理将会在那里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但这样的情形落在广大中国人民眼里，却实打实地是对这位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准备将中国当成“第二个阿根廷”来打交道的英国首相一记巧妙的回应，撖其锋芒，先夺其势。

撒切尔夫人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下榻休息，稍后中国国务院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撒切尔夫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当晚，中国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国宴欢迎撒切尔夫人，但在总理致欢迎词后，轮到撒切尔夫人致辞感谢时，她却有了出人意料之举，一向以雄辩著称的撒切尔却有些词不达意，比如她竟然引用中国唐代诗人王勃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形容国家之间、英中之间友好对两国及世界都有好处，这篇牵强附会的发言，后来被形容为“拙劣的发言稿”。

9月23日，中国总理对香港记者发表了中国要收回香港主权的谈话，这是自英国强迫中国签订三个不平等条约割让香港以来中国对香港所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声明。当天下午，有英国大使馆记者透露，翌日邓小平将与撒切尔夫人会晤。有记者问英国首相随行的新闻官：“邓小平先生在中国政府中没有任何职位，他将以什么身份同英国首相会谈？”新闻官回答：“邓小平先生尽管在政府中没有担任任何职位，但他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里的崇高地位，是众所周知的。他明天就是以这个地位与撒切尔夫人会晤。”这番得体且一语中的的回答赢得了大家的赞赏。也揭开了9月24日撒切尔夫人访华行程中最重要的第一篇的序幕。



2. 遭遇邓氏强硬，艰苦 22 轮谈判

9月24日上午，撒切尔夫人提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她首先来到大会堂的新疆厅，邓颖超已经在门口伫立恭迎。撒切尔夫人与邓颖超亲切握手，同时又献上了一束美丽的鲜花。5年前作为保守党领袖访华时，撒切尔夫人曾经与邓颖超相见。此次重逢，两人谈得十分高兴。

从新疆厅告别邓颖超后，撒切尔夫人就向福建厅走来，快走到门口时，福建厅大门缓缓打开。邓小平笑容可掬地走过来，与撒切尔夫人握手。中外记者们为了抓拍到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最佳镜头，还演出了一幕小小的“闹剧”：记者们为了占据一个有利位置拍照，你挤我拥地一次又一次骚动，某外国电视台一名记者，被北京的一位电视台摄影师的镜头不小心撞了一下，竟然回身一脚踢在那位同行腰部。被踢者怒不可遏，还以一拳，眼看一出“全武行”即将上演。就在这个当口，福建厅的大门一下子打开了，邓小平步出大厅迎接铁娘子，一场风波自动平息。当邓小平满面笑容地与撒切尔夫人握手问好时，镁光灯“咔嚓”、“咔嚓”闪个不停，记者纷纷抓住时机抢拍镜头。

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一见面后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您很高兴。”

邓小平答：“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您来呀！”

接着，宾主双方步入福建厅就坐。此时，记者们尚未退场，两人仍是相互寒暄。

撒切尔夫人说：“知道您是刚从外地回来。”

邓小平答：“我是陪同北朝鲜主席金日成去了四川。”

“这次旅行一定很愉快吧？”

“不错，我们在四川吃过好几次川菜，我很喜欢川菜，中国是以川菜和粤菜最为著名。”

二人聊到马克思，撒切尔夫人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可他恰恰最缺资本！”

几分钟后，记者被请离场，会谈闭门进行。在友好的气氛中，会谈转入正式话题。

会谈一开始，“铁娘子”就先发制人，打出了她早已准备好的第一张牌——“主权牌”。她胸有成竹地说：“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任何人都不能抹煞这一事实。既然这些条约仍然存在，那么就必须得到遵守。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

邓小平向撒切尔夫人表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邓小平进一步表明：“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两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时间了。”

“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



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我们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我们在15年中的方针政策以及15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我们希望中英两国政府就此进行友好的磋商，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这些都需要时间。为什么还要等一两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呢？就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各方面进行磋商。”

邓小平还说：“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



撒切尔在人民大会堂台阶前摔倒

邓小平的谈话分量十足，撒切尔夫夫人没有当即回应，只是

表示会认真考虑。但是在会谈结束后，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撒切尔夫人“落寞地从门口走出，脸色凝重”。她步下大会堂北门石阶，抬眼望见右下方的记者，突然绽开笑脸，转过头来向记者示意，努力地使自己表现出镇定。当她继续往下走时，高跟鞋与石阶相绊，使身体顿失平衡，栽倒在石阶地下，皮鞋、手袋也被摔到了一边。幸好她已将至平地，摔得不重。在一旁的随员及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将她扶起。撒切尔夫人不愧为铁娘子，起身后神态自若，充分显露出其处变不惊的“女强人”本色。

“铁娘子”在会谈两个半小时之后的心情是不大好的，这一点不可否认，再则就是她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令她的身体受损，平时仍然可以借着她撒切尔式“铁风”强撑着，但在遭遇邓氏强硬受挫后，这一颓势不可避免地露出了端倪。

英国女首相在人民大会堂的这一跤，引起了敏感的舆论界的浓厚兴趣。一位深知铁娘子和邓小平性格的记者分析道：撒切尔夫人锋芒毕露，邓小平绵里藏针。尽管撒切尔夫人受丘吉尔影响极深，坚持“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的面前，她毕竟还年轻。

撒切尔夫人没想到邓小平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会那么坚定，毫无通融余地。她心中不由得充满失望和痛苦。她回去后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邓小平真残酷啊！

但撒切尔夫人认为，虽然她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预定目的，但她使邓小平同意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即“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当天下午，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她在招待会上说：“我同中国领导人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就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六个多小时的正式会谈。我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他们对中苏、中美、中日关系和东南亚、中东



问题以及我们双边关系包括香港问题的看法。”

第二天，撒切尔夫人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电台记者戈登·马丁说：“我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友好的，我们承认有分歧，但是我们共同的目的大于分歧。”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会见前来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撒切尔夫人

在1997年后香港主权问题上的抵抗没有奏效，撒切尔夫人退而求其次，准备在1997年后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与邓小平再作一番较量。

撒切尔夫人于1983年6月提前实行大选，保守党获得空前胜利，她再次登上首相宝座。在连任首相赢得巨大胜利的鼓舞下，撒切尔夫人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正式会谈开始后，向中方发起了新一轮进攻。她不再谈“三个条约”有效，不再提“续约”之类的要求，转而采取新的策略：用主权换治权。即英国同意在1997年把香港还给中国政府。但是，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英国可以受中国之托继续管理香港。1997年

后香港的模式将是：香港回归，英人治港，而非港人治港。



1984年12月19日撒切尔夫人与中国国家主席
李先念和外交部长吴学谦共同出席宴会

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外交部其他官员，却主张尽快在谈判中向中方表示不再谋求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但是，撒切尔夫人认为“没有理由作出这种让步”。她甚至主张，“要把每张讨价还价的牌都使用到最佳效果”。于是她使出了“三脚凳”这张牌。

所谓“三脚凳”，是在中英开始对香港问题谈判时，港英当局企图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造成中英港三方共室的事实，以达到“还政于港”、使香港成为一个政治独立实体的目的。

1983年6月30日，港督尤德奉召返回伦敦，随同尤德来到唐宁街10号的还有9名港府行政局的议员。显然，铁娘子是把他们与港督作为另一只“脚”来加强英方同中国谈判的阵容。7月4日，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尤德及香港议员代



表。这天晚上，首相府发言人宣布：“首相和外交大臣重申他们对香港承担的义务和他们设法达成的目的，这些协议应该是议会、中国和香港人民都能接受的……”

7月7日，尤德自伦敦返港举行记者招待会。这时记者们已经获悉英国谈判代表团的名单中有尤德，而且排名第二，便问他：中英第二阶段的会谈与第一阶段有何不同，尤德意味深长地回答道：“不同之处是有我参加。”

记者们向尤德问了最要害的一个问题：“你是代表英国参加谈判，还是代表谁？”

在记者穷追不舍的逼迫下，尤德打开天窗说了亮话：“我是以港督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参加谈判，我不代表他们又能代表谁呢？”这位总督大人到底还是一语道破天机。



1984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撒切尔夫人

总督的话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香港的左翼报纸立刻表态说：“你尤德是英国人，怎么能代表香港人呢？”“中英两个国家谈判，把香港人弄进去干什么？”

一些头脑清醒的港人马上意识到，这是英国玩的“三脚凳”策略。他们指出：“英国人正在玩弄一个阴谋。如果中国政府落入圈套，那么就会面对着与自己的同胞——香港人作战的尴尬处境；如果香港落入圈套，就会为英国人尽义务，把辛辛苦苦从大陆争来的好处全都让给躲在后边的英国人。”

北京及时作出了强烈反应。7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消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双边会谈。尤德先生是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参加会谈的，因此他在会谈中只代表英国政府。”

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迫使撒切尔夫人收回刚刚打出的“三脚凳”牌。英国外交部急忙发表声明，说尤德“当然将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会谈”。

但是，从7月中旬开始的第一轮会谈到9月下旬的第四轮会谈前后，英方软硬兼施，名义上同意让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又要求中国同意1997年英国保留对香港的治权。中英谈判再次面临危机，英国前首相希思急忙飞到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打算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打破谈判僵局贡献一点力量。

这是希思自1974年以来的第6次访华。他每次访华都要会一会邓小平。9月1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希思，两位老朋友亲切地寒暄了一番。当话题转到香港问题时，气氛一下子变得格外沉重。邓小平对英国政府在谈判中的做法极为不满。

邓小平说：“英国政府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他说，他希望今后会谈时不要再纠



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如果英方不改变态度，中国就不得不到 1984 年 9 月单方面地宣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

英国在谈判会场内外使出各种招数均告失败，中国政府毫不妥协。迫于形势，英国政府在第四轮会谈后，开始考虑采取措施稳定香港经济，并准备在谈判中实行退却。经过一年多的风风雨雨和 22 轮艰苦谈判，中英两国终于达成协议，迎来收获的时刻。

3. 签署中英《联合声明》：“香港问题在他（邓小平）手中打开了症结。”

1984年12月19日，新华社发出了一条重要消息，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今天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

撒切尔夫人刚刚在伦敦接待了当时是苏联第二把手的戈尔巴乔夫，便匆匆赶来北京参加中英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铁娘子”和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联合声明》从此正式生效，成为一项伟大的历史文件。

根据这项《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归还给中国，香港届时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1984年12月19日下午，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

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撒切尔首相在签字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她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联合声明》“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首相指出：

“中国领导人对谈判采取了高瞻远瞩的态度，对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敬意。‘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撒切尔夫人接着又表示：

“在我这方面，我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成功。我们将自豪而愉快地按照英国管理的最高原则来管理香港，直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我们将以符合人民最高利益的方式，卓有远见地和谨慎地管理香港。根据协议的规模，我们准备通过联合联络小组同中国政府磋商，以保证顺利地过渡，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种磋商将跨越1997年直至2000年。”

撒切尔夫人这一天的工作日程给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刻停歇过：她于12月19日上午9时10分驱车赶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出席中国领导人为她举行的隆重仪式，欢迎这位前来为着手结束大不列颠在香港百余年统治的贵宾；欢迎仪式结束后，首相和总理举行了会谈；她还要会见记者；又先后同中国的3位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和李先念）会晤；下午5时30分又参加了《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和随后的盛大国宴。

在与邓小平会谈时，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深表赞赏，高度评价这一构想为谈判的顺利进行开辟了道路。中方则保证1997年之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在撒切尔夫人问到为什么是50年时，邓小平回答说，中国希望在那个时候经济水平能够赶上发达国家。中国要想发展自己，

就必须对外开放。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符合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利益。

1984年12月19日的当晚，撒切尔夫人飞抵香港。20日，她在香港行政立法两局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表示她已作出了最高承诺，英国议会将竭尽所能使《联合声明》得以切实履行。她敦促香港人把代议制进一步推进，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担负起治理香港事务的责任。“铁娘子”最后说道：

“我们仍有12年多的时间去一起为未来的转变做好准备，而我肯定相信你们会面对挑战，屹立不移，香港人的精神和进取心必然会更加旺盛，而香港社会也必然会欣欣向荣。”

12月21日，撒切尔夫人在离港经檀香山赴美前，曾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有一名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不识相地向她提问：英国为了福克兰（即马尔维纳斯）岛上的有限人口不惜一战，但英国政府干吗轻易地把有550万人口的香港“交给”中国？撒切尔夫人不由气愤地答道：“我很不理解，你怎么会忘了到1997年就要期满的租约。”并说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她反问道：“请你想想，如果我们不设法去签订一项协议，将会有什么结果？”她指出：“1997年，香港92%的地方，将会没有任何保证，没有我们现在已从协议中得到的好处的情况下，自动还给中国。对香港来说，现在的形势要比过去好得多。”

在香港问题上，撒切尔夫人确实是识时务的俊杰，因为她接受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实。

众所周知，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谓香港问题，纯粹是由英国在19世纪强加给清政府的三个不平等条约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声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19世纪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决定把香港问题留待日后通过和平协商解决。



经过战后 40 多年的发展，香港已突飞猛进，成为远东的金融与贸易中心，是东亚的“四小龙”之一。百余年来，英国作为宗主国，从它的这块殖民地身上攫取了巨大利润，从香港的银行、保险和航运事业中得到了大量无形的贸易收入。直到 1974 年前后，香港在伦敦的英镑结余还占英国全部黄金外汇储备总额的 $\frac{1}{4}$ 到 $\frac{2}{5}$ 。80 年代以来，英国在香港投资所获利润每年都在 20 亿英镑左右。这一切，都是英国领导人舍不得将这块“东方明珠”交还给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却是与中国大陆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多年来，香港一直依赖邻近的广东省提供淡水、食品等物资；内地不仅是香港的最大进口基地，也是香港的最大出口市场；从 1983 年起，大陆还成了香港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一旦割断香港与大陆的经济脐带，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必将化为乌有，英国本土的经济也会遭到池鱼之殃。这是撒切尔夫人不得不首先考虑的因素。其次，新界占香港 400 平方公里总面积中的 336 平方公里。即或中国政府接受过去的的不平等条约，新界总得在 1997 年归还中国。割让出新界，香港便将肢体残缺不全，在经济上无法维持下去。第三，英方即使有能力掠走香港居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但却鞭长莫及，无力保卫香港。凡此种种，都使得撒切尔夫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头脑放清醒了些。加之中方在与英方近两年（1982—1984 年）的双轮会谈中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代表团一再明确表示：中国不接受有关香港地区三个不平等条约的束缚；1997 年必须恢复对整个香港地区行使主权；细节可以谈判，但主权是第一位的，不容讨论；在中方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以确保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从谈判开始之日起到 1997 年 6 月末即为过渡时期，英国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中国政府将予以合作，香港当地居民要逐步参加各方面的管理；

如果英方不改变态度，中国政府将不迟于1984年10月宣布对香港回归中国的方针政策；如果香港出现严重动乱，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中国毫不妥协的态度迫使英国回到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来，撒切尔夫人开始从她那不甘心把已由英国治理近百年，并成为英国国库收入重要来源的香港交给中国的立场上后退了。



1997年7月1日撒切尔夫人与丹尼斯注视着走过观礼台的中国士兵，
当天是香港主权正式由英国移交给中国

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领导人，表示愿意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同年10月，她又在给中国领导人的第二封公函中表示，英国不再坚持1997年以后对香港的行政管理权；一个月之后，她又通过英国驻华大使表示她将放弃谋求1997年之后建立香港自治的努力。1984年4月和7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两度来华访问。他在4月访华后的香港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期望1997年之后继续维持英国在香港的管制是不切实际的。”在杰弗里·豪7月访华时，中英双方达成了拟议中的联合声明生效时建立联合联络小组的协议，从而为《联合声明》



的实施和 1997 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建立起常设的合作方式。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其回忆录中曾无可奈何地写道：“这不能说是个胜利，但考虑到我们是在同一个毫不妥协而且占压倒优势的超级大国打交道，也不可能不是胜利。”

1984 年 12 月 19 日签署《联合声明》之后，中英双方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1985 年 5 月成立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英土地委员会；通过中英双方达成的《协议》，香港作为总协定的单独缔约方，于 1986 年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第 91 个成员；1988 年 7 月 1 日，联合联络小组的双方在香港设立了代表处，等等。总之，由于《联合声明》的签署及中英关系的迅速而又顺利发展，中英之间的合作出现了新的曙光，撒切尔夫人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知名度也就大大提高。



1986 年 6 月 9 日胡耀邦访英，和撒切尔夫夫人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包玉刚基金会和英国关于设立中英友好奖学金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

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英关系一度陷于低谷徘徊。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中英关系又逐渐好转。1990 年 11 月撒切尔夫夫人下台后，曾先后两度来华访问：1991 年的来华访问，成为两国关系倒退之后恢复高层接触的前奏；1995 年 3 月来华访问时，她对 1991 年访华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进展表示钦佩，

Margaret Thatcher | 铁娘子撒切尔
二战后英国中兴之魂

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次表示赞赏，并希望看到1997年香港政权的平稳过渡，顺利移交给中国。这是撒切尔夫人的第五次来华访问。每次访问中国，“铁娘子”都受到了高规格的良好接待。



1991年9月11日，江泽民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第八章



下野不“下线”



1. “我不是纪念碑，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从首相之位上退下来后，撒切尔并没有就此淡出公众视野，而是继续担任国会议员，并成功支持梅杰获选继任首相之位，1992年才以66岁高龄从国会退休。但她仍然活跃于政坛，作为英国使节派驻和出访外国，并对历任首相人选给予支持及点评。

1993年10月30日，撒切尔夫人在熬过近3年下野的寂寞时光后，她意气风发地飞抵巴黎，出席她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一书的首发仪式。在巴黎，她接受了法国《费加罗报》对自己的采访。当记者问到她在“管理英国达11年时间”里，“什么事情”最使她“感到自豪”时，这位英国前女首相不假思索地朗声答道：“我使英国恢复了声望，使其经济得到复兴，并削减了税收。我清除了行政管理方面的繁文缛节，大力推行国家企业私有化计划。最后，我还谋求对工会进行改革，这是当年丘吉尔都不敢做的事情。”

卸任辞职后，离开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撒切尔夫人仍然不甘寂寞，不仅经常发表言词，议论英国“朝政”，而且还不时扮演她还想“重新塑造世界事务”的角色。虽然卸任后的撒切尔夫人很快就迈入“古稀”之年，但她仍然精力充沛，活动频繁，直来直去，能言善辩，议论中仍不乏辛辣味和攻击性。请看她在1993年10月25日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专访时的一段问答。当访谈触及到她的回忆录出版后遭到一些人的“消极反应”时，这段对话颇耐人寻味。记者问：“您的读者中也有联邦总理科尔。他的印象是：您以您的回忆录实现的惟一东西是，拆毁了您给自己树立的纪念碑。”撒切尔夫人答：“这是他说



吗？我反对他的意见。您告诉他，我不是纪念碑，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自1993年至2000年，撒切尔夫人出任美国维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威廉与玛丽学院的名誉校长。该校在1693年取得皇家特许状而成立，是北美洲最古老的大学。



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首发仪式

撒切尔夫人写有两部回忆录，名为《通往权力之路》和《唐宁街岁月》，此外她亦有几本关于政治和外交事务的著作。虽然她在公开场合仍对保守党的政策表示支持，但她私底下却对梅杰非常不满，这种不满更透过传媒而被广泛报道。梅杰后来则回忆道，撒切尔夫人这样的态度令他一直“难以容忍”。在1997年保守党下台后，撒切尔夫人公开支持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出任党魁，而威廉·黑格胜出成为党魁后，梅杰在一次演讲中狡诈地对撒切尔夫人在他任内的举动作出批评：“……威廉·黑格作为前任所钦点的接班人，我将全力支持他成为党魁。”

卸任以后，撒切尔夫人还经常出国访问，例如，1995年3

月对中国和香港的访问；1996年11月，她又因香港问题来中国专访，并受到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等的接见。



1995年3月28日李鹏在北京中南海会见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在1998年，撒切尔夫人在极富争议的情况下，探访她的好朋友，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当时他正在萨里被软禁，又面临被起诉刑讯逼供罪、策划刑讯逼供和策划谋杀。但撒切尔夫人仍表示两人是朋友。撒切尔夫人和皮诺切特两人都是扶轮社成员，皮诺切特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是撒切尔夫人的盟友。同样在1998年，她又向剑桥大学捐赠200万英镑，为一个以她为主席的企业家研究学科成立基金。此外，她又把自己保留的档案赠予该大学的丘吉尔学院。

2001年12月撒切尔与丈夫丹尼斯爵士赴马得拉群岛度假，但在庆祝50年金婚纪念日时她曾出现轻度中风。2002年3月，在医生的建议下，撒切尔夫人因为健康原因退出了社交圈。她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由于数次轻度中风，撒切尔夫人将不再进行任何公开演讲，同时退出一切社交活动。不过此后英国议



院还是经常邀请她前往。大多数时候撒切尔夫人只是坐着听，不发表什么看法。

中风后，撒切尔夫人的记忆力大大受损。现在她几乎从不读书看报，这对于她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她几乎是看了下句忘了上句，有时候甚至是一句话没有读完就忘了开头。



撒切尔夫人与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

不能通过媒体再来获取信息，这对于撒切尔夫人来说是莫大的痛苦，毕竟她曾经拥有惊人的记忆力，能随口说出多年前的经济数据。不过她患上的健忘症非常奇怪，她能清楚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事情。有一次，她的一位朋友来看她，在交谈中对方随口说道：“哦！这简直就像战时的定量配给！”撒切尔夫人在听到“定量配给”后眼睛一亮，萎靡的她忽然容光焕发，滔滔不绝地和朋友讲述起了二战时的许多往事，包括她如何将单调乏味的猪肉罐头烹调成美味食品的每一个小细节。

2003年6月26日，撒切尔夫人的丈夫丹尼斯男爵去世。丧夫之痛占据了撒切尔夫人的心灵。“失去爸爸，对妈妈而言是很痛苦的，并不因她患阿尔茨海默病而好过一点，她会常常忘记他已经过世了。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这件令人悲伤的事情。”卡罗尔写道：“我必须时时提醒她，丹尼斯离开我们已有5年。”每当撒切尔夫人听到这种回答，总是难掩失落，显露出悲哀的表情。

“父亲的去世更是对母亲的一个致命打击，她赖以维系生活的支柱断了。”卡罗尔说。最近几年，撒切尔夫人身边仅有一些工作人员陪伴。她很少看电视，不大喜欢出门，甚至经济也不算富裕，像一个普通的老年孀妇一样，过着寂寞的日子。

琳达伤感地写道，去年拜访的那天离撒切尔夫人77岁生日只有3天，可这位昔日结交广泛的政治强人只收到了4张生日贺卡。这个孤独的老人把这可怜的几张生日卡仔细地摆放在壁炉台上，虽然她曾经期望过起码可以收到几十张。

与撒切尔夫人有30年交情的老朋友琳达·麦克道佳尔伤感地回忆道：“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大名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报纸、杂志和电视屏幕上，但这个名字的主人却极少地被人关注，人们只是用它来代指‘撒切尔主义’，或者代指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那段历史时期……撒切尔夫人虽然被奉为大众偶像，但真正的撒切尔夫人却早已被人们遗忘了。”

自从撒切尔丈夫丹尼斯去世以来，本来就疾病缠身的撒切尔几乎就停止了在公开场合露面。从2003年开始，不少有机会接触她的人纷纷宣称：现在撒切尔已经全无昔日叱咤风云“铁娘子”的风采。琳达·麦克道佳尔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写道，她被撒切尔夫人的变化“震惊”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羡慕她的那股自信，但是现在，我从她身上看到的是恐惧和不



安。她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些变化，她感到恐惧，因为她想要阻止这些变化却又无能为力。”

撒切尔的女儿卡罗尔曾说，老了之后的母亲时常看起来思维混乱，总是翻来覆去地问父亲同样的问题，而且总是喋喋不休。



1995年10月23日，撒切尔夫人在华盛顿迎来70岁生日，她正在吹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身体上的衰老毕竟与岁月有关，撒切尔夫人或许还能忍受，但精神上的折磨也许是她怎么也过不去的坎。虽然开辟了一个时代，在位时也是人缘很广，但撒切尔夫人的晚年生活很是凄惨，就连朋友都是少之又少。

在2005年10月13日80岁大寿时，她大摆宴席为自己力挽颓势。撒切尔夫人把寿宴地点选在伦敦海德公园附近的文华东方酒店，媒体分析称，选择如此高级的酒店，足以证明她对这

次生日寿宴非常重视，想借这次大寿证明自己人气不减当年。当时的寿宴确实让撒切尔夫人很欣慰，包括很多政要和各界名人在内的 650 多人前来捧场，英国女王、王子，时任首相布莱尔及其夫人都位列其中。当然，最让她高兴的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到来，要知道，伊丽莎白二世继位后只参加过一位首相的生日宴会，那就是 1996 年前首相爱德华·希思举行的 80 岁寿宴。在 80 岁寿宴上，撒切尔夫人靠铁风为自己挽回了面子。但这样刻意制造出来的“辉煌”，毕竟是昙花一现。其实，在她的晚年生活中，她的铁风并没有消逝，只是有时表现得有点力不从心。卡罗尔在替母亲整理衣橱时，发现一大堆落上灰尘、没有熨烫的正式套装。“妈妈，您平常穿的衣服呢？”“我平常就穿这些，我永远不会买一件休闲款式的衣服。”她显得苍老、消瘦，却回答得斩钉截铁。

2005 年 12 月 7 日，撒切尔夫人因感到晕眩而被送到伦敦的切尔西及西敏医院（Chelsea and Westminster Hospital），她住了一晚之后出院。但是不久之后，她在一所理发店内再次感到晕眩而被保镖送到医院。她的女儿卡罗尔对传媒说，撒切尔夫人的短期记忆力正严重衰退：“她现在已很少阅读，因为她的记忆力衰退了。这是没有意思的，她读完了一句句子，却已忘记了句子的开头。”

2006 年 9 月，撒切尔夫人到华盛顿出席“9·11”恐怖袭击五周年的悼念活动。她以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宾客的身份出席这次仪式，期间与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会面。这是自她在 2006 年 4 月，出席前美国国防部长卡斯珀·威拉德·温伯格的丧礼以来，首次前往美国。

2007 年 2 月 21 日，一尊撒切尔夫人的铜像在下议院大堂举行了揭幕仪式，铜像高 2.24 米，由雕塑家安东尼·杜福特雕



成。这是第一次有前首相在生前得到这种荣誉。同时摆放在大堂的首相铜像还包括在 1919 年代表英国签署《凡尔赛和约》的劳合·乔治、在二战领导英国人获胜的丘吉尔及战后奠定英国福利体系的工党首相艾德礼。同时，这位“铁娘子”在仪式中作了简短的发言，并开玩笑道：“原本希望雕像以铁制成……但铜也一样好……不会生锈。还有，我希望今次它的头会被保留（意指在 2002 年时，另一座以白云石制成的撒切尔夫人石像在移送到下议院前，被示威者砍去头部一事）。”这是她在 2002 年中风以来，首次在公众场合发言。

2. 欧债危机与意识形态论战的回归—— 撒切尔是对的

20年后，当欧债危机笼罩在欧洲上空时，人们开始怀念曾经的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凯恩斯主义风行三十年，自由经济也风行三十年，如今政府干预回归。在此同时，英国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对欧元坚定的怀疑论又被人们旧事重提。人们不禁惊呼：撒切尔预言了欧债危机！撒切尔是对的。

2012年《卫报》发表文章说，在英国所面临的危险面前，一个问题就冒了出来：“如果是撒切尔夫人当政，她现在已经采取了什么行动？”关于对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前身）的政策，是她与杰弗里·豪翻脸导致她最后被逼宫下台黯然收场的导火索。但她从未动摇过，至今仍然是欧元怀疑论者的精神领袖。她认为建立欧元区会带来经济衰退。20年过去，金融危机来了，涌现出著名的“欧猪五国”，恰好是撒切尔夫人当年提到的四国加上意大利。它们在危机中饱受打击，威胁欧盟和欧元区的生存。

撒切尔夫人曾经关于放弃英镑加入欧元货币统一金融体制时，她带着深厚感情的三个“NO！”的回答，至今仍然为人所称道。在这一点上，她表现得好似一位拿着水晶球宣布预言的巫师。然而，她却因为这个与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政治决策层，乃至英国国内的政治人物格格不入的论调而遭到了抛弃，她下台了。英国人不再相信英镑，几乎人人向往欧元，从保守党到工党，从媒体到工业巨头，只有几个人支持撒切尔夫人的观点。其中一个就是如今的外相威廉·黑格。“单一货币的命运不可更改。人们将发现自己身陷火海，无路可逃。”黑格说，这将引起



“全面的银行和金融危机”。但同样的，他也遭到了无情的嘲笑。

撒切尔夫人之后的继任首相梅杰，2011年10月撰文回顾当年英国拒绝欧元，说英国威胁要否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才获准不加入欧元区。如今，英国人可以很庆幸当时没有选择欧元。在欧债危机中英国的表现不算太差，现任首相卡梅伦去年还一派指点江山的气势告诉人们，欧元区应该学习英国经验。



欧猪五国：（英语：PIIGS），也叫作“群猪五国”或者“欧猪五国”，是国际债券分析家、学者和国际经济界媒体对欧洲五个主权债券信用评级较低的经济体的贬称。这个称呼涵盖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特别指各国的主权债券市场，这些国家的公共赤字也都超过了3%。笨猪五国最初称为笨猪四国“PIGS”，其中“I”指意大利，后来加入了爱尔兰

他的这种底气应该说就是撒切尔夫人给他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然卡梅伦的意思不是就此扔掉欧元。毕竟这场经济危机的未来走向还未确定。

在撒切尔最后一任期时，她关于向欧共体讨还退会费的经过也是现今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当时欧共体的预算经费，大多数来自成员国缴的会费，又有40%左右，用于各国的农业补贴，主要是法国、德国拿走了。英国不是农业大国，补贴微乎其微。撒切尔夫人不能容忍这种拿着英国人民的钱去贴补具有政治野心的他国。在她越来越深入了解欧共体的运作机制及后来的行动后，她十分坚决果断地要求欧共体退还英国的会费。她在记者会上说：“我只是在谈论我们的钱，而不是别人的钱；我们应该得到现金返还，把我们的收益提升到欧共体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了坚决捍卫本国的利益，撒切尔夫人向欧洲发起了攻击。”法国《费加罗报》说，“如果我们指责她，质疑她潜在的动机，那就和人们以前质疑戴高乐捍卫法国利益一样。”撒切尔夫人抓住这一点完全将自己和所领导的政府置于一个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的高度，这个认知令欧洲共同体的领导层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最后英国如愿以偿，得到“返款特权”。后来，法国总统希拉克冲到当时就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面前吵架。就这个退还会费的问题抗议道：此时的问题，不是还不还钱，而是该不该补贴这么多。

近年来的欧债危机让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陷入困境之中，面对着福利制度的危机和民众的抗议，自诩是“普通先生”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被认为是最不被信任的总统，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在艰难的改革前踟躅不前，许多欧洲国家都怀念起撒切尔夫人和德国前总理科尔等领导人当政时的“强人时代”。英国《金融时报》称，撒切尔夫人上任之初是在英国和欧洲的危机之后，如今欧洲正陷入绝对意义上的下滑，情况危急，正需



要撒切尔革命那样的改革。

然而政治学家们也意识到“强人时代”领导人们面对危机时强硬的改革勇气，在现今各阶层利益分化让人们们对改革方向产生巨大分歧的时代，是再难出现了。

比利时前首相威尔弗利德·马尔腾斯撰文称，“只有强人领导才能使欧洲重回正确的轨道。”而英国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强人”。



德国总理默克尔

撒切尔夫人的去世让人们缅怀，但同时也带来深层次的反思：作为领导者的欧洲各国政客都需要对自身进行反思，为何欧洲会陷入现在的困难境地。当国家陷入困难时期，民众期望“强人领导”的出现，带领民众和整个国家走出困境，无疑，敢作敢为，直言不讳，面对强大势力，敢于说不的撒切尔夫人完全契合了民众的这种心理期望。在2013年，撒切尔夫人的去世又使英国人民还只是潜意识里的这种认知被刺激到公众意识层面上来。

“在困难年代，强有力的领导人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资产。”欧洲智库网在题为“为什么欧洲现在需要的是强势领导人而不是看管者”的文章称，在危机年代，欧盟已经从强有力的领导人身上受益良多，这些政治家克服了国内的反对，他们能够承受危机时代的压力。而今天的欧盟正面临着另外一场危机，欧洲未能幸免全球金融危机，很多成员国面临着经济收缩。但至今欧洲领导人还没有谁能够找出解决经济困境的方案，维持现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美国《福布斯》杂志称，现在的领导人都是战后繁荣的婴儿潮一代，这代人即使经历巨大分歧的时候，他们也不情愿批评人。他们更多时候是在问：“这能给我带来什么？”实际上，从现在这一代领导人口中，你将永远也听不到“个人责任”这个词语，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责任。《福布斯》称，撒切尔夫人那一代欧洲领导人曾面对过诸如冷战、纳粹德国、大萧条等一系列巨大困难，因此他们拥有困难时期将大家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而如今的领导人显然缺乏这样的凝聚力。

《苏格兰西北新闻》称，老一辈欧洲政治强势人物的共同特点是性格坚强，在原则问题上不轻易妥协，在自认为正确时不迁就民粹。而如今在大多数国家里，新一代政客顾忌于选票和短期政治利益平衡，注定会背离自己的立场，尽管这样做可以取悦舆论民意于一时，看似更符合选举政治的游戏规则，但从长远看，却透支了政治家的政治诚信。

莫斯科回声电台则称，目前在欧洲，只有一个有些像撒切尔夫人的“铁娘子”，即德国总理默克尔。但是两人有很多不同点：撒切尔夫人面临的内外任务显然比默克尔的艰巨；撒切尔夫人想要发动一场革命，默克尔则处事低调；前者总是极端化，后者总是调和。文章认为，撒切尔夫人作为强人政治的代表，主要是时代需要；默克尔虽然也被称为“铁娘子”，但更多是国



内和欧洲内部“调和者”，这也是时代决定的。

实际上，撒切尔夫人“铁娘子”这样的称号不仅来自于她敢于刺刀见红打赢马岛战争，更在于她敢于强硬地打击工会势力并打破福利制度方面。正因如此，撒切尔夫人的去世在英国和欧洲并未获得一边倒的赞誉和缅怀，相反却遭到了不少诅咒。

英国《每日电讯报》文章称，随着欧债危机的深化，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和贫富悬殊的拉大，欧洲强硬政治人物在民间的号召力和明星效应已大为逊色。出于对前途的不安，如今的人们很难再呼应诸如削减福利以提高效率，或者主张机遇大于平等之类保守政治明星们的经典口号。文章称，撒切尔夫人当年的下台，和她强推不得人心的地方税“人头税”改革有关，而特拉法尔加广场正是示威者反对“人头税”的中心，也是撒切尔夫人去世后，那些痛恨她让穷人变得更穷者开香槟庆祝的地点。



英国首相卡梅伦 2011 年 8 月 10 日在唐宁街 10 号外发表讲话，
誓言强硬反击，抵御骚乱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30多年后的今天，保守党人卡梅伦重新站在了撒切尔夫人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当他从布朗手中接过首相一职时，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与撒切尔夫人当年如出一辙的局面：英国正在经历欧债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而现行体制下的政府却苦无良方。于是，卡梅伦如法炮制，同样将突破口选在了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希望以此激励英国人的工作热情，刺激经济发展。不仅如此，卡梅伦还亲自前往法、德、西等国游说，甚至抛出了“面对当今世界，欧洲必须觉醒”的宣言。正是撒切尔夫人的逝世，让他临时中断行程，提前赶回英国。这也不难理解，他在听闻撒切尔夫人去世的消息时，毫不吝言地称赞她为“……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首相和伟大的英国人。”同样是肩负改革重任的卡梅伦，现在能由衷地体会到当年撒切尔夫人的艰辛了。

卡梅伦继任首相以后，撒切尔夫人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卡梅伦改革的支持。因此，她的离去不仅对保守党而言是一个巨大损失，更是对卡梅伦的沉重打击。当然，从目今的形势来看，如果卡梅伦政府能抓住撒切尔夫人辞世这个能唤起英国民众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和认同感的契机，他的改革措施将会更多的获得支持也说不定。



3. 沉默而真实的影响力，“她撕裂了英国”

1979年5月4日，玛格丽特·撒切尔首次大选获胜入主唐宁街，当任英国首相时，面对记者的镁光灯，她引用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混乱处我们带来和谐，错误处我们带来真实，怀疑处我们带来信任，绝望处我们带来希望。”时隔25年，2004年5月在英国人纪念撒切尔上台25周年之时，英国《卫报》在针对这一段著名的宣言讽刺道：“即使是她最坚定的支持者恐怕也很难举出一个例子，可以证实她执政11年中给我们带来的‘和谐’。”同样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2000年11月22日的撒切尔下台10周年之际就宣布“撒切尔时代已经结束。”但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今天是在一个新的时代……但是我们必须要对付从过去那个时代延续下来的问题。”时至今日，不少英国人仍然感到，他们的生活和这个现在常年深居简出的老妇人息息相关——因为她仍然影响着这个国家。

然而，对她的评价在英国社会中呈现着两极分化的趋势。其对于英国的贡献也存在着高度的争议，很多人认为她是个十分自负的独裁者。

“布莱尔的新工党和撒切尔的遗产——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塑造了今日的英国。”一家英国媒体这样写道，“尽管撒切尔执政只有11年，但她的影响会一直持续数十年的时间。”把“撒切尔的遗产”归为英国发展中的负面因素源于她保守主义的经济思想，这也是撒切尔最受争议的政策。撒切尔上台前，英国在工党卡拉汉政府领导下，很多地区不断出现罢工而瘫痪。

25年前，当“铁娘子”面对这样的一个英国时，她开出的

药方是：限制工会力量、推行私有化。之后英国经济果然有了起色，但是用英国《独立报》撰稿人约翰·雷图的话说：“在那些年里，英国的贫富差距急剧加大。有些人生活的确得到很大改善，但英国社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犯罪率上升，社区破裂和分化。”撒切尔带来的不仅是英国人社会的分裂，还有英国人思想的分裂。她离开唐宁街 10 号时的眼泪在英国民众中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她带领英国走出了经济困境，提高了英国的国际地位；反对者认为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自大狂，几乎毁掉了英国的福利制度。



2000 年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和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年会上

十几年过去了，撒切尔在普通民众中的分裂形象依然存在。2002 年，在 BBC 举办“100 名最伟大的英国人”评选中，她名列第 16 位——排在她前面的包括丘吉尔、黛安娜、莎士比亚和威灵顿。仅仅一年后，英国电视台 Channel 4 举办了一场“你最痛恨的 100 个最坏的英国人”的民意调查。参选条件是“目前



还活着而且没有关在监狱中或者正被起诉的人”。撒切尔夫人荣登第三名——排在她前面的是前任首相布朗和以胸大出名的艳星乔丹。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记得这个“判决”——“她辜负了英国人”。



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撒切尔夫人

英国人对撒切尔爱恨交加，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大部分对撒切尔都非常尊重，尤其是在不少国家的女性心中，撒切尔是20世纪最杰出的女性之一，她证明了女人不但可以做到男人做的事，而且可以完成男人无法做到的事。所有人印象中的撒切尔都是一身职业套装，她女儿曾经回忆说，母亲根本没有休闲衣服，因为她从来没有“闲”。

撒切尔曾经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假如你想要的是空谈，问男人；假如你想有些作为，问女人。”她首先是位女首相，其次才是首相。而要就此以为撒切尔夫人是一位女权主义

者那就大错特错了。大学时代，年轻的玛格丽特就曾经写道：“假如伊丽莎白女王即位，真能消除反对有抱负的妇女登上最高权位的最后一丝偏见的话，那么一个妇女解放的新时代，就真的即将来临了。”当她当选首相后觐见英国女王时，感到非常紧张：“我知道，我作为一名女性首相，要是干得不好的话，英国就将不可能再有另外一名女首相了。”



2003年10月30日撒切尔夫人在伦敦哀悼亡夫

但是，保守的英国人并不喜欢一个女人在政治舞台上指手画脚，女人的强硬总是比男人刺目。当年，就有人批评她漠视失业劳工的状况，就拿她的女性身份来说事，“作为一个女人，你应该具有同情心”，而对此撒切尔的丈夫丹尼斯的反应是：“‘同情’这个词从来就没有出现在她的字典里。”

直到现在，当英国人在论坛上讨论撒切尔的功过得失时，仍有人明褒暗贬：“有得就有失，有功就会有过。作为一个女领导人，还是非常值得钦佩的。”更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有人



在分析撒切尔夫人访华，在对香港问题上最终向邓小平让步的原因时说：“与邓相比，她只是一个女人。”这样的论调完全不考虑当时英国所面临香港问题的实际形势，只是无赖一般紧抓住撒切尔夫人的性别来诋毁。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直到现在，撒切尔夫人仍然对英国政党、政府具有沉默而真实的影响力。



2008年已经82岁高龄的撒切尔夫人登上英国版《时尚》杂志，这是撒切尔夫人第四次为时尚杂志做模特

在1965年之前，保守党的党魁，都是在大选胜利之后，由党内资深人士推出一个。1965年之后，才引入了由议员选举产生党魁的机制，而投票权仅限于议员。10年之后，保守党增加了一条每年重选的规定，投票权同样限于保守党议员。这个措施，实际上为党内争斗制定了游戏规则，同时也旨在中途换掉不受欢迎的领导人。1975年刚刚设立这一规则，当时在党内资历尚浅的撒切尔夫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利用此规则挑战时任党魁的首相希思，结果出人意料地获得成功。撒切尔夫人由此带领保守党赢得大选，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但是，在此后的15年里，这条每年重选的规则，再也没有实施过。撒切尔夫人的党内威望，足以扼杀任何挑战者的企图。直到1989年，撒切尔夫人遭到了第一次挑战；到了1990年，撒切尔夫人在第二次挑战中，宣布辞职。从此保守党陷入了内部混乱，失去了执政的方向。1997年大选，新工党重创保守党，梅杰宣布辞职，威廉·海格通过议员投票，当选党魁。他所接手的保守党人数急剧下降，不足20万，年龄老化，平均超过60岁，而当时新工党的党员人数是保守党的两倍。

在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中，她主张个人应有更多的独立，少依赖政府，政府对经济不作过分的干预，减少公共开支（能减少个人负税）和货币印制（货币主义政策）。在70年代后期，失业人数增加不快，但在她前两届任期内几乎增加3倍，即已由110万人增加为300万人，同时人数众多的下层阶级在扩大。而且，她为了减少通货膨胀所实行的紧缩政策，使得商业损失和破产均有增加。虽然保守党在议会中占大多数，但在1987年选举中只以稍稍超过40%得胜，这一数字是1922年以来保守党在选举中的最低份额。

海外方面，在津巴布韦（前罗德西亚）由少数白人领导非法脱离英国殖民统治15年之后，撒切尔夫人于1980年督导其



有秩序地建立为独立的国家。1982 年福克兰群岛在被阿根廷占领 10 周之后，英国成功地将它夺回。选民对撒切尔夫人在福克兰群岛冲突时表现的果断领导表示钦佩，使她在 1983 年 6 月的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

在她整个任期内，她切实执行的政策使她获得“铁娘子”的称号。这些政策为严密支配内阁阁员，严格执行金融政策，促使工会服从法律的约束，以及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在她执政后期，她经教育、卫生保健和住宅的民营化，把“撒切尔革命”由财经和工业扩展到新的社会政策领域，她保证英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强有力的承诺，并主张英国要有独立的核武器威慑力量。此一立场深受选民欢迎，使得工党弃绝英国传统的核武器及防御政策，虽然 1984 年在萨塞克斯郡布赖顿发生的爆炸案几乎炸死她和数名高级官员，但她仍主张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联合王国内。1990 年末保守党内部关于她的欧洲货币和政治一体化政策的分裂，使她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导致她辞去党内领导职务。

在她辞职后，一所研究机构（MORI）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有 52% 受访者认为“总体上，她对英国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同时有 44% 受访者认为她对英国“弊多于利”。

后记 永远的贵族

2013年4月8日的早晨，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Margaret·Hilda·Thatcher）因中风去世，享年87岁。其新闻发言人蒂姆·贝尔爵士透露，撒切尔夫人离世时“很平静”。贝尔表示：“马克和卡罗尔极其悲痛地宣布母亲在今天早晨中风后平静地辞世。”

英国首相府“唐宁街10号”对外宣布，撒切尔夫人的葬礼不是国葬，不过，葬礼规格将同英女王的母亲以及王妃戴安娜一样。此外，遵从撒切尔夫人的遗嘱，她的遗体将不会供民众瞻仰。撒切尔夫人生前希望，她离世后，民众不要赠送鲜花，而代之以向医疗和慈善机构捐赠。撒切尔夫人的葬礼将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随后予以火化。

英国当地时间2013年4月15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葬礼在英国伦敦举行预演。据悉，正式的葬礼将于周三2013年4月17日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目前有多名国际政要确认将出席。

英国首相府此前公布的葬礼细节安排，撒切尔夫人的灵柩将于2013年4月16日被运送到国会大厦内的圣玛丽教堂，举行一个简短的仪式。这个仪式并不公开，只有撒切尔夫人的家人和英国两院高层参加。灵柩将在那里停放一夜。

在圣保罗大教堂，将有英军仪仗队迎接灵柩，现役军人和住在皇家切尔西医院的退役老兵则列队站在通往教堂的阶梯两



侧。公众可以沿街目送葬礼队伍，但不能参加葬礼。



1992年，撒切尔夫人被册封为终身贵族，成为林肯郡凯斯蒂文的女爵

英国女王夫妇、正副首相都将参加撒切尔夫人的葬礼。英国女王一般不参加前首相葬礼，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丘吉尔逝世后，女王参加了他的国葬。

此外，加拿大总理哈珀、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以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已经确认将参加葬礼，俄罗斯因撒切尔夫人的葬礼不是国葬，已经决定不派官方代表参加，而戈尔巴乔夫也因健康原因而不会参加葬礼。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天表示，美国失去了一名“真正的朋

友”，一名自由和独立的捍卫者。奥巴马在声明中说，作为一国首相，撒切尔帮助英国重拾自信心和自豪感。“作为美国的大西洋同盟，她知道只要有力量和决心，我们可以赢得冷战。”奥巴马还说：“迈克尔和我向撒切尔的家人和所有英国人转达这一信息，那些她毕生奋斗的事业——自由人民团结起来书写自己的命运——也是我们至今所奋斗的目标。”



2010年撒切尔夫人重返唐宁街10号，这是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首相卡梅伦当天表示，英国失去了一名“伟大的领导者”。韩国总统朴槿惠对已故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她表示，自己虽然没有真正见到撒切尔夫人本人，但她是自己最尊敬的政治家。

德国总理默克尔随后发表声明赞扬撒切尔为“非凡的领导人”，为众多女性树立了一个榜样。默克尔说，撒切尔是“非凡的领导人”，在冷战时期，她为克服欧洲分裂起了关键性作用。默克尔还称，她将永远不会忘记撒切尔所作的贡献。默克尔称，人们将铭记撒切尔，不仅因为她是杰出的女政治家，更在于她



是女性通往权力殿堂的先锋，为众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法国总统就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一事表示，撒切尔是一名伟大的人物，她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天称赞撒切尔夫人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他将与英国民众分享悲哀。

但是与政界首脑一片颂扬声不同的是，在撒切尔夫人去世后的几个小时，英国社交网站上就出现了利物浦球迷上街庆祝的照片。与此同时，一些因当初撒切尔夫人压制工会而憎恶她的矿工欢呼为“伟大的一天”。



2013年4月8日撒切尔夫人去世，民众自发悼念献上鲜花

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采取强硬措施，压制矿工工会罢工，警察与矿工发生流血冲突。撒切尔夫人在压制工会方面取得胜利，但从此成为英国北部矿工社区憎恨的政治人物。

达勒姆矿工协会秘书长戴维·霍珀说：“对工会来说，这（撒切尔夫人辞世）来得不够早，我高兴自己活过她。”霍珀于4月8日年满70岁。“这是我所度过的最好的一个生日，”他说。

一些矿工组织称，他们准备在撒切尔夫人的葬礼上举行示威活动。“她完全憎恨劳动人民，我对她的所作所为怀有痛苦回忆，”霍珀说，“她让整个国家反对我们，加在我们身上的暴力可憎。”



2013年4月8日唐宁街10号为撒切尔夫人逝世降半旗致哀

撒切尔夫人的葬礼于4月17日如期举行。那一天，素来熙熙攘攘一派繁忙的伦敦街头显得格外安静。广场周围虽也汇聚了数以千计的民众，但多数人都静静打伞立在雨中，等待着与这位世纪伟人做最后的告别。

警方一大早就已封锁车队，街道两旁除从各地赶来的英国民众外，人群中也不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过客。当地时间上午十点整，西敏寺的大钟敲响了10次。约十分钟后，载有撒切尔夫人灵柩的殡葬车在军警护送下缓缓从西敏寺方向北行驶入特拉法加广场。不少已经在雨中久候的民众在灵柩经过时不禁自发热烈鼓掌道别。车队在广场东南角东转，先沿河岸街（Strand）行驶然后驶入舰队街（Fleet Street）。撒切尔夫人的灵柩最终在丹麦人圣克莱蒙特教堂前从殡葬车转上炮队马车前往圣保罗大教堂。



在伦敦大都会警部警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严密保安下，在绝大多数民众静候灵柩经过同时，沿途仍出现一些零星抗议者的踪迹。当然不少人事先预计的较大规模抗议却没有成为现实。一位身着爱尔兰国旗颜色滑稽服装的抗议者就在特拉法加广场东端，在车队通过前突然通过自带大功率扬声器放起爱尔兰音乐并举着抗议牌子当众跳起爱尔兰舞蹈。维持治安的警员等待灵车即将抵达时予以制止。这名个别抗议者并未与警方发生过度争执。



暮年的撒切尔夫人孤独而寂寞，令人倍感凄凉

撒切尔夫人的葬礼规格是仅次于国葬的军事荣誉礼仪，此前英国 BBC 电台透露葬礼会参照英国王太后和戴安娜王妃的规格举行。尽管有不少人反对为她举办铺张的葬礼，但英国政府

坚持认为这一安排“是非常恰当的”。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丈夫菲利普亲王出席葬礼。女王上次出席非王室成员的葬礼是1965年英国为丘吉尔举行的国葬。

出席撒切尔夫人葬礼的人数约为2300人，包括现任首相卡梅伦、健在的英国历任前首相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政要和国际机构代表。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葬礼。

上午10点，撒切尔夫人的灵柩被抬上灵车，灵车从国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内的圣玛丽教堂出发。著名的大本钟从10点开始停止鸣钟，为撒切尔夫人默哀。灵柩上摆放着白色玫瑰做成的花圈，上面有一张撒切尔夫人的子女写的卡片：“亲爱的妈妈，你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撒切尔夫人灵柩抵达圣保罗大教堂

灵车途经特拉法加广场，来到圣克莱蒙·戴恩斯教堂。在这里，灵柩被抬入教堂，教堂的神职人员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祈祷仪式。随后，8名军人将灵柩抬上皇家乘骑炮兵部队的拖车，由7匹马牵引，在三军仪仗队的护卫下前往圣保罗大教堂。仪仗队在行进中奏响贝多芬、门德尔松和肖邦的乐曲。



当灵柩由 10 名军人护送进入圣保罗大教堂时，教堂的钟声不断敲响，所有参加葬礼的人起立等待灵柩安放在前台。抬棺的军人包括参加过马岛战争的老兵（马岛战争的胜利被撒切尔夫人视为其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

撒切尔夫人的孙女阿曼达朗读了一段《圣经》中的经文：“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随后，现任首相卡梅伦也朗读了一段《圣经》中的经文。

葬礼结束后，撒切尔夫人的遗体被送往伦敦西南部的莫特莱克火化，她的骨灰将安葬在皇家切尔西医院的墓地，与其 2003 年去世的丈夫丹尼斯相伴。

撒切尔一生中所获得的荣誉和头衔如下：

玛格丽特·罗伯茨女士（1925 年 10 月 13 日—1951 年 12 月 13 日）

丹尼斯·玛格丽特·撒切尔（1951 年 12 月 13 日—1959 年 10 月 8 日）

丹尼斯·玛格丽特·撒切尔，MP（1959 年 10 月 8 日—1970 年 6 月 22 日）

玛格丽特·撒切尔阁下，MP（1970 年 6 月 22 日—1983 年 6 月 30 日）

玛格丽特·撒切尔阁下，FRS，MP（1983 年 6 月 30 日—1990 年 12 月 7 日）

玛格丽特·撒切尔阁下，OM，FRS，MP（1990 年 12 月 7 日—1991 年 2 月 4 日）

玛格丽特·撒切尔爵士夫人阁下，OM，FRS，MP（1991 年 2 月 4 日—1992 年 4 月 9 日）

玛格丽特·撒切尔爵士夫人阁下，OM，FRS（1992 年 4 月 9 日—1992 年 6 月 26 日）

Margaret Thatcher | 铁娘子撒切尔
| 二战后英国中兴之魂

撒切尔女爵阁下, OM, PC, FRS (1992 年 6 月 26 日—1995 年 4 月 22 日)

撒切尔女爵阁下, LG, OM, PC, FRS (1995 年 4 月 22 日—)

国内荣誉

女嘉德勋爵士 (Lady of the Most Noble Order of the Garter, LG)

功绩勋位 (Member of the Order of Merit, OM)

枢密院顾问官 (Member of Her Majesty's Most Honourable Privy Council, PC)

皇家学会会员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FRS)

卡尔顿会 (Carlton Club) 荣誉会员 (该会唯一女会员)

外国荣誉

总统自由勋章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共和党参议员自由勋章 (Republican Senatorial Medal of Freedom)



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首相官邸自己的肖像画前，这幅油画由英国皇家御用画师理查德·斯通所绘



附录 撒切尔夫人大事纪年表

1925 年 10 月 13 日出生于英国林肯郡格兰瑟姆镇。

1930 年 5 岁进入格兰瑟姆亨廷顿托尔路小学学习。

1936 年 11 岁获郡少年奖学金，进入位于萨顿大道的凯斯蒂文女子文法学校。

1943 年 9 月考入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女子学院，就读化学系。

1946 年获得为数极少的柯考尔迪论文奖，当选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主席。

1946 年 10 月以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主席兼代表的身份，第一次参加在布莱克浦举行的保守党年会。

1947 年 5 月，以全系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化学系，应聘到埃塞克斯郡的本迪克斯航空公司塑料部，任化学研究员。

1948 年秋作为牛津大学毕业生协会代表参加达兰诺保守党年会。

1949 年 3 月正式成为达特福市保守党议员候选人，同年转至哈默史密斯的莱昂斯公司任化学研究员。

1950 年邂逅丹尼斯·撒切尔并坠入爱河。

1950 年 2 月玛格丽特以 24490 票对 38128 票输于工党候选人诺尔曼·多兹。

1951 年 10 月，竞选达特福议员失败。

1951 年 12 月 13 日与丹尼斯在伦敦举行婚礼。

1951 年开始业余学习法律。

1953 年 8 月生下双胞胎，男孩取名马克，女孩取名卡罗尔。

1953年12月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被录取为律师。

1954年在税务法官事务所任见习律师，后又成为英国大法官法庭律师事务所律师。她是第一个当上税务律师的英国女性。

1954年11月竞选肯特郡北部奥尔平顿区议员失败。

1955年—1957年任保守党律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1956年竞选贝克纳姆、阿什福、美德斯选区议员一一失败。

1959年10月8日当选为芬奇莱选区议员。

1959年10月20日作为国会议员，第一次进入威斯敏斯特官。

1961年10月麦克米伦首相改组保守党内阁，撒切尔夫人第一次入阁，出任年金与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

1964年10月工党上台执政，撒切尔夫人任保守党影子内阁年金事务发言人。

1965年10月被任命为保守党影子内阁住房和土地事务发言人，兼年金监察人。

1966年任保守党影子内阁财政和经济事务发言人。

1967年10月任影子内阁劳力事务发言人。

1968年任影子内阁交通运输事务发言人。

1969年10月任影子内阁教育事务发言人。

1970年6月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撒切尔夫人出任希思政府教育和科学大臣。

1974年2月保守党在大选中失利，工党再次上台。撒切尔夫人任影子内阁税务发言人。

1974年10月10日保守党在选举中再次失利。撒切尔夫人成为内阁中主管财政事务的第二号人物，负责财经立法与公共开支。

1975年2月竞选保守党领袖获得成功。

1977年以保守党领袖的身份访问了中国、日本。

1979年5月3日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1979年6月撒切尔内阁向国会提交第一个预算案，决定削减所得税，裁减冗员，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1979年8月出席在卢萨卡举行的第22届英联邦首脑会议。9月10日，英国政府在伦敦主持召开了津巴布韦有关各方参加的制宪会议。1979年12月担任首相后第一次访美，同卡特总统会谈。

1979年12月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撒切尔政府在伦敦主持召开了西方6国参加的阿富汗局势紧急会议。英国会同其他西方国家制裁苏联，并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

1980年3月再度访美，同新上任的里根总统会谈。

1980年9月访问南斯拉夫。

1980年底波兰发生“团结工会”的罢工风潮。波兰政府发布戒严令，实行军管。撒切尔政府指责波兰违反人权，宣称苏联一旦出兵波兰，西方将采取报复行动。

1980年12月访问爱尔兰，同爱尔兰总理查尔斯·豪伊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有必要为北爱尔兰的和平寻找新的途径。

1981年2月25日—28日访问美国，同里根总统会谈。双方保证要在重要问题上进行更密切磋商，决心使北约战区的核力量现代化。

1981年4月15日—25日访问了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卡塔尔。

1981年3月起被监禁在北爱尔兰首相府贝尔法斯特梅兹监狱的几十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举行绝食斗争，要求给予“政治犯”待遇。对此，撒切尔夫人采取坚决镇压的手段。

1981年11月12日再次当选为党的领袖。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军队攻占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英国宣布与阿断交。5日，英国一支特混舰队开赴马岛。5月31日，英军攻占距斯坦利港20里的肯特山，6月14日，阿根廷守军投降。马岛之战，大大提高了撒切尔夫人在国内的政治声望。

1982年6月30日，英国政府宣布，由于以色列拒绝从黎巴嫩撤军，英国决定对以实行武器与军事装备禁运。

1982年7月7日访问意大利。

1982年9月17—22日访问日本。

1982年9月22日—26日访问中国。与邓小平、邓颖超会见，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深入讨论了香港前途问题。

1983年1月1日英国同丹麦爆发“捕鱼战”。

1983年6月9日英国大选，保守党获胜，撒切尔连任首相，并改组内阁。

1983年9月19—22日访问荷兰、联邦德国。

1983年11月在保守党布莱克浦年会上再次被确认为党的领袖。

1983年12月23日在北爱尔兰发表讲话，表示英国决心在北爱尔兰维持“英国的生活方式”，不会为暴力所屈服。

1984年1月23—27日访问法国、意大利。

1984年2月2—4日访问匈牙利。

1984年3月英国爆发了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撒切尔夫人动用警察镇压。

1984年10月保守党在布莱顿举行年会。发生“布莱顿爆炸案”，撒切尔夫人险些遇难。

1984年12月18—20日访问中国。双方正式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1997年7月1日起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1984年12月21日—22日访问美国。

1985年1月牛津大学决定不授予撒切尔夫人荣誉博士学位。

1985年4月5—14日访问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沙特阿拉伯。

1985年9月2日对内阁做了重大改组。

1985年10月13日表示不同苏联直接会谈削减核武器。

1985年10月30日英美达成共同参加“星球大战”计划协



议草案。

1985年11月15日英国同爱尔兰签署一项有关北爱尔兰问题的协议。

1986年4月23日西班牙国王要求英国将直布罗陀主权交还给西班牙。24日，撒切尔夫人表示，英国不会违背当地人民的意愿把直布罗陀交还给西班牙。

1986年5月24—27日访问以色列。

1986年6月12日英国政府宣布解散北爱尔兰议会。

1986年8月3—4日英联邦七国首脑会议在伦敦举行，各方未能就制裁南非达成一致。

1987年3月28—4月1日访问苏联。

1987年6月11日英国大选，保守党再度获胜。13日，撒切尔夫人重新组成内阁。

1987年7月16—17日访问美国，同里根总统会谈。双方呼吁结束两伊战争。

1987年7月18—19日访问牙买加。

1988年1月4—8日访问肯尼亚、尼日利亚。

1988年4月6—8日访问土耳其。

1988年6月2—3日里根总统访问英国，向撒切尔夫人通报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情况。

1988年6月10日访问法国。

1988年8月6日—9日访问泰国。

1988年9月20—23日访问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其间提出欧洲统一大市场的五项原则。

1988年11月2—4日访问波兰。

1988年11月15—17日访问美国，同里根总统讨论全球性问题。

1989年3月7日伊朗正式宣布与英国断交。

1989年7月24日改组内阁。

1989年10月17—18日英国、阿根廷代表在马德里就双边

关系正常化举行谈判。19日，双方同意恢复领事、贸易、海空运输关系。

1989年10月26日英国政府改组。

1989年12月5日在英国保守党年会上，撒切尔夫人连任保守党领袖。

1990年2月15日英国同阿根廷复交。

1990年3月29—31日西德总理科尔访问英国，同撒切尔夫人会谈。双方重申，统一后的德国应留在北约。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8日，美、英决定向沙特阿拉伯派兵。海湾危机从此爆发。

1990年9月12日东西德、法、英、苏、美外长签署德国统一条约。10月1日，法、英、苏、美四国外长发布宣言，宣布四国停止在柏林及整个德国行使权力。10月3日，德国正式统一。

1990年9月16—21日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瑞士。

1990年9月27日英国与伊朗复交。

1990年10月5日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

1990年11月22日撒切尔夫人辞去首相职务。26日，在首相府举行告别宴会。

1990年12月7日获功绩勋章。

1993年4月自传《唐宁街岁月》出版。

2003年6月26日，丈夫丹尼斯·撒切尔去世。

2005年12月7日，在伦敦进入医院接受治疗。女儿卡罗尔表示，撒切尔夫人丧失了部分记忆。

2008年5月7日，再次入院。

2009年7月，在家中摔倒，摔断左臂。住院两个星期。

2013年4月8日，因中风去世。